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清代臺灣客家文人的入際網絡——
以吳子光為中心

研究生：呂欣芸

指導教授：吳學明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本論文獲客家委員會 102 年客家研究
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謹此致謝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101 年 9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授權本人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 (立即開放)

(☐)同意 (請於西元 _____年____月____日開放)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同意 (立即開放)

(☐)同意 (請於西元 _____年____月____日開放)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_____呂欣芸_____學號：_____987201009_____

論文名稱：_____清代臺灣客家文人的入際網絡—以吳子光為中心_____

指導教授姓名：_____吳學明_____

系所：_____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_____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 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清代臺灣客家文人的入際網絡——以吳子光為中心

摘要

清代臺灣地處邊陲，拓墾之初文教不興，即使到了清中葉以後文風漸盛；但遇有原鄉文人雅士來臺，士紳富戶爭相接待，甚或聘請為師。吳子光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從廣東省嘉應州梅縣來臺定居，寓居岸裡社。吳子光於同治四年（1865）中舉，一生以教書為職，門下多俊秀，例如：丘逢甲、謝道隆、潘永安、呂汝修等。光緒九年（1883）逝世，享年六十有五。吳子光身為「科舉社羣」的一員，在臺灣建立起入際網絡，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透過研究吳子光入際網絡的形成，進而了解此一入際網絡對臺灣的影響，以及這個網絡的特色。

本研究透過吳子光入際網絡的一個案例，呈現出吳子光在臺灣落地生根並發展，這是一個「在地化」的過程。其入際網絡因為舉人吳子光是一位兼具文人、教育家與學者身份於一身且擁有權力與官員對話的客家人，使得他所形成的入際網絡特色是：這是一個以客家人為多數的入際網絡；是一個致力於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的入際網絡；是一個雙核心的入際網絡；更是一個勇於為臺灣發聲的入際網絡。而這著以吳子光為中心所形成的入際網絡對臺灣的影響有：一、人才的培育；二、提升臺灣中部地區文風；三、文學作品的保存與刊行；四、主網絡的擴張，次網絡的形成。這個人際網絡如同圓圈一樣的循環，與吳子光相互回饋，其入際網絡的對臺灣影響深遠，其網絡特色鮮明而且獨特，堪稱臺灣中部第一與臺灣客家第一。

關鍵字：清代臺灣、客家、吳子光、入際網絡、科舉社羣

Literatu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f Taiwan Hakka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 on WU,ZI-GUANG

Abstract

Qing Dynasty Taiwan is on the border, education is not flourishing in the beginning of land development even in the Mid-Qing but gentry and rich persons competing to receive or hire to be teacher when literati come to Taiwan. Wu,Zi-Guang come to Taiwan from Mei County Jiaying State Guangdong Province in Tao-kuang 22 year (1884), he settled and lived in an-li-she. Wu,Zi-Guang is qualified to be recommended man in Tung-chih 4 year (1865), teaching as his duty whole his life, he has many outstanding students like Chiu Feng-Chia 、Hsieh Tao- Lung 、P'an Yung-An 、Lu Ju- Hsiu et al.. He passed away in Kuang-hsu 9 year (1883) at the age of sixty five. Wu,Zi-Guang as on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munity member and establish a network of people in Taiwa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researching Wu,Zi-Guang interpersonal networks 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u,Zi-Guang has five point worthy to pay attention. First, to promote culture and education. Second,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local literati. Third, record Taiwan. Fourth, scholar of Taiwan and last voiced for Taiwan. The fiv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 that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u,Zi-Guang shows below: First, a majority were Hakka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Second, a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that devoted to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rd, a dual core personal networks. Fourth, to have the courage to voice for Taiwan and resistance. Four influences, the first is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econd, promote culture manners in central Taiwan. Third, publish and preserve literature works. Fourth, extend main network and formed sub network and last, throw the Qing Dynasty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in Taiwan only Wu,Zi-Guang weather in education or literature or history all has great achievements, his interpersonal network Distinctive and unique profoundly impact on Taiwan. May be proclaimed no.1 Hakka in Taiwan.

Key word: Qing Dynasty of Taiwan, Hakka, Wu,Zi-Guang, interpersonal network,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munity

誌 謝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陳之藩〈謝天〉

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這句話的用義。碩士的三年半以來，歷經了許多人的相助，得之於人者太多方能成就這篇論文。口試委員尹章義老師、黃美娥老師寶貴的意見；學長姐凱雯、柔辰、玟榕、儀瑩、筱毓、沐家與同儕恩銘、鈞玲、敏峰們的陪伴；田野過程中陳炎正先生與吳氏族人的熱心的幫忙；讀書過程中家人與男朋友的支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指導教授吳學明老師不厭其煩的指教與建議。謝謝你們，在學習的道路上有你們在一點都不孤獨。

過去，未曾想過自己會踏入臺灣史的大門，甚至以為只需要在圖書館中翻閱史料就可以寫碩士論文。未料，自大學三年級上了尹章義老師的課，便一步步朝向臺灣史研究之路走去。大四閱讀過幾篇尹章義老師關於客家的研究，更是毅然決然報考客家社會文化所，投入臺灣客家的研究。研究所的課程裡，透過大量的閱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書目，開拓了視野。從訪談與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去發現與印證史料，更從中得到挫敗與快樂。學習的過程是艱辛的，資料的尋得是須要汗水，很幸運的是，人生的一個階段結束了；下一個將會到來。

研究所的生涯中，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若是沒有眾多貴人的支持與愛護，到底還會有今天的成果嗎？期待自己在將來也能帶給別人幫忙，現在，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

章節目錄

緒論		1
第一章	吳子光的生平.....	16
第一節	原鄉生活.....	16
第二節	來臺定居.....	27
第二章	中舉以前的人際網絡〈1842—1865〉.....	35
第一節	地方望族.....	35
第二節	學生.....	50
第三節	官員.....	52
第四節	科舉社羣.....	54
第三章	乙丑中舉後的人際網絡〈1865—1883〉.....	64
第一節	地方望族.....	64
第二節	學生.....	67
第三節	官員.....	73
第四節	科舉社羣.....	85
第四章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與影響.....	95
第一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	95
第二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影響.....	101
結論		106
參考書目		108
附錄		115
附錄一	吳子光生平事紀表.....	115
附錄二	吳子光家族世系表.....	117
附錄三	《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一.....	118
附錄四	《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四.....	120

附錄五	《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五·····	121
附錄六	神岡呂家家族世系表·····	122
附錄七	陳萬青參與拓墾之古文書·····	123
附錄八	陳萬青參與拓墾之古文書·····	127
附錄九	呈齟使家桐雲先生四首·····	130
附錄十	贈富崇軒樂賀司馬詩并·····	131
附錄十一	《吳子光全書》中的屬於學術作品表·····	132
附錄十二	〈與當事書〉之八項社會改革·····	136

圖目錄

圖1-1	《渤海吳氏族譜》	17
圖1-2	《吳姓族譜》	17
圖1-3	岸裡社位置圖	28
圖1-4	番社采風圖考之社師解說	29
圖1-5	吳肇光之印章	30
圖1-6	吳勇宅第	31
圖1-7	吳勇宅第左側房舍	31
圖1-8	吳子光上課用書	32
圖1-9	吳子光以臺灣籍中舉	33
圖2-1	吳紹箕彈琴照	55
圖2-2	吳紹箕份生執照	56
圖2-3	吳子光中舉前之人際網絡圖	62
圖2-4	吳子光中舉前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63
圖3-1	吳子光教學圈圖	72
圖3-2	吳子光中舉後之人際網絡圖	92
圖3-3	吳子光中舉後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93
圖3-4	吳子光中舉後於中部地區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94

表目錄

表一	以吳子光為主要研究對象之論著一覽表	3
表2-1	岸裡社歷代通事表	41

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廣東省嘉應州白渡堡（今廣東省梅州市）人吳子光（1819-1883）來臺定居，¹在此之前，其祖父吳維信就已於乾隆五十五年（1779）來臺謀生。吳維信在臺十餘年，事業有成攜財返鄉，並置產於岸裡大社（今臺中神岡區），埋下日後吳子光在中臺灣定居之種子。來臺定居前，吳子光曾先後於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十九年（1839）兩度來臺，並結識了三角仔庄（今臺中市神岡區）首富呂世芳。由於吳家在臺灣有產業，又有人脈。因此，當吳子光之父吳遠生在原鄉散盡家產時，便攜吳子光、吳肇光與吳國芳兄弟來臺。

吳子光的族群，屬於今日所認知的客家族群。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赴福州參加鄉試，中舉，名聲起。他終其一生於臺灣中部從事教育工作，其門下多俊秀，有丘逢甲、謝道隆、呂汝玉、呂汝修、陳萬青、劉翱、彭殿珍等等；又留有《一肚皮集》、《小草拾遺》、《三長贅筆》、《經餘雜錄》、《芸閣山人集》等等作品傳世，其文教功績斐然，堪稱臺灣中部第一。

筆者自初次閱讀過吳子光的作品及其生平，就對他抱有著很大的興趣。像這樣成就斐然，與有「十步一舉，五步一秀」之美譽的淡水廳大龍峒庄（今臺北市大同區）舉人陳維英（1811-1869）相比，並不遜色。但歷來對吳子光這位客家文人，卻鮮有專著研究（表一）。筆者做為客家學院研究生，當思為客家研究盡一份心力，從事客家之相關研究。

至於要研究吳子光的什麼，筆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吳子光來臺的時空背景。道光年間的臺灣，正是臺灣社會從移墾社會轉變成文治社會的時候。對於研究清代臺灣社會的轉變，尹章義認為隨著臺灣的開闢，與福建的交流，使得宦遊人士渡臺者漸增，加之新設的生員名額，吸引了大陸文人與菁英的「群問渡而東」。對於這些參與科舉制度的士子們，尹章義則以「科舉社羣」稱呼之。所謂的「科舉

¹陳炎正，〈吳子光先生年譜〉，《臺灣風物》第29卷2期（1979年6月），頁14-20。

社羣」意指從準備參與科舉考試，亦即有意願參與科舉考試，並開始做準備的工作，像是延請夫子來教書，開始讀四書五經，就是進入「科舉社羣」，而獲致科舉功名者，更是科舉社羣中的翹楚。不論是鄉間的童子師、衙門的差役師爺、為人寫狀子打官司的訟師，這些還未考上的讀書人都是「科舉社羣」的基層人物。²尹章義用「科舉社羣」一詞，幾乎將所有讀書人都包含進去。科舉制度以「政治」作為強而有力的後盾在臺灣實行，造就了「科舉社羣」的形成與擴張。他們作為臺灣的領導階層，以地方官員為師，與之關係良好，加上他們既有的社會地位、組織能力，並擁有一定的財力。而「科舉社羣」的形成與擴大則會加速臺灣的開發，清廷則透過以儒家經籍為考試範圍來加速臺灣的儒漢化與中土化，並透過循序的上考，即臺灣↔福建↔京師，來強化中央與邊陲的關係，增進邊氓對中央的向心力。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赫狄厄（Pierre Bourdieu）認為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champs）所組成的，在這當中進行著多樣化的資本競爭與交換，人類活動的目標即在累積和獨佔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而這些資本，可以分為四大類：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³吳子光自六歲始讀書，便開始累積「文化資本」，進入「科舉社羣」。道光二十二年（1842）吳子光來到正從移墾社會漸漸轉變成文治社會的臺灣從事文教工作。作為來臺的第一代，吳子光憑藉著他的「文化資本」，在臺灣建立人際網絡。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中舉人，大大的提升他在「科舉社羣」的地位，並且透過與官員、地方望族、「科舉社羣」的交往以及收徒等等的方式，進而擴張他的人際網絡。

值得關注的是吳子光的人際網絡如何形成？又吳子光來臺時仍是生童，後來中舉，擁有「舉人」頭銜對他的人際網絡又帶來了怎麼樣影響？而經過四十一年

²尹章義，〈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群」對於臺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陸關係之影響〉，《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 527-583。

³皮耶·布赫狄厄，《社會學的第一堂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的經營，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又對臺灣有著甚麼樣的影響？其人際網絡的特色是什麼？吳子光個人又有甚麼事功？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究的議題，更是了解當時臺灣社會文化一個很好的案例。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透過研究吳子光的人際網絡的形成，來了解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對臺灣有什麼影響，以及這個網絡的特色是什麼。

表一 以吳子光為主要研究對象之論著一覽表

		年代	作者	篇名或論文名
文學	學位論文	2008	葉靜謙	〈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
	期刊	2004	顧敏耀	〈臺灣清領時期學術發展管窺：以吳子光《經餘雜錄·書後題跋類》為探討對象〉
		2005		〈鐵梅道人吳子光古典散文探析：以《臺灣記事》為例〉
		2007	王幼華	〈吳子光雙峰草堂連作創作技巧論析〉
歷史學	期刊	1979	陳炎正	〈吳子光先生年譜〉
		1981	鄭喜夫	〈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一）〉
				〈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二）〉
				〈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三）〉
		1982		〈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四）〉
				〈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五）〉
		1983	張永堂	〈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吳子光先生〉
		1997	林敏勝	〈吳子光與一肚皮集〉
		2001	陳運棟	〈山城文獻初祖－芸閣山人吳子光舉人〉
		2005	陳炎正	〈一代鴻儒－吳子光〉
		2005	黃麗生	〈晚清臺灣基層儒士保守思想的根源：吳子光〉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碩博士論文網、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華藝線上圖書館。

貳、時間斷限

道光十七年（1837）吳子光第一次渡臺，與三角仔庄的首富呂世芳結識，是以吳子光始於臺灣建立其人際關係，因此以此時間做為本研究的起點；在時間的結束方面，雖然大致上以吳子光歿的光緒九年（1883）為結束，共計四十一年。在這期間又以中舉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吳子光來臺定居到同治四年（1865）的中舉，共計二十三年；後期：中舉到光緒九年（1883）逝世，共計十八年。前期，是吳子光從初到這塊落腳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落地生根於臺灣。後期，則因為「舉人」的頭銜，使吳子光在「科舉社 羣」中的地位上升並擴張其人際網絡。

由於人際網絡的影響是具有延續性的，而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其影響直至日治時期。但因為本研究主要是以吳子光為主，因此時間斷限上以他在臺的四十一年為主，其人際網絡的延續性則簡述之。

參、文獻回顧

對於本吳子光研究的作品在整個臺灣史研究上，僅僅占少部分。由於吳子光是個著作豐厚的文人，因此對於吳子光的研究多是對其在文學上的研究與評論，僅有少部分對吳子光生平做概括性描述的作品。以下便對與吳子光有關的研究作討論：

一、文學史

王幼華的作品主要是針對吳子光九篇〈雙峰草堂記〉的內容、體裁作文學上的價值。主要以「定位記景」、「章法大要」、「修辭技巧」、「作品特色」四個方向，分析九篇〈雙峰草堂記〉的修辭技巧，章法大要。並溯其典故源流，循

跡探驪，反覆討論，多重解析，以彰顯作品特色。⁴王幼華的作品雖屬文學，但這篇文章在最後附上〈吳子光著作年表〉將吳子光的生平、作品年代詳述，是一大貢獻。

葉靜謙以吳子光的作品《一肚皮集》作為研究範圍，來窺探臺灣的風土面貌。文中對於吳子光的生平、師承與往來交遊皆有詳細的介紹，並將吳子光作品中所提及的人物逐一挑出，方便考察與吳子光的關係。再者其重點在於吳子光《一肚皮集》中對於臺灣風土的研究，文中探討著吳子光透過對臺灣風土的書寫，建構十九世紀中後期臺灣風土的面貌；從自然描寫引發的人生觀照、人文書寫所呈現的時代風貌、到原住民風俗所帶來的驚奇體驗。這樣的描繪的不僅是報導式的文學紀錄，而是經由觀察與體驗，這樣的人生經歷與紀錄使吳子光成為歷史的見證者。⁵葉靜謙在其作品中對於《一肚皮集》的體例、古文觀點、創作等等做文學上的討論，並將與吳子光相關人物之挑出，使筆者可以以此為基底做更深入的研究。經筆者仔細比較，葉靜謙所列的部分人物是與吳子光沒有接觸，也另有少許人物是沒被列進去的。

顧敏耀的論文，將吳子光定位為客籍的經學家兼詩文家，認為其散文論理清晰，見解獨到，不僅能夠將敘事、寫景與抒情熔為一爐，也充分展現他寫臺灣山水的熱愛。顧敏耀推崇吳子光，認為要從清代臺灣諸位文人中選出一位專門創作古文的代表作家，吳子光絕對雀屏中選。並期望在吳子光能在臺灣古典文學史與臺灣客家文學史中備受注意。⁶

田啟文在《臺灣古典散文研究》，將吳子光定位為臺灣古文家之一，並分別對其文章的古文創作條件、各體古文的語言風格以及習作對象、古文的戒律作論述。⁷王幼華在《考辨與詮說—清代臺灣論述》一書中闡述吳子光的移民過程以

⁴王幼華，〈吳子光雙峰草堂連作創作技巧論析〉，《興大文人學報》，第39期（2007年9月），頁189-228。

⁵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⁶顧敏耀，〈台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⁷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頁127-151。

及文學特色。⁸ 此外，文學史的專書往往會討論到吳子光，施懿琳《台中縣文學發展史》、⁹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¹⁰劉登翰《臺灣文學史》¹¹、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¹²這些專書介紹著吳子光生平與著作，對其作文學史上的評價。

二、教育史

由於吳子光終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其門下多俊秀，因此，在臺灣教育史的研究，吳子光的事蹟多會被論及。江淑美討論清代臺灣客家子弟的教育，經常以吳子光作為舉例之對象。對於吳子光，作者詳述其生平事蹟，討論他的求學經歷與對於清代臺灣的教育上的貢獻。另外，江淑美整裡的許多表格，例如〈清代臺灣客家舉人表〉共列客家舉人 33 位、〈客家生員表〉共列客家生員 106 位、〈客家監生表〉共列客家監生 47 位、〈客家貢生表〉共列客家貢生 80 位，表中詳列籍貫、年代、出處，這當中有幾位是與吳子光有相關之人物。¹³

三、家族史

在臺灣史中關於家族史方面的研究已有許多作品，尹章義研究張士箱家族，有系統地運用張士箱家族契約文書，即〈張廣福文書〉，來描述清代早期墾戶張士箱家族的背景與發跡過程。¹⁴黃朝進對於竹塹的鄭家、林家兩家族的研究，除了討論兩家的家族發展，也處理了兩家在地域社會上的互動。鄭家與林家都是經由經商致富，林家以捐納功名，鄭家則在科舉中擁有亮眼的成績，成功的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並長期掌控竹塹的文教事業，也是鄭家的表現優於林家的主要原因；¹⁵吳學明研究北埔姜家，依據〈北埔姜家史料〉等一手史料，將姜家與金廣福的史實的重建；¹⁶黃卓權研究苗栗黃南球家族，也是研究臺灣史具有參

⁸ 王幼華，《考辨與詮說—清代臺灣論述》（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⁹ 施懿琳，《台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文化中心，1995），頁 49-51。

¹⁰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頁 11。

¹¹ 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¹² 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2000），頁 109-110。

¹³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¹⁴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臺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3）。

¹⁵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臺北：國史館，1995）。

¹⁶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2000）。

考價值的書籍。¹⁷

與吳子光關係密切的神岡呂家，有陳珮鈴的研究。她依據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材料，釐清清代「筱雲山莊」呂家的家族發展史，並透過呂家與神明會「中和季」、「文英社」的經營與關係，了解呂家在葫蘆墩地區社會地位建立的過程，以及對葫蘆墩地區教育文化發展的影響。她認為神岡呂家經由吳子光的教導後參與科舉考試求得功名，得以維持呂家在地方上文教型社會領導階層的角色，並繪出吳子光的教學圈示意圖來談吳子光的影響力。¹⁸然而此研究是將吳子光放在呂家，與之相提並論，再談吳子光的教學圈時也僅限於在呂家收的學生。這並不能突顯出以吳子光為主之研究，僅能顯現出雙方合作的關係，因而無法顯示出吳子光在臺灣之人際網絡與影響。但陳珮鈴的作品使用了前人未曾用到的資料，透過「中和季」神明會的帳簿與「中和季」、「文英社」的會規條簿來談「筱雲山莊」呂家的家族史，是以筆者可以藉此研究對呂家有初步的了解。

陳珮鈴的研究雖然以「中和季」與「文英社」來說明呂家於葫蘆墩地區取得影響力，但可惜的是未能說明呂家在經濟上是如何累積資金。無法說明則是因為於研究並未使用到古文書，因此無法了解到呂家資金的累積與土地的取得方式。關於這點，被後來出版的《神岡—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¹⁹所彌補。李朝凱在研究戴潮春家族時，就以這些古文書中戴家與呂家之間幾筆土地的賤賣來說明呂家資金的累積。²⁰不過李朝凱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戴家，呂家僅是一小部分，筆者基於以上對於呂家的研究，將其整合而使得在描寫呂家時能更為清晰完整。

四、思想史

黃麗生對於吳子光有深入的研究，他將吳子光視為思想保守的儒士，並透過海洋意識、儒家價值、與近代客家人物三者交叉關聯的角度，去檢視客家儒紳吳

¹⁷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

¹⁸陳珮鈴，〈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¹⁹楊惠仙，《神岡—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

²⁰李朝凱，〈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文昌信仰與地方社會〉，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2007。

子光與丘逢甲海洋意識的差異，藉此把吳子光的思想與他的學生丘逢甲作比較研究。在其論著中，對吳子光的評價並不高。²¹吳子光與丘逢甲是師生關係，兩者有世代上的差異，舊與新、保守與開放、傳統與現代是否適合作比較研究，有待討論。再者，以「海洋意識」、「近代客家」這種現今才有的價值觀念來檢驗清代的人物是否妥當，亦是一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生平事蹟

陳炎正的〈吳子光先生年譜〉²²，是因為他偶得吳子光舊稿之寫本，依據此寫本將吳子光的生平以編年體的方式書寫而成。吳子光舊稿之寫本後來交由王國璠於臺灣史蹟中心出版成《吳子光全書》。²³後來的鄭喜夫、²⁴張永堂所依據的資料就是《吳子光全書》與陳炎正的〈吳子光先生年譜〉。張永堂是對吳子光的人格特質做評論的文章，他首先對吳子光做生平事蹟的描述，認為科舉是吳子光一生中重要之關懷，而學術是畢生終極關懷。但因為貧窮，使現實與理想衝突，最後，作者歸咎這衝突的原因，乃因吳子光不合時宜的性情。²⁵隨後有林敏勝²⁶、陳運棟、²⁷陳炎正²⁸的研究，其見解多與張永堂相類，並未對吳子光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但對吳子光的生平事蹟、性情有更週延的描述。可見至今，學界對於吳子光的研究，依然停留在類似撰寫偉人傳記，而無對其作深入的分析。

²¹黃麗生，〈晚清臺灣基層儒士保守思想的根源：吳子光〉，收入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758-771。〈臺灣客家儒紳海洋意識的轉變：從吳子光到丘逢甲〉，《海洋文化學刊》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3-174。後被收錄於黃麗生，《邊緣與非漢》（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頁 327-383。

²²陳炎正，〈吳子光先生年譜〉，《臺灣風物》，頁 14-20。

²³（清）吳子光著，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²⁴鄭喜夫，〈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一）〉，《臺灣風物》第 31 卷 1 期（1981 年 3 月），頁 72-103。

²⁵張永堂，〈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吳子光先生〉，《臺北文獻》第 63、64 兩期合刊（1983 年 6 月），頁 63-77。

²⁶林敏勝，〈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興史學》第 3 期（1997 年 5 月），頁 21-47。

²⁷陳運棟，〈山城文獻初祖－芸閣山人吳子光舉人〉，《苗栗文獻》第 1 卷 15 期（2001 年 3 月），頁 80-82。

²⁸陳炎正，〈一代鴻儒－吳子光〉，《第一屆「苗栗學－啟蒙、紮根、開創」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聯合大學出版，2005），頁 33-36。

五、其他相關研究

對於吳子光的研究除了文學史、教育史、家族史、思想史與生平事蹟以外，尚有其於相關的研究是與本研究相關的。因吳子光個人人生經歷的關係，到臺定居之初，寓於葫蘆墩地區。此地多番族，有屬於平埔族巴則海族（Pazeh）的「岸裡大社」。而居於族群邊界的吳子光因任教於與岸裡大社的潘家而與平埔族巴則海族有密切的關係，並於他的作品中呈現出來。而與巴則海族有關之研究，有人類學者衛惠林《埔里巴宰七社志》，是他在埔里巴則海社田野調查所得之資料而寫成。²⁹洪麗完透過岸裡大社形成、發展與變遷，勾勒出其歷史面貌與多元文化的現象。她認為不同文化的碰觸，在持續不斷的過程，「漢化」與「基督化」，都是文化變遷模式中的一種。³⁰陳秋坤的〈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³¹與〈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³²則討論岸裡大社的地權問題。吳德停的〈從岸裡大社文書中探討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一文，試圖透過岸裡大社文書，去探討岸裡社民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³³

另外，有關文人人際網絡的討論方面，黃美娥試圖透過方志、詩文集等相關文獻，分別從家庭、婚姻、師生、同儕等關係中，來討論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以了解清代臺灣竹塹地區文壇發展的概況。³⁴薛建蓉則透過研究鄭用錫與林占梅，討論統治者透過傳統與文化，形塑台灣的科舉士子或士紳，並希望藉由被賦

²⁹衛惠林，《埔里巴宰七社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 27 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

³⁰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集刊》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7 月），頁 32-93。

³¹陳秋坤，〈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1991 年），頁 1-35。

³²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收錄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29-56。

³³吳德停，〈從岸裡大社文書中探討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³⁴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 5 卷 1 期（1999），頁 91-139。

予認定的身分，進而透過鏡映式的心理投射，賦予符合該身分的自我定位。反之，士紳也利用身份之便，與統治者建立依賴關係，使受支配者成為一個有發言權者。³⁵

吳子光作育英才無數，堪稱臺灣中部第一。與有「十步一舉，五步一秀」之美譽的淡水廳大隆同莊舉人陳維英（1811-1869）的功績相比，可謂不相上下。陳維英的相關研究，亦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楊添發曾探究陳維英之生平與現存著作。他列出陳維英之交友狀況，包括師承、門生、朋友，並將陳維英一生及其作品，分為教育、文學、事功等方面說明，並論敘其評價及對於後世的影響。³⁶

肆、研究方法與史料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歷史學方法為主，廣為蒐集史料並分析，進行歷史解釋。此外，為了彌補史料上的不足，將以田野調查為輔助，從既有的史料與前人研究成果中，透過實地訪談、查證，以防發生錯誤並蒐集民間史料。就本研究而言，重要的史料包括以下幾種。

一、吳子光的著作：

本文以吳子光的著作做為主要的史料，其著作有《一肚皮集》、《小草拾遺》、《三長贅筆》、《經餘雜錄》、《芸閣山人集》。《三長贅筆》是史學方面的論著，從其中可見吳子光的史學思想；《經餘雜錄》是吳子光讀經的書後題跋、古今辭語詞林典實；《小草拾遺》是吳子光的詩集；《一肚皮集》則是包含其書、傳、記、說、雜說、考、雜考、紀事與序。以上著作之手稿與刻板由陳炎正先生偶得，經王國璠主編，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1959年截錄其作品出版《臺灣紀事》。³⁷1979年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將其稿本全數影印出版，並題為《吳子光全書》。³⁸2001年龍文出版社則將《一肚皮集》刻本重印，收錄於《臺灣先

³⁵ 薛建蓉，〈清代台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³⁶ 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³⁷（清）吳子光，《臺灣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36種第7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³⁸（清）吳子光著，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賢詩文集彙刊》，³⁹並附《小草拾遺》、《經餘雜錄》與《芸閣山人集》的抄本影印。2007年文听閣圖書公司將《一肚皮集》收錄於《全臺文》的第10-13冊。⁴⁰龍文出版社的版本因為有頁碼，且較為清晰、字體方正工整，為大多數研究吳子光的學者所使用。但經筆者實際訪問當時偶而手稿的陳炎正先生表示，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所出的版本較龍文出版社的版本齊全，為求史料之最接近真實，遂筆者以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所出的版本為主。

另外，吳子光的學生，有的才華洋溢，有著作傳世，如：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合著的《海東三鳳集》、⁴¹謝道隆《小東山詩存》⁴²、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⁴³、傅于天的《肖巖草堂詩鈔》。⁴⁴又吳子光的人際網絡中有不少官員或科舉社羣中人留有著作，例如：吳紹箕的《沙坪飛龍洞雜記》、⁴⁵吳大廷的《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小西腴山館文集》⁴⁶這些也是筆者所參考之史料，希望從中找尋有談及吳子光的篇章並加以探析。

二、清代的地方志書：

由於吳子光是清代道光年間來臺設帳授徒，從清代的地方志書中可找尋有關吳子光教育方面的相關資料以及清代臺灣中部的拓墾與家族狀況，亦可從這些資料中得知清代苗栗與臺中的風俗習慣以及相關的記載，例如：沈茂蔭《苗栗縣志》、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等等。

三、清代的官方文書：

主要使用的有《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⁴⁷與《甲戌公牘鈔存》⁴⁸。《淡新

³⁹王國璠總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臺北：龍文出版，2001）。

⁴⁰黃永哲、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圖書，2007）《一肚皮集》第11-13冊。

⁴¹（清）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著，王國璠編，《海東三鳳集》，臺灣史蹟叢書第四種（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1）。

⁴²（清）謝道隆，《小東山詩存》，收錄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十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0）。

⁴³（清）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臺灣文獻叢刊第7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⁴⁴王國璠總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3輯第9冊，頁1。

⁴⁵吳紹箕，《沙坪飛龍洞雜記》（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

⁴⁶（清）吳大廷，《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29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⁴⁷《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9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中有部分關於吳子光弟弟吳肇光於同治6年（1867）同生員黃文龍、邱龍章、職員林上青、監生彭嘉謨、賴志森、業戶劉煥文、陳仁位、陳琰合、徐輝龍、佃戶吳福麟、謝新志稟舉李滄玉為總理之公文。從前人研究雖有吳肇光從商或拓墾之說法，但卻沒有實際證據，從《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即可彌補此缺憾。《甲戌公牘鈔存》內則有與吳子光有往來之官員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的資料。

四、族譜：

族譜往往蘊藏著豐富的家族史料，是研究個人以及家族的重要史料之一。過去在談到吳子光的家族時，所依據的多是《吳子光全書》以及陳炎正依據《吳子光全書》所寫的〈吳子光先生年譜〉，鮮少有研究者能使用族譜來釐清吳子光家族的世系。首次有研究者在研究吳子光時使用族譜的，是葉靜謙在其作品中使用道光十七年（1837）吳士琛編纂的《渤海吳氏族譜》⁴⁹來說明吳子光家族遷至白渡堡的世系。⁵⁰為使本研究能比前人研究更清晰、更完整的呈現出吳子光家族的世系，以及世系中的渡臺者有誰，除了吳士琛編纂的《渤海吳氏族譜》以外，尚須透過其他吳氏族譜的交叉比對，方能呈現出在清代吳氏族人渡臺拓墾的概況。

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族譜有寫本，亦有印刷，其主要使用有筆者在故宮圖書文獻館中找到的《渤海吳氏族譜》、⁵¹《吳氏族譜》⁵²的微卷與在苗栗縣銅鑼鄉田野調查中所取得的《吳姓族譜傳》。⁵³《渤海吳氏族譜》是寫本，不知何人所著，其內容與吳銅所著的《吳氏族譜》有諸多相像之處。從時間上來看，《吳氏族譜》

⁴⁸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臺灣文獻叢刊第3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⁴⁹（清）吳士琛，〈渤海吳氏族譜〉，收入於《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二、三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⁵⁰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頁49。

⁵¹《渤海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捲號：1411367（42-10）。

⁵²吳銅，《渤海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捲號：1210054（9-7）。

⁵³吳雪浩，《吳姓族譜傳》（苗栗：吳雪浩自印，1972）。

寫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而《渤海吳氏族譜》最後提到「玉漢于民國 57 年遷居苗栗市」，⁵⁴可見其時間晚於吳銅的《吳氏族譜》，後又詳述渡臺祖榮芳公到玉漢的世系。因此《渤海吳氏族譜》可能是抄錄於《吳氏族譜》，並基於《吳氏族譜》再詳述榮芳公一支的世系的寫本。透過這些族譜，從而得知清代吳氏族人渡臺的情況，是以本文可以較前人對於吳子光的世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而除了吳氏族譜外，在討論到三角仔呂家時，則用到《呂尚·萬春·大正·十二郎公·派族譜》。

五、田野調查資料：

田野調查是近幾十年來新興且熱門的研究方法，透過各種實地參與的經歷與過程去挖掘尚未被發現、被使用過的材料或應證原來資料是否屬實，其方法所適用的範圍幾乎涵蓋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學等等。而歷史學，特別是臺灣史研究更可以透過田野調查找尋新的史料來充實欲探究的議題。本研究即透過田野調查，實地訪問臺中神岡區的地方文史專家陳炎正與苗栗銅鑼鄉吳家的後代。陳炎正年 80 多歲，因 50 多年前偶得吳子光的著作的刻版與寫本，使他成為最早從事吳子光研究的地方文史專家。陳炎正於臺中地區長年經營文史工作，使他對於此地的歷史脈絡、人文與家族有著豐富的經驗並蒐羅大量的史料，他本身又參與多項地方志的撰寫，如：神岡鄉志、豐原市志、潭子鄉志等等。透過與陳炎正的訪談，一方面可以向他請教方志內所使用的史料，並應證前人研究；另一方面則可以透過他本身對於地方文史工作的長期經營，向他請教地方上各家族早期的口述歷史。

苗栗銅鑼鄉吳家的後代，目前僅剩吳子光的弟弟吳肇光派下的子孫居於此。究其原因，是因為昭和十年（1935）四月二十一日關刀山大地震導致原居於此地的吳子光的子孫，因房屋震毀而移居臺中豐原。雖然吳子光的子孫已不在祖宅，也找不到其子孫的下落，但很幸運的是筆者透過訪談人吳子光第五代姪孫，

⁵⁴ 《渤海吳氏族譜》，微縮捲號：1411367（42-10）。

年約 60 歲的吳勇，找到《吳姓族譜傳》、吳肇光經商的印章一枚與吳子光上課用的課本數本，其中一本《孝經讀本》上更寫有「道光壬寅新刻」，道光壬寅年就是吳子光來臺定居的這一年。透過田野調查，更深入的去了解、釐清問題，並找到族譜、器物與書籍，使得本研究能在對於吳子光的描寫上比前人更為清晰、準確。

六、日治時期與光復後的調查資料與地方志書：

主要有《臺灣番政志》、《重修苗栗縣志》、《臺中縣志》、《重修臺灣省通志》、《神岡鄉志》、《豐原市志》等等臺中與苗栗出版的地方志書。可以發現越是近代的地方志書，資料越多，但其出處通常不得而知，使用時須要加倍小心。不過又因為現代的地方志書經常有地方政府的力量介入，偶爾可見新的史料、文物或族譜被找出。

伍、章節安排

在行文的論述方面，除了緒論與結論外，本文共可分成四章。第一章：敘述吳子光的生平，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來臺定居為一時間斷線，分別敘述來臺以前的原鄉生活，主要討論吳子光的世系、師承與生平事蹟；來臺定居後直到逝世的生平事蹟。本章除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外，並加入筆者的田野資料與故宮圖書文獻館中找到的族譜，使得吳子光的生平能比前人所描述的更為清晰。第二章、第三章則是進入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吳子光的人際網絡的形成。第二章：敘述吳子光在中舉前在臺灣的人際網絡的建立，主要透過史料羅列出吳子光在這段期間，與他往來的地方望族、學生、官員與科舉社羣有哪些，並做分析。第三章：敘述吳子光中舉以後人際網絡的擴張。其人際網絡加入了哪些與他有往來的地方望族、學生、官員與科舉社羣。並分析。第四章：首先討論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其吳子光各人的功績使這個網絡呈現出甚麼樣的特色；其次，則討論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為臺灣帶來了怎麼樣的影響，又這樣的影響為吳子光個人的聲望有什麼樣的回饋。

緒 論

第一章 吳子光的生平

第一節 原鄉生活

第二節 來臺定居

第二章 中舉以前的人際網絡〈1842—1864〉

第一節 地方望族

第二節 學生

第三節 官員

第四節 科舉社羣

第三章 乙丑中舉後的人際網絡〈1865—1883〉

第一節 地方望族

第二節 學生

第三節 官員

第四節 科舉社羣

第四章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與影響

第一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

第二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影響

結 論

第一章 吳子光的生平

為對吳子光(1819-1883)的人際網絡有所認識，應先深入了解其生平事跡(附錄一)。因此本章分成兩節分別討論三個部分：第一節討論吳子光來臺以前的原鄉生活，用以說明吳子光的祖籍、世系以及族人渡臺的情況。以及討論吳子光在原鄉的學習狀況以及師承。第二節討論吳子光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來臺定居，到光緒九年(1883)逝世，這四十一年之間在臺灣的生平事蹟。

第一節 原鄉生活

吳子光，諡文確，原名儒，字士興，後因業師宋心珠之貺而改今名，字芸閣，別署雲壑，晚年自號鐵梅老人、鐵梅道人。生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原籍廣東省嘉應州白渡堡磧坑村(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白渡鎮)。據《渤海吳氏族譜》¹與《吳姓族譜傳》²(圖 1-1、圖 1-2)所載吳子光的第七十七世祖千三郎公，宋朝末年因避難自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石壁鄉(今福建三明市寧化縣石壁鎮)遷居廣東程鄉縣白渡堡象湖坪(今廣東梅州市梅縣白渡鎮)，是程鄉縣(今梅縣)之始祖也。千三郎妣陳氏，生有七子。千三郎派下第十五世祖維信(號禹甫，字鴻濬)，即吳子光之祖父，於乾隆年間來臺。吳子光對其祖父的描述如下：

公諱鴻濬，字維信，號禹甫，廣東嘉應州人，世居白渡鄉山村。父世祥公，生子三：長維恭，次維寬，又次即公。先世皆勤本業，饒於貲；後稍替，然舊家風猶未湮也。

公自幼樸實無偽，與人言喜慍不形於色。性純孝，且友愛過人，一家皆誠服之。後以貧故，乃發奮曰：「男兒志四方，安能鬱鬱久居此哉？吾亦欲東耳」。於是有東都之行。始至。困備殊甚，凡伯通賃甯、甯戚扣角之類，皆嘗試焉，以為糊口資。久之，有田舍翁某甲就其棲厚，假以貲，每居積利輒數倍。如是者十餘年，累累積白金至五千有奇，為束裝歸故里，乃娶余祖母

¹《渤海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捲號：1411367(42-10)。

²吳雪浩，《吳姓族譜傳》(苗栗：吳雪浩自印，1972)。

立家室焉。

祖母亦名家女，能持家，閭以內雍肅無閒言，而家道益昌。遂援漢代納粟事例，入國子為儒生，置沃田自給。更念舊居湫隘，新築室於祖山之麓。丹楹堊壁，高閤厚垣，罔弗整，顏之曰「垂裕樓」。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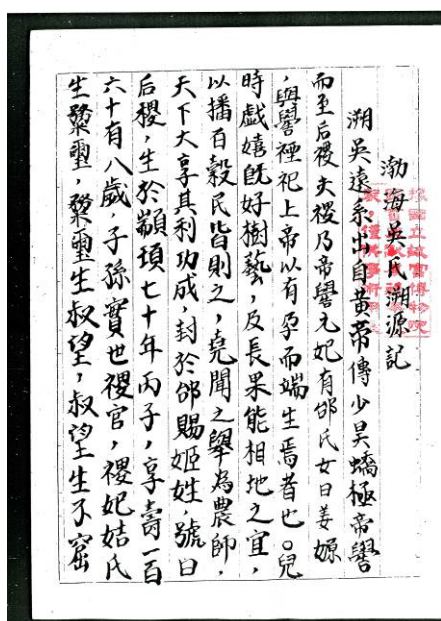


圖1-1 渤海吳氏族譜



圖1-2 吳姓族譜

資料來源：《渤海吳氏族譜》，

資料來源：吳雪浩《吳姓族譜傳》

臺北：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館微卷，

（苗栗：吳雪浩自印，1972）。

微縮捲號：1411367(42-10)，寫本。

可見，吳子光的祖父吳維信因為貧困，於乾隆四十四年（1780）間渡臺謀生，起初以打零工維生，後得資助得以積利，十餘年間便累積了白金至五千有奇，並回原鄉娶妻、築室、置沃田並捐納功名。吳維信在原鄉生活不易，決意向外尋求發展空間，他選擇臺灣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機緣。

³（清）吳子光，〈先大父禹甫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收錄於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臺灣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歸清朝版圖，漸有移民者至。在吳維信渡臺謀生以前，已有同鄉人以及族人陸續到臺開墾。先是有乾隆二年（1738）同為白渡堡人的謝雅仁、謝昌仁、謝鵬仁、謝成仁兄弟入墾苗栗，其拓墾的範圍包括今之苗栗市、公館尖山、後龍沿海平原。乾隆二十年（1751）謝雅仁兄弟的拓墾地已有八百甲。⁴再者，有同為嘉應州人的徐華筠、徐明桂、黃彥桂、徐克龍、劉凌雲、黃賢豪來臺開墾。徐華筠，鎮平縣興福鄉（今廣東梅州市蕉嶺縣興福鎮）人，是徐氏興福開基始祖雲崖公派下第十三世祖，也是最早入墾苗栗的重要墾戶，他於乾隆初年率族人渡臺先是入墾苗栗市西山一帶，後再入墾公館尖山，其堂弟徐華璧則入墾通霄。⁵乾隆三十年（1765）同為雲崖公派下，第十四世祖徐明桂、徐倫桂夥同第十三世的徐俊彩以及吳有浩的兄弟子姪共百餘人，來臺墾闢苗栗頭份鎮河背山茄冬坑一帶；⁶黃彥桂，鎮平縣廣福鄉（今廣東梅州市蕉嶺縣廣福鎮）人，於乾隆十六年（1751）同林、黃、溫、羅、吳、陳六姓兩百餘人開墾頭份。徐克龍，鎮平縣穀倉下（今廣東梅州市蕉嶺縣穀倉下）人，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渡臺卜居西湖鄉下埔坑底，初幫傭，而後其長兄克和、次兄克廣以及堂兄克顯、堂弟克利也渡臺，便一同拓墾西湖高埔；⁷劉凌雲，鎮平縣（今廣東梅州市蕉嶺縣）人，於乾隆年間來臺，居苗栗南勢坑；⁸黃賢豪，雁洋堡南福村（今廣東梅州市梅縣雁洋鎮）人，於乾隆末葉隨兄賢純與弟賢傑來臺墾闢西湖鄉五湖村，並參與平定林爽文之役，封有軍功。⁹

族人方面，乾隆三十年（1765）與吳子光同為吳廷華派下的第十四世孫吳有浩（1731-1806）與鎮平人徐明桂以及吳姓族人等百餘人接踵來臺開闢苗栗頭份鎮河背山茄冬坑一帶並建村落。¹⁰嘉慶二年（1798）千三郎公派下十七世孫吳廣成、吳琳芳、吳華芳、吳榮芳、吳俊芳、吳群芳來臺開墾，初居彰化大社庄（今臺中

⁴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苗栗市：苗栗縣政府，2007），頁131。

⁵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65。

⁶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45、169。

⁷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48。

⁸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54。

⁹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48。

¹⁰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69。

市神岡區)，開墾土地從事農耕；後因閩粵械鬥，遂遷居苗栗銅鑼灣。¹¹嘉慶十二年（1807）因大社的平埔族向吳琳芳借地銀債無可償還，便將社有地打鹿場（今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林）一帶付于吳琳芳前去開墾。嘉慶二十二年（1817）在六庄人士推舉下，銅鑼灣墾主吳琳芳成為墾首，組八十一股拓墾石圍牆（今苗栗縣公館鄉石圍牆村），每股津資四十圓。¹²由以上可見，在吳維信渡臺以前，已有眾多同鄉移居臺灣中部從事拓墾，亦有多位吳姓族人在台中與苗栗一帶從事開墾。因此，臺灣中部地區，成為吳維信離開原鄉向外尋求發展的首選。

吳維信渡臺攜其侄子，也就是吳子光的伯父吳熊生一同前來，「初，公之始遊臺也，攜猶子熊生公以行。公視姪如所生，左提右挈，意甚摯。亦家於臺，以醫術名世，皆公護持力也。」¹³吳熊生是吳維信次兄吳維寬的長子（附錄二），吳子光對伯父有這樣的描述：

公諱象賢，字熊生，廣東嘉應州人也。幼習儒。善病，同里有曾醫者，為今時倉公，延之治病，病隨愈；因授以岐黃奧旨，遂深通醫理。弱冠，從季父禹甫公至臺，以醫術名世，臺人每喜述之。

公為人廉潔，寡言語，與人交，初似落落難合，然愈久愈令人心醉，有周公瑾醇醪風。臺俗浮夸，借濟人利物之名以售其飲羊登壟之計，至交通市肆，真贗混淆，為庸醫所誤殺者歲不下數十百人，而醫道因之不振。就中惟痘疹一科，於生死關頭尤鉅。按痘疹不見史冊，獨文苑英華載陳黯痘花詩一首云。今毒流海內幾遍。公精於痘疹科，聞有禮請者，無近遠貧富，不俟輿輒往。……公次孫師廉，性謹飭嗜學，今舉一經博士。倘明德達人之說有徵，則竹室銅盤之樂，當不減楊家風範也。臣叔不癡者，跂予望之！¹⁴

吳熊生通醫理，特別精於痘疹科，也就是善於醫治天花。清初的臺灣中部，充滿「瘴癘之氣」，「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烟瘴愈厲，易生疾

¹¹《渤海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捲號：1411367（42-10）。吳銅，《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捲號：1210054（9-7）。

¹²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51。

¹³（清）吳子光，〈先大父禹甫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¹⁴（清）吳子光，〈先伯父熊生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病，居民鮮至。」¹⁵特別在夏天，高溫多雨，各種傳染病滋生肆虐益烈。拓墾之初，又無力去改造環境，加之衛生習慣以及常識的不足，致使染病後久病不癒或死亡。吳維信偕經通醫術的熊生渡臺謀生，是他在臺發展的一大助力。渡臺之初，落腳於彰化縣大社庄（今臺中市神岡區），此地又稱岸裡大社，多番人（平埔族巴則海族）。

全臺故蕃地，有某社者，富盛冠於諸蕃，其酋長數人獨與公交稱莫逆，故終歲義取之貲，不下數百金。乃納簾室陳氏為娛老計，復營產業於社口等處，以作余家續命田，至於今不廢。¹⁶

吳維信與岸裡大社社眾交好，十餘年累積了白金至五千有奇，又置有產業在社口等處作為吳家的「續命田」，這也是往後吳子光的父親在原鄉生活不下去，來臺灣的原因之一。

吳維信自臺灣發跡之後「囊貲歸，為援例入太學，買腴田二百頃自給。更用仙人樓居故事，築數椽為安宅，顏之曰：垂裕樓。」¹⁷致富後回原鄉娶妻築室生子。吳維信僅有一子，即吳子光之父吳遠生，吳子光對其父親的描述如下：

公諱續謨，字遠生；守堂者，其晚年自號也。選國子監學生。……居久之，仍如昔遊，以勞瘁故，年六十卒於臺；後乃函其骨而歸葬焉。公席前人餘貲，獨秉家政，性豪爽，有古俠士風；遇親族中貧困，輒傾囊篋相助，未曾宿一諾者，以故人多倚仗之。

……當是時，家已落，猶令其子效蘇章負笈故事，千里尋師。自是學業稍稍進，而家事漸不可問矣。磧坑多佳山水，凡豪士有遊癖者必來遊，遊必至其家。公輒具雞黍留宿，兼通款曲，語至夜漏盡猶不少休，遂通青鳥之術。於先世墳墓，

¹⁵（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14。

¹⁶（清）吳子光，〈先大父禹甫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¹⁷（清）吳子光，〈先考守堂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常自經營負土，不堅美焉不止。故公在日，所蓄青囊玉尺諸書甚多；今手澤尚存，惜讀父書者之難其人爾。

……公纍纍負伊數百金，作秦皇大索狀，不得，欲興訟；及罄所有以償，其家遂不名一錢。居無何，邁屬足疾，困憊殊甚；幸太孺人賢，善佐理，乃敕家事付之。未幾，太孺人相繼染沉痾，輾轉床褥間者數年，延醫購藥，費不貲。於是逋負山積，疾稍瘳而室愈罄。不得已辭家遠出，與其子先後至臺。彰、淡二屬，禹甫公舊遊處也，乃重至其所，雪泥鴻爪，強借枝棲；遂以東都為避債臺，暫作老於是鄉之想，亦時勢所迫故至此。¹⁸

由以上可以看得出來，吳子光的父親吳遠生並不是個會守成的人。吳家自吳維信的渡臺後累積的白金至五千有奇，不過一代就被散盡，還積欠數百金。吳遠生除了因慷慨好客所費不貲以外，又喜風水地理「先君素慷慨，好賓客。喜營造與陰陽家言。」¹⁹，常修祖墳。但從以下可以看出他對於吳子光的教育是非常重視的：

……是時其長子生甫數齡，群然有國器之目，公喜自負，遂於祖山之麓構啟英書室，為教子肄業所。貯書數萬卷其中，延宿儒若吳、若湯、若宋諸先生以居……公既以好客聞於時，百里間能文之士，通縞紵、訂杵臼交者，延接無虛日。時人相與語曰：『鬻田宅買書、質衣物供客者，吳某一人而已』。²⁰

吳遠生不但築「啟英書室」讓吳子光專心讀書學習，還「貯書數萬卷」。清代臺灣中部的藏書大家「筱雲山莊」的呂家以一家族之力藏書兩萬一千多卷，被稱為「清代臺灣第一藏書家」。而吳遠生憑藉父親吳維信所累積下來的資產，就可藏數萬卷，可見吳遠生對於吳子光的教育的重視以及在教育上巨額的花費。這令當時人相與語為：「鬻田宅買書、質衣物供客者，吳某一人而已」。²¹吳遠生並為吳子光請了數位老師，他們分別是：

¹⁸（清）吳子光，〈先考守堂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¹⁹（清）吳子光，〈芸閣山人別傳〉，《一肚皮集》卷五。

²⁰（清）吳子光，〈先考守堂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²¹（清）吳子光，〈先考守堂公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一、吳應臺（生卒年不詳）

廣東嘉應州嵩山鄉墩上村（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白渡鎮嵩山），與吳子光為同鄉。父吳光黼，為名諸生，以善於教書聞名，亦是吳子光的另一位老師孝廉宋心珠先生的業師。²²吳子光對於吳應臺有這樣的描述：

……先生自幼讀父書，執子道甚謹。性倜儻，重然諾，有古烈士風，鄉里多倚任之。與先君子交最洽，館余家者數年。…先生家世清貧，父子各以硯田代耕。甫弱冠，走粵東西千數百里而遙，以謀衣食，故蹤跡尤於五羊城中為多。

……居久之，乃為臺灣之遊。臺灣古毗舍耶國，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泱泱乎大風也哉。先生自言到臺後，天風海濤，大得江山之助，而文章益奇。…時余亦客臺中，如親戚，謦欬其側，意甚歡。始以吳髮日短為憂，余慰藉之。嗣後南北路相距數百里，天涯地角，覲面殊艱。已聞先生厭塵世無味，果應國語吳命短之讖矣。傷哉！²³

吳應臺與吳子光是同鄉，自幼隨父讀書，家世清貧，父子倆奔走於粵東各處以謀生。其個性倜儻，重然諾，有古代烈士之風。吳應臺在吳子光家中坐館數年。「其論文，以金、陳、章、羅諸大家為主，坊間墨裁為客氣。凡題到手，必苦心孤詣，字字從單微一線中冥搜出來。其高者置之荊其章集中可以亂真，然竟不偶。」²⁴可以看出吳應臺在文章的寫作上是很扎實的，然在科舉之路上卻不順遂「屢試屢削，炫玉者竟淚涔涔數行下也。」²⁵因在原鄉生活不易，吳應臺後來到臺灣另闢蹊徑，吳子光客居於臺時，便與之相伴。

吳應臺在臺灣因為文才好，遂「聲譽日起公卿間」，²⁶反觀在原鄉被「視若無睹者，

²²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頁 70。

²³（清）吳子光，〈郡庠生星南吳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²⁴（清）吳子光，〈郡庠生星南吳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²⁵（清）吳子光，〈郡庠生星南吳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²⁶（清）吳子光，〈郡庠生星南吳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則貴耳賤目習氣，自漢、魏至今，已數千百年猶牢不可破也。世無如吾鄉人愚也。」²⁷

但這反映出當時的臺灣社會尚處於拓墾時代，文風不興，遂凡有文人雅士來臺，便爭相接待，才會名聲漸起。吳應臺後來死於臺灣，其子渡海來臺迎其父骨歸葬。

二、宋華仁（生卒年不詳）

號實堂，廣東嘉應州白渡鄉象湖坪（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白渡鎮），嘉慶十八年（1813）貢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舉人，²⁸與吳子光為同鄉。宋家是白渡鄉的望族，考上科舉的人數很多，「自前明迄今，科甲蟬聯不絕，尤著者為芷灣太史，名湘。乾隆壬子解元，嘉慶己未進士。」²⁹宋華仁出生於一個富有文化資本的書香世家，其自幼聰異，後入國子監為祭酒。宋華仁年十五歲就為人師，他善長於啟迪學生，講學時，肢體語言非常豐富，課堂中用的詞語就像是玉屑霏、天花墜那樣的美好，而且可以連連不斷的講述百家言卻毫無倦色。這樣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讓無論是資質好的，或是平庸的學生，皆能聽的眉飛色舞，有當頭棒喝之感，是能令學生有效學習的名師。吳子光就對其稱為「考史傳中，惟匡鼎說詩解頤，王夷甫揮塵談禪，有此風味。若於說書人柳敬亭輩求之，則擬不於倫矣！此雅俗之宜辨耳。」³⁰。

吳子光以童子執經宋華仁門下，「學作玉川子險怪家數：如梵籙天書，非篆非籀，自奧澀不可讀，駐馬寢食其下者，摩抄偶識一二字，便驚詫稱其；又如宣尼壁中竹簡，古色斑斕，所見悉蝌蚪文字，非孔安國一流，欲定隸古不可得。」³¹從文中可以看到宋華仁教吳子光讀的是像玉川子《茶歌》、梵籙天書這些不是四書五經的險怪之學，與必須像孔安國這樣熟知古文方能讀懂的孔壁竹簡。這樣的學習經歷，是吳子光在古文造詣的基底，也使他因閱讀不同類型的書而開拓視野。吳子光在呈上自己的文章作品給宋華仁時，便對於吳子光的才華讚賞曰：

²⁷（清）吳子光，〈郡庠生星南吳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²⁸（清）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第四冊（桃園：臺灣客家書坊，2009），頁1391、1397。

²⁹（清）吳子光，〈安定縣司鐸實堂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⁰（清）吳子光，〈安定縣司鐸實堂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¹（清）吳子光，〈安定縣司鐸實堂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班、揚之儔，覺芷灣太史當日猶遜此才鋒也。」³²這個芷灣太史，就是宋華仁家族中人，是乾隆四年（1739）廣東的進士宋湘。³³將宋湘比作吳子光，假使宋湘還在人世，其文采亦是遜於吳子光。宋華仁先生後來蒙恩欽賜為舉人，為瓊州安定縣訓導。瓊州，就是今之海南島。吳子光對此言：「夫閩之有臺灣，猶粵之有瓊州也。山川形勝，自闢海外乾坤，奧博雄奇，幽深峭拔之勢甲天下，皆為吾師若弟兩人竊取之以至其文。」³⁴宋華仁中舉後在瓊州擔任訓導；吳子光在臺灣從事教育，師徒兩人皆在海外從事文教工作，作育英才無數。其晚年拂袖還山，隱居數年後乃卒。

三、曾蘭家（生卒年不詳）

嘉應嵩山鄉松江（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白渡鎮），與吳子光為同鄉。曾蘭家因為家境清貧，故以筆墨為生。吳子光的父親吳遠生在築啟英書室為兒輩肄業之地時，由於需要老師，曾蘭家便經人推薦而成為吳家的老師。吳子光對曾蘭家的描述是：

……先生長不踰六尺，有齊國晏嬰風範。性卞急，不能容人，凡童蒙問字者，許一不許再。若再三瀆，□惟密不告，夏楚二物隨之矣。諸弟子霍霍如失鷹師、如芒刺，日求所以寡過之術，不能，則聚首相弔，有泣者，目盡腫。師嚴然後道尊，所斷斷者與耳。時余生甫數齡，已嶄然見頭角，有任延聖童之目誠如來大弟子也。猶以童心受督責，然極有得力處。³⁵

由這段可以看得出曾蘭家在教學方式上是較為傳統並且嚴肅的。曾蘭家的個性很急躁，也不能容忍學生對同一個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問。並且他會體罰學生，這令諸弟子如坐芒刺，日日求今天能平安的渡過即可；不能的話，只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哭泣，更甚者是哭的眼睛都腫起來。曾蘭家善長的是「字學」，這是探在討文字的起源、特徵、應用以及讀法。簡單的來說就是識字，而是識字

³²（清）吳子光，〈安定縣司鐸實堂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³（清）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第四冊，頁1386。

³⁴（清）吳子光，〈安定縣司鐸實堂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⁵（清）吳子光，〈宿儒曾蘭家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是讀書的根基。這樣的觀點深深的影響的吳子光，其文章言及「讀書之難也，毛西河不通小學。至有已、已、已一字三讀之說，其他又何譏焉。」³⁶因此當後人在看吳子光的作品時，內容常有考證字辭之意義、讀句或典故。曾蘭家為吳子光在「字學」上打下深厚的基礎，但其生平不得志，最後是抱鬱而卒，且無子嗣，

四、 湯其珍（生卒年不詳）

字玉洲，鎮邑大地村（今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藍坊鎮大地村）。道光十七年（1837）春，湯其珍受聘於吳家，時年吳子光十九歲。湯氏可謂一「士族」，族中人數千，且以孝義、守禮法聞名於地方。湯其珍的相貌是「道貌偉然，美髭髯，有南朝謝客兒風味。」³⁷，令人感覺是位品德高潔之士，如魏晉南北朝時盛行清談之風的南朝士大夫那般的不知名利為何。湯其珍的個性是嚴謹恭敬且謙讓的，就像個儒者，其文章風格就如其人一樣是清雅的。

吳子光曾說到自己年輕時是年少氣盛，且不修邊幅，旁人皆以為狂傲，但唯獨湯其珍稱讚吳子光是奇才，謂之「古文第一手」，並告知其友人曰：「今得吳君，方知勢處乎積薪也。」³⁸由此可見湯其珍對吳子光的賞識。湯其珍任教於啟英書室時，教導吳子光的是文如其人，以身作則的榜樣。同治六年（1867），湯其珍仙逝，吳子光為之作〈邑明經湯先生傳〉。

五、 宋其光（生卒年不詳）

號心珠，廣東嘉應州（今廣東梅州市），咸豐二年（1852）舉人。³⁹。吳子光對其有這樣的描述：

……舞勺入泮，餽於庠，復由明經舉於鄉，主司喜得老名士。素性謙和，口不言而四時之氣具備。復經師之望數十年，故執經者視□有道尤盛。嘗詔門弟子曰：「儒者，讀書第一，治生第二。壟斷者賤，嫉富者矯，皆非中道

³⁶（清）吳子光，〈宿儒曾蘭家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⁷（清）吳子光，〈邑明經湯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⁸（清）吳子光，〈邑明經湯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³⁹（清）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第四冊，頁1400。

也。」宋先生讀破萬卷，尤於《史記貨殖傳》、《漢書食貨志》、與《越絕書》。……

先生再娶名媛，最後娶於吳為姬姓。故與先君子交尤密，余幼時即為蒙許可，及執贄門下。見余文奇之，語同學曰：「吾州人文淵藪，六朝人金粉，固非才難，惟有唐三百年古文真氣脈，終藉此君大手筆為振起之。」其過譽如此。⁴⁰

由文中可知，宋其光十三歲入泮，後因名經舉於鄉。其為人溫和謙遜，氣度弘遠。他擅長的是行草書，且其功力不下米芾（1051－1107），被當時人競相珍藏。文中的「先君子」指的是已亡故的父親，即吳遠生。⁴¹宋其光和吳遠生交往甚密，因此，吳子光自幼時便拜宋其光的門下。宋其光見到吳子光文章是驚奇的，是稱讚的。雖然吳子光謙虛的說「其過譽如此。」然可看見宋其光對吳子光文才是相當讚賞的。爾後吳子光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臺定居以前，曾拜別宋其光，宋其光言：「子將有萬里之行，挾此才具，必能光大門閭。今以吾名貺子，云云」⁴²這就是吳子光之名的由來。

從以上五位老師，可以看出吳遠生雖然無法守成家業，但他對於吳子光的栽培是不遺餘力的，為其子請來的老師們各有其才。吳子光自六歲開始就學，在家讀書十四載。還未十三歲，大經、中經、小經皆卒業，並始學作科舉文字。⁴³吳應臺對文章的認真與扎實；宋華仁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與教吳子光讀險怪之書和古文；曾蘭家嚴厲的教授讀書的根基—「字學」；湯其珍的文如其人；宋其光的讀書第一與讀破萬卷書，都是吳子光學習的對象。吳子光在多位老師的薰陶之下，不論是在為人的處事態度上，或是作學問、作文章，都依稀的可以見到老師們的影子，這也是造就吳子光文章視野廣闊、博才多學但根基深厚的風格。

⁴⁰（清）吳子光，〈心珠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⁴¹「先君子」是自稱死去的父親，這在吳子光的文章中也經常出現。在此特別註明乃因葉靜謙在其作品〈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一文中，經常將「先君子」認為是吳子光的祖父。

⁴²（清）吳子光，〈心珠先生傳〉，《一肚皮集》卷四。

⁴³（清）吳子光，〈一肚皮集序〉，《一肚皮集》。

道光十六年（1836）吳子光十八歲時娶年十五歲的妻子陳氏。此時吳家已家道中落，加之吳子光的父親因腳疾而臥病在榻，母親也染病，輾轉於床褥數年。家中一切開銷、醫藥費都所費不貲。因此吳家的田產相繼被變賣，最後家中是貧病交攻又債務積山。道光十七年（1837）吳子光年十九歲時第一次來臺灣，與彰化縣三角仔庄（今臺中市神岡區三角村）的首富呂世芳結識，相談甚歡。越明年，吳子光又再度來臺，僑寓岸裡社（今臺中市神岡區岸裡村），所居多番族（平埔族巴則海族），其語非重譯不得解，每引為苦。由於吳子光在這兩次遊臺建立人脈，且祖吳維信在臺灣中部留有「續命田」。因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吳遠生因為在原鄉生活困苦、債務纏身，遂與吳子光、吳肇光、吳國芳來臺定居。

第二節 來臺定居

吳遠生攜吳子光、次子吳肇光與三子吳國芳來臺，吳肇光與吳國芳定居於銅鑼灣樟樹林庄（今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林村），務農與經商為生。而吳子光以教書為職，經常往來各地。初到臺時，吳子光有很長的時間住在彰化縣岸裡社（圖1-3），並成為岸裡大社的社師（圖1-4），期間與平埔族巴則海多有接觸。「所居多番族，操蠻語，聽之，半作魯與喙□聲，非重譯不能通。」⁴⁴因吳子光在此主事，使岸裡社之社學在清代土番義學規矩裡堪稱第一。吳子光在此除了擔任社師以外，又因與三角仔庄的呂家交好，任教於呂家，成為呂汝玉、呂汝修、呂汝誠的老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徐宗幹（1796-1866）任福建臺灣道兼學政提督，次年主持歲考時，吳子光受其賞識，列為一等，獲補為臺灣府學廩生。⁴⁵然而對於吳子光的「秀才」是在哪裡考的？目前並沒有學者提出確切的說法。筆者翻遍臺灣的地方志，並沒有吳子光取得「秀才」的紀錄。由於吳子光來臺時也已經二十四歲，其「秀才」的功名有可能是在原鄉，也就是嘉應州考的。然而，嘉應州志對於科舉僅僅紀錄到「舉人」，所以目前對於吳子光的「秀才」是在哪裡取得的，

⁴⁴（清）吳子光，〈岸社文祠學舍記〉，《一肚皮集》卷六。

⁴⁵（清）吳子光，〈寄徐次岳孝廉書〉，《一肚皮集》卷三。

尚待更精確的的資料出來，方能佐證。咸豐元年（1851）吳子光第一次到福建省城參加舉人的科考，可惜未第。咸豐二年（1852）於苗栗二湖（今苗栗縣西湖鄉）課徒。咸豐七年（1857）吳子光的父親吳遠生仙逝，其骨灰葬於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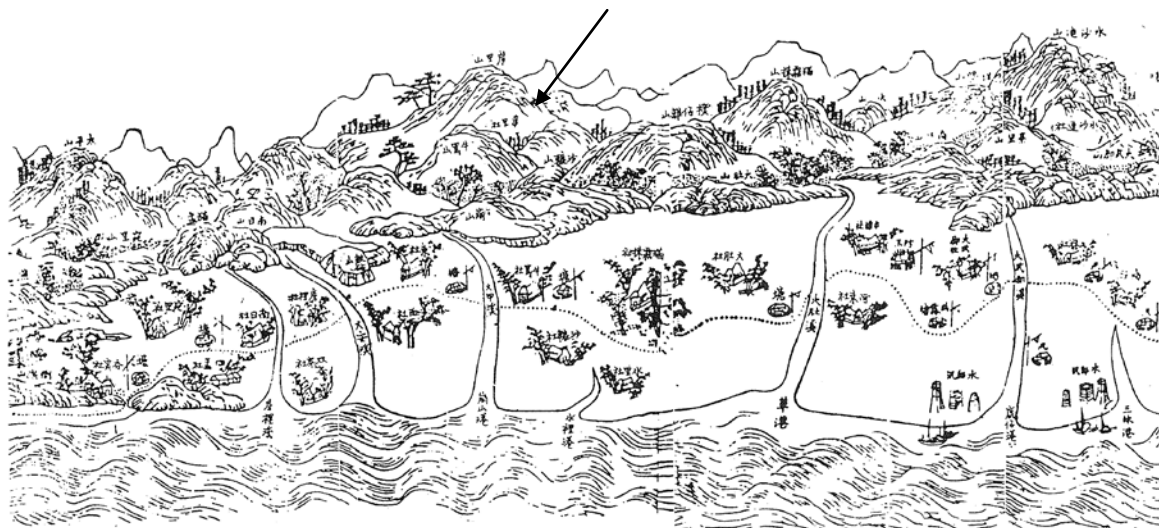


圖 1-3 岸裡社位置圖

資料來源：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11-13。

同治元年（1862）吳子光四十四歲，因戴萬生之亂，從當時居住的岸裡社社口，為避亂而北走到有許多吳姓族人居住的淡水廳銅鑼灣庄投靠弟侄維生，並在苗栗街（今苗栗市福星里）設館課徒。此時有他的侄子同時也是他的學生吳師廉（生卒不詳）與之作伴。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曾詢問過吳肇光的玄孫吳勇關於吳肇光來臺後從事的職業，吳勇說吳姓族人多是務農，但吳肇光曾經商。問其經商的內容，吳勇稱不確定是米商還是布商，然後起出一枚稱是吳肇光經商時所用的印章（圖 1-5），上刻有「義盛兌貸」四字。⁴⁶

⁴⁶ 此係筆者 2010 年 10 月 31 日田野調查筆記。



圖1-4 番社采風圖——社師

資料來源：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灣文獻叢刊第 9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71。

此外，吳肇光還是地方上的職員，據《淡新檔案》(附錄三)同治五年(1866)竹南二保銅鑼灣福興街八庄稟舉李滄玉為總理の公文。⁴⁷可以看到，職員吳肇光的名字被列為第一，而擁有生員功名的黃文龍、邱龍章(丘逢甲之父)與擁有監生功名的彭嘉謨、賴志森的名子排在吳肇光之後。這份公文在隔年被同意，並有「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快總役稟請分府：對李滄玉賞給銅鑼灣等處總理諭戳。」⁴⁸(附錄四)而後吳肇光的名子又於同治六年一月十七日的「淡水分府嚴，對李滄玉給銅鑼灣等庄總理諭戳」⁴⁹再次被提到(附錄五)。吳肇光的名子依然被排在第

⁴⁷《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第四冊，臺灣文獻叢刊地 2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453-455。

⁴⁸《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第四冊，頁 455-456。

⁴⁹《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第四冊，頁 456-457。

一。可以看出銅鑼灣等庄在懇請換總理時，需要僉舉、保結的保證人，而這個保證人多為地方之紳商或地方頭人，吳肇光即排列第一。



圖1-5 吳肇光之印章

資料來源：吳勇先生提供，筆者自攝，拍照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同治元年（1861）吳子光因避難搬到銅鑼灣庄與族人居住，仍以教書為職，其舊址在吳勇宅左側房舍（圖1-6、1-7）。筆者在田野調查中訪問吳勇，詢問當時上課用的教材，吳勇旋即進屋取出幾本書，並表示昭和十年（1935）四月二十一日關刀山大地震而震毀左側的房舍（當時為吳子光後裔居住，因地震而遷往豐原）。震毀後吳勇的父親吳日春在廢墟中撿取尚可使用東西，這當中就撿到了當時上課用的課本，上面還寫有「道光壬寅年新刻」（圖1-8）。道光壬寅就是吳子光來臺定居這一年，可以看得出這本書《孝經讀本》年代已久，葦編三絕，上還有吳日春的父親吳蘭浩的名字。⁵⁰

⁵⁰ 2010 年 10 月 31 日田野筆記



圖1-6 吳勇宅第（前身為吳子光雙峰草堂）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照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圖1-7 吳勇宅第左側房舍（前身為吳子光授課地點）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照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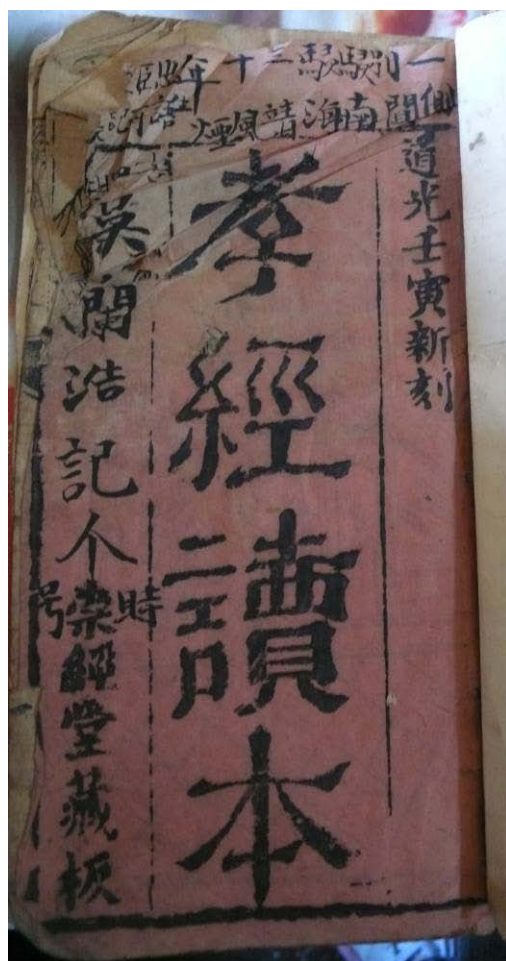


圖1-8 吳子光上課用書

資料來源：吳勇先生提供，筆者自攝，拍照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吳子光在苗栗任教時得彭殿珍與劉翱二徒，同治二年（1863），吳子光四十五歲時，其夫人陳氏來臺與吳子光會合。同治三年（1864），吳子光以臺灣籍赴福建省的省會福州參加鄉試（圖1-9），主考官為太僕寺少卿丁紹周（生卒不詳，字亦溪，丹徒人），本房為湯四如（生卒不詳），監試官為福建鹽法道吳大廷（1824—不詳，字桐雲，湖南沅陵人）。次年放榜，吳子光中舉，為第五十二名，這份榮譽，這中舉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他也很感念主考官丁亦溪的知遇之恩：「乙丑科，受丁亦溪問卿與湯四如明府兩公之知，遂舉於鄉，因得與名公鉅卿遊。」⁵¹因為中舉，使得吳子光名聲漸響，加之他的才華洋溢，使得與名公鉅

⁵¹（清）吳子光，〈芸閣山人別傳〉，《一肚皮集》卷五。

卿遊。當吳子光中舉欲回鄉里的路上，經過竹塹城時，竹塹城的巨富林占梅（1821—1865，字雪村，號鶴山）便邀請吳子光遊「潛園」，與竹塹城的文人相交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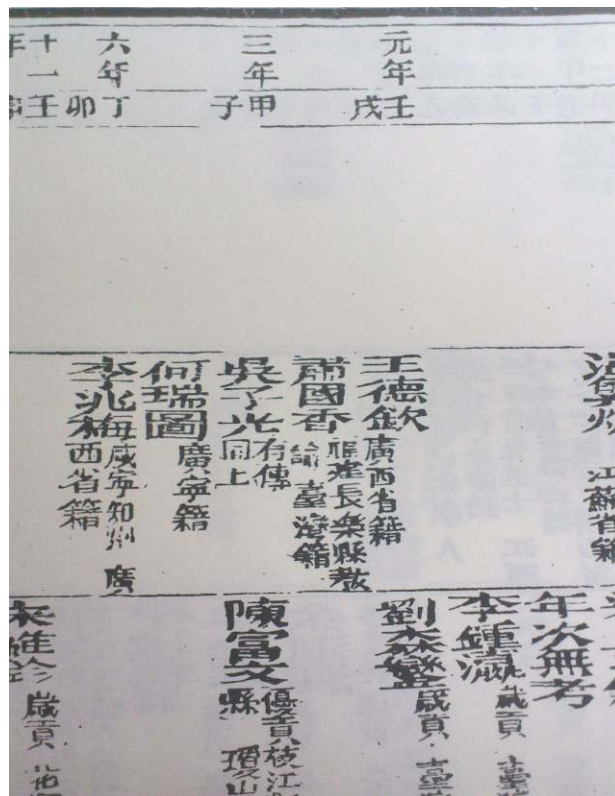


圖 1-9 吳子光以臺灣籍中舉

資料來源：（清）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第四冊，頁1417。

自歸鄉里後，吳子光更是成為臺灣中部爭相邀請，聘為教席的人選。同治八年（1869）淡水廳同知陳培桂邀吳子光參與編修《淡水廳志》。光緒二年（1876）吳子光本有參加會試的機會，然前往內地參與科考之路卻相當波折，原本欲搭船前往，但未搭上從福建派來臺灣載送赴考的船隻；再者，吳子光好不容易等到了商船，卻又遇上了颱風；⁵²加上年歲已大，遂放棄科舉之業，投身於教育，正式受聘於神岡呂家的「文英書院」。加之「筱雲山莊」的藏書兩萬一千餘卷，以及舉人吳子光的才氣，吸引無數學子欲前來「文英書院」就讀。其中，丘逢甲、謝

⁵²（清）吳子光，〈槐忙編序〉，《芸閣山人集》。

道隆便拜入吳子光的門下。同年雙峰草堂初成，然孫子壽椿三歲亡，悲痛不已。吳子光一生中有子二，泮郎與二子汝才。汝才無後，泮郎則為螟蛉子。⁵³光緒三年（1877）吳子光作館於熟番通事潘春文家。光緒九年（1883）四月十一日午時捐館，享年65，諡號文確，葬於竹南二保樟樹林山排長崎下，大正三年（1914）改葬豐原下南坑觀音山麓。⁵⁴

小結

在這一章中，主要討論吳子光的世系、師承與生平事蹟。除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外，並加入筆者的田野資料與故宮圖書文獻館中找到的族譜，使得吳子光的生平能比前人所描述的更為清晰。總觀吳子光的一生，幼時接受了完整且扎實的傳統私塾教育，加之五位有著不同風格、才能的老師，吳子光分別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長處。在父親吳遠生的栽培下，使得吳子光自幼便博覽群書，博學多聞，學富五車。這樣的生長環境，是培育了吳子光日後不論在文學上、在教育上在學術上與政治上堅毅、認真、固執的性格，也為他的學識奠定堅若磐石的基礎，更是他日後在臺灣形成其人際網絡之一大助力。

在本章中亦道出吳子光會來臺定居並非一時之選，吳家與臺灣的淵源是其來有自。經族譜與地方志的多方檢視，吳氏族人與同鄉的嘉應州人在乾隆年間便先後來臺拓墾，血緣與地緣的關係是吳子光定居臺灣的主要原因。定居於臺以後，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共四十一年，一生中有三分二的時間都在臺灣。自中舉後，名聲起，更是紳商富戶爭相接待或聘師的對象。吳子光終其一生從事教育，與有「十步一舉，五步一秀」之美譽的淡水廳大隆同莊（今臺北市大同區）舉人陳維英（1811-1869）的功績相比，可謂不相上下。吳子光在中部地區的授業，與臺灣中部文風漸盛，有相當密切的關連。

⁵³陳炎正，〈吳子光先生年譜〉，《臺灣風物》第29卷2期（1979年6月），頁14-20。

⁵⁴陳炎正，〈吳子光先生年譜〉，《臺灣風物》第29卷2期（1979年6月），頁14-20。

第二章 中舉以前的人際網絡〈1842—1865〉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十四歲的吳子光來臺定居，直至光緒九年（1883）逝世，吳子光共計在臺四十一年。期間可以中鄉試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來臺定居到同治四年（1865），共計二十三年。後期：中舉到光緒九年（1883）逝世，共計十八年。前期，吳子光從初到這塊落腳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落地深根於臺灣。這期間，他與哪些人往來？與地方上權力家族關係如何？他透過什麼方式建構人際網絡？本章的重點即在討論這些問題。

第一節 地方望族

道光十七年（1837）吳子光十九歲時第一次來臺，即與彰化縣三角仔庄（今台中市神岡區三角村）的首富呂世芳結識，與之相談甚歡，結下忘年之交。呂家居處岸裡大社，道光二十二年（1842）吳子光來臺定居時就寓居於此。期間，吳子光任教於呂家與岸裡大社的潘家。同治元年（1862）臺灣中部發生戴潮春事件，吳子光北走至銅鑼灣庄投靠親人，並與劉獻廷交好。以下分別介紹與吳子光往來密切的幾個家族。

一、三角仔庄呂家：

吳子光與呂家認識多年，往來互動最為頻繁，呂家的呂汝玉、呂汝修亦是吳子光文章中最常出現的人物。三角仔庄呂家，今人多稱其為「神岡呂家」，原籍福建漳州詔安縣，以今之族群分類屬於漳州客。乾隆三十六年（1771）呂家第十二世祖呂祥省（1723—1782）（附錄六）來臺開墾，以農耕起家，初居彰化縣揀東上堡瓦磘仔庄（今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乾隆五十五年（1790）遷三角仔庄（今神岡區三角里）。¹三角仔庄初叫「三閣仔」，是早期客籍移民的稱呼。²對此地之風貌據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中所描述的情況如下：

¹楊惠仙，《神岡—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12。

²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80），第2冊（下），頁88。

葫蘆墩地鄰東勢，非山非邨，亦山亦邨，固揀東上游大聚落也。墩高數丈許，形頗似倒葫蘆，故名。……地中區為三閣莊，村落基市，竹嫋嫋數百竿，環植左右圍屏，下亦有小溪流出，水清淺可涉，有桃花源風味。……則義門呂氏筱雲居在焉。³

從文中可知，呂家位於葫蘆墩地區，此地的地勢較平原高，狀似葫蘆，是揀東上堡的大聚落。就開發時間而言，呂家來到達葫蘆墩地區開發的時機與張達京於雍正十年（1732）與「六館業戶」入墾與此相較起來並不算早，⁴呂家也不享有官方的特權，無法直接從平埔族取得大面積的土地墾耕來開墾。而是幾經輾轉，從墾耕、備典田租、杜賣，甚至穿插著胎借及找洗的繁複過程，而後才取得土地權。⁵呂家十三世呂蕃煥（1766—1843）時，曾任鄉飲酒典禮中大賓一職。⁶此一職大多由地方上年高有德之人擔任，可見呂家已漸展露頭角。⁷而其崛起的方式，是於道光年間在葫蘆墩地區成立的神明會「中和季」，這是祀奉開漳聖王所成立的神明會組織。呂家就是透過「中和季」經營權的取得而成為葫蘆墩地區漳州人的領導者，逐步確立家族在葫蘆墩地區的地位。⁸到了十四世呂衍納（號世芳，1806—1855）時，因善於經營，遂富，又因善於為地方排解糾紛，為人公正，在地方上享有名望。

善居積，不數載，家業大昌，而呂氏遂以富盛聞。揀東固功利藪，閩、粵錯處，凡雞蟲得失、蠻觸紛爭之事，日三、四至。官苦其繁劇，置弗問，得公一語即解。公為人坦，中無畛域，且敏於才，故遇事能決斷，一時排難釋紛，人目為今之魯仲連。⁹

³（清）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一肚皮集》卷六。

⁴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40-42。

⁵楊惠仙，〈神岡一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頁 12。

⁶（清）〈鄉飲酒〉《清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 57。

⁷何孟興，〈神岡三角仔呂家的崛起〉，《臺灣史蹟》，第 38 期（2000 年 6 月），頁 163。

⁸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⁹（清）吳子光，〈候補訓導呂庠生呂公傳〉，《一肚皮集》卷四。

道光十三年（1833）呂世芳敕授儒林郎之職，此為清代臺灣社會頗受尊重之地方賢達職銜。¹⁰呂世芳敏於才幹，務農且善經營。呂家的家業漸漸昌盛，成為三角仔庄之望族富戶。呂世芳因性喜文墨，為邑庠生，因此呂家自呂世芳起即進入「科舉社羣」。又呂世芳禮待讀書人，因而與吳子光相交甚篤，「顧自道光丁酉歲，余遊臺，始至其家，時世芳先生尚健在，一見如舊相識。」¹¹

呂世芳亦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曾在道光十六年（1836）邀地方文士籌組「文英社梓童帝君會」。梓童帝君又被稱為文昌帝君、文昌神、文曲星或文星，是主管考運、掌理世人祿籍的神明。清代臺灣的漢人移民所祭祀的神明，是經過長期歷史過程與官方檢視或祠廟經過正統化的轉變，所呈現出來的結果。¹²李朝凱的研究指出，文昌帝君早期主要是受到地方官員基於治績考量、神道設教及個人信仰等立場而開始提倡；到了嘉慶、道光年間以後，地方菁英逐漸成為文昌信仰的主力，並且隨著善書、宣講、戲劇、在地化的傳說和神蹟的推展，逐漸在臺灣生根茁壯。而文昌祠就成為地方菁英共同維持、支配與調適地方社會的重要整合機制。他更指出文昌祠的設立雖然不代表著移墾社會的分類意識的消失，但可以表現出分類意識在菁英階層中是消失的。¹³呂世芳的「置腴田數百畝，歲得稻穀八百餘石，計田價值尤不貲」¹⁴並準備建文昌祠奉祀文昌帝君與「遇事能決斷，一時排難釋紛」，¹⁵是以顯示出此時的葫蘆墩地區雖閩、粵雜處，但呂世芳憑藉地方望族的身份當閩、粵的「中間人」幫忙排解糾紛，是有助於消弭族群間的分類意識。又「中和季」的首事與「文英社梓童帝君會」即後來的「文英社」的主事者都是呂世芳。「中和季」主祀的是開漳聖王，「文英社梓童帝君會」則主祀文昌帝君，呂家在葫蘆墩社會地位的建立，就是透過這兩個神明會在呂世芳時完成。¹⁶

可惜呂世芳欲建文昌祠未成而卒，乃由其子呂炳南（1829—1870）在咸豐五

¹⁰楊惠仙，〈神岡一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頁12。

¹¹（清）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一肚皮集》卷六。

¹²王志宇，〈寺廟與村落：臺灣漢人社會的歷史文化觀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頁196。

¹³李朝凱，〈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文昌信仰與地方社會〉，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2007。

¹⁴（清）吳子光，〈文英社梓童帝君會序〉，《一肚皮集》卷五。

¹⁵（清）吳子光，〈候補訓導邑庠生呂公傳〉，《一肚皮集》卷四。

¹⁶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123。

年（1855）先改「文英社梓童帝君會」為「文英社」，同治元年（1862）建「文昌祠」承其父志，吳子光則為之作〈岸社文祠學舍記〉一文。¹⁷

十五世的呂炳南，有邑庠生訓導加修職郎的頭銜，¹⁸也是「科舉社羣」中的一分子。其童年時塾師授以經籍，每能成誦。吳子光對其評價：

是時君生甫數齡，塾師授以經，皆成誦。稍長，風貌偉然，已能持躬若老成，無小家子齷齪態。未弱冠，補弟子員。自此聲譽日隆，都人士遂多為群拜紀矣。¹⁹

呂炳南繼承家業以後，好客禮賢依然。四方文遊之士，樂以呂家為東道主。呂炳南不僅接手成為「中和季」與「文英社梓童帝君會」的首事，更加以壯大。咸豐五年（1855）一方面改「文英社梓童帝君會」為「文英社」，並聘吳子光設教與發放發花紅銀；另一方面透過「中和季」的祀底銀來借貸收利銀、利穀再轉型為收租穀、購田業。²⁰李朝凱在討論戴潮春家族時，提到咸豐五年開始，戴家連續賤賣土地，其中兩筆土地的買主是呂炳南以「中和季」為名買的。一筆是咸豐五年十二月，戴家將道光八年（1828）從霧峰林家以 2600 大元買來的 5 甲土地，以 860 大元賣給「中和季」首事呂炳南以作為祀業；另一筆在咸豐六年（1856）八月，戴家將道光年間花費 545 大元購買位於東勢的土地，以 261 大元賣給「中和季」首事呂炳南以作為祀業。除此之外，戴家又將八處向阿里史社與烏牛欄社共六位番業主典的番水田，退典給「中和季」首事呂炳南以作為祀業。²¹至此，呂炳南透過「中和季」與「文英社」建立其家族在葫蘆墩的地位，其中「中和季」利於經濟，「文英社」則確立呂家在文教上的地位。

同治元年（1862）臺灣中部發生戴潮春事件，期間呂家不論是在經濟或是文教上都望重閭里，募壯丁衛家鄉，對安頓民心頗有貢獻。同治四年（1865）吳子

¹⁷（清）吳子光，〈岸社文祠學舍記〉，《一肚皮集》卷六。

¹⁸楊惠仙，〈神岡一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頁 15。

¹⁹王國璠總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3 輯 2 冊，頁 249-250。

²⁰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140-145。

²¹李朝凱，〈從地方菁英到豎旗反清——以清代彰化縣戴潮春家族為例〉，《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二冊（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123-126。

光中舉，名聲漸響。同治五年（1866）興建「筱雲山莊」作為新的住所。同治八年（1869）呂家建「文英書院」於岸裡社側，呂炳南被拔擢為護理訓導，並於光緒二年（1876）聘吳子光任教。²²吳子光在呂家的「文英書院」講學，誨人不倦。又參與「淡水廳志」之編撰，博學而多聞。當光緒四年（1878）「筱雲山莊」的藏書室落成時，吳子光題對聯曰「筱環老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卷書」²³。一時間文人雅士群集於「筱雲山莊」，又加以筱雲軒藏書籍豐富，包括經部四千五百一十四卷、史部六千二百六十卷、子部三千六百七十五卷、集部五千一百四十二卷，及其他金石文字等一千五百九十卷，總計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卷，可謂清代臺灣之藏書大家，造福讀書人甚多。可惜現今這些藏書大多數毀損，剩餘的目前封閉不被外人所知。據陳炎正所言，「筱雲軒」曾遭偷竊，宵小從屋頂將瓦片掀開進入，進入後發現無金銀財寶可偷，便離開，而未將瓦片蓋回。幾陣大雨後，書庫進水，書籍就浸毀。陳炎正提到早年他曾進入過書庫，看到許多發霉的書，後來呂家便將書庫封鎖起來，不給外人進入。²⁴

呂炳南有三子先後拜入吳子光門下。長子呂汝玉（1851—1925），邑庠生。²⁵次子呂汝修（1855—1889）與丘逢甲一生莫逆之交，一同受業於吳子光門下，光緒十四年（1888），又與丘逢甲同年中舉，為戊子科中式第九十三名，獲有「文魁」匾額。²⁶三子呂汝誠（1860—1929），廩生。此三人接受業於吳子光，且都有功名，吳子光稱許為「海東三鳳」。總觀以上，呂家在清代的臺灣中部不僅僅是有錢有勢力的家族，還是個富而有教的文教型家族。

吳子光自與呂世芳結識之後，就經常與呂家往來。「呂氏於世交也，故每歲必至其家，至流戀匝月不忍離去。」²⁷吳子光與呂世芳是忘年之交，與呂炳南相

²²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40。

²³（清）吳子光，〈筱雲軒記〉，《一肚皮集》卷六。

²⁴2010年12月10日田野筆記。

²⁵楊惠仙，《神岡一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頁16-24。

²⁶陳庚金，《臺中縣鄉賢傳》（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8），頁55。

²⁷（清）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一肚皮集》卷六。

識多年，被呂家聘為家中塾師以教導呂家家中子弟課業。兩者關係密切，是以吳子光與呂家有密切關聯的「中和季」與「文英社」多有參與。同治五年（1866）吳子光即以舉人的身分到「中和季」的聖王廟進行拜謁，並領有花紅朱羽銀 4.5 員。²⁸「文英社」比「中和季」更注重文化教育上的功能，有延師到文祠設教，以教育「文英社」會員的子弟讀書，時吳子光即任教於此。²⁹

又吳子光家貧，呂汝玉、呂汝修以師禮事之，時有餽贈。「頻年贈物，王戎難以牙籌計。舉其尤雅者，古硯與墨與筆與酒各一、文章一、湖綿被窩一、西洋厚氈一。」³⁰此餽贈乃是束脩以外之贈物。呂家對吳子光以師禮事之，除了時有贈物之外，亦為吳子光求田問舍，使吳子光老有所居。³¹吳子光著作雖豐，然要刻印出版所費不貲，以其家貧是不可能辦到。但呂家以全力肩其責，為其出書。由此可見吳子光與呂汝玉、呂汝修之師生關係是極為親密。光緒四年（1878）吳子光六十歲，因時下崇尚六十歲須作壽，曰生日會。吳子光貧，又恐子女因為沒錢為吳子光作壽而被世俗另眼看待，遂「避居筱雲山莊，終日以著述自娛。」³²而呂家「呂氏諸子姪以山人年長已倍，持菖蒲酒為壽。」³³光緒五年（1879）春季吳子光身體不適，腹瀉不止，亦呂汝修為之照料至康復。因此吳子光謂之「老夫耄矣，以身家付二兒，以性命托三君…謂呂子汝玉汝修錫圭也。」至此，可見吳子光與呂家之深厚關係已到達了將性命託付之。而吳子光作館神岡呂家，呂氏子弟在吳子光的栽培之下，一門皆俊秀，使呂家在文人界裡佔有一席之地，更使得呂家成功轉型為「文教型」家族，在地方望族以及「科舉社羣」中具有威望。此外，又因為吳子光這位名師與「筱雲山莊」藏書量的關係，使此地吸引其他地方優秀學子前來入「筱雲山莊」讀書。使此地成為清代文風鼎盛地區之一。

二、岸裡社潘家：

²⁸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119。

²⁹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142。

³⁰（清）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一肚皮集》卷六。

³¹（清）吳子光，〈求田問舍記〉，《一肚皮集》卷七。

³²（清）吳子光，〈筱雲山莊雅集序〉，《一肚皮集》卷十八。

³³（清）吳子光，〈筱雲山莊雅集序〉，《一肚皮集》卷十八。

岸裡社潘家，平埔族巴宰海族。聚居大甲溪北岸（今后里區舊社村），時稱麻薯舊社者。第一代主阿莫，康熙五十五年（1716）岸裡社接受招撫，由生番轉為熟番。第二代潘阿籃亦任總土官。而阿莫的漢人女婿張達京（1690—1773）自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25—1758）任總通事（表 2-1）。³⁴

表 2-1 岸裡社歷代通事表

代數	年代	通事名	任期	備註
第一代	雍正 3 年（1725）	張達京	37 年	
第二代	乾隆 26 年（1761）	潘敦仔	7 年	
第二代	乾隆 33 年（1768）	潘兆仁	3 年	代理
第三代	乾隆 36 年（1771）	潘加六希	8 年	
第四代	乾隆 44 年（1779）	潘明慈	14 年	
第五代	乾隆 58 年（1793）	潘亮慈	3 年	
第六代	嘉慶元年（1796）	潘進文	8 年	
第七代	嘉慶 9 年（1804）	潘裕元	4 年	嘉慶 13 年卸任
第八代	嘉慶 16 年（1811）	馬夏葛	1 年	嘉慶 17 年卸任
第九代	嘉慶 18 年（1813）	潘集禮	3 年	
第十代	嘉慶 21 年（1816）	潘捷文	1 年	
第十一代	嘉慶 21 年（1816）	和昌茅格	1 年	
第十二代	道光 2 年（1822）	阿沐都滿	5 年	道光 7 年卸任
第十三代	道光 11 年（1831）	潘清章	3 年	道光 14 年卸任
第十四代	道光 16 年（1836）	潘馬下六	6 年	

³⁴ 陳炎正，《神岡鄉志》（臺中：神岡鄉公所，2009），頁 1296-1299。

第十五代	道光 22 年（1842）	潘復盛	1 年	
第十六代	道光 22 年（1842）	潘榮宗	2 年	
第十七代	道光 24 年（1844）	潘成德	1 年	
第十八代	道光 25 年（1845）	潘德和	2 年	道光 27 年卸任
第十九代	道光 29 年（1849）	潘復興	5 年	潘復興、潘崇恩是 同人異名
第二十代	咸豐 4 年（1854）	潘崇恩	8 年	同治元年卸任
第二十一代	同治 2 年（1863）	潘國恩	19 年	
第二十二代	光緒 7 年（1881）	潘隆德	11 年	
第二十三代	光緒 17 年（1891）	潘永安	14 年	1905 年廢通事

資料來源：陳三郎，《臺中縣志・大事記》卷首第二冊（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集刊》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7 月）頁 62。

岸裡社接受招撫後，清朝並常「以番治番」藉岸裡社之力屢次助軍平亂，而獲贈臺中平原東北邊的大片草地，轉變為地主階層。³⁵到了第三代潘敦仔（1705—1771）任總土官時，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親自召見，使潘敦仔的聲望攀到巔峰，爾後漸走下坡。潘敦仔長子潘兆仁（又名潘士萬，1768—1771），為太學生，獲頒「恭順可嘉」橫匾。乾隆三十二年（1767），復獲頒「英才應選」匾額。³⁶潘兆仁之子進文於乾隆五十三年（1786）准充「彰化縣童生」。潘敦仔次子兆敏，嘉慶十六年（1811）以 252 兩捐得「監生」和「貢生」。³⁷岸裡社潘家雖為

³⁵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集刊》第 3 卷第 1 期(1996 年 6 月)，頁 42。

³⁶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與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頁 115。

³⁷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二）〉，《臺灣文獻》34 卷第 2 期（1983

熟番，但因捐納以及戰功封賞，在漢人社會的有一席之地。

吳子光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來到岸裡社居住，期間與番人多有接觸，並任教於岸裡社的「社學」。「社學」是提供鄉里童蒙教育，也就是負責教化工作。³⁸至清朝統治臺灣，在臺灣置社學。康熙二十五年（1686），諸羅縣令樊維屏，在轄區內四番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壠社、麻豆社各設社學一所，³⁹是為起源；康熙三十四年（1695），臺灣知府靳治揚大量設社學，雍正十二年（1734）應臺灣道張嗣昌建議，於南北兩路熟番社，普遍設「土番社學」，各置社師一人，以教社童，令各縣學訓導，按季行考察。到了乾隆年間是鼎盛時期。依「臺灣府志」所載，所設置的社學有臺灣縣土番社學 5 所、鳳山縣土番社學 8 所、諸羅縣土番社學 11 所、彰化縣土番社學 20 所、淡水縣土番社學 6 所。⁴⁰嘉慶年間，因熟番急速漢化，這些社學逐漸變成一般的漢民義學。原住民學子便進入漢人義學，然此時的漢人義學在近山區以原住民為多，漢人學子少。時間越到後面，則是漢人學子多於原住民學子。

吳子光任教於岸裡大社時，可推論岸裡大社已有一定的漢化程度。陳秋坤在提到岸裡社潘家的漢化或者應該說是客家化，他認為這個客家化的原因是因為大埔客家人張達京的開墾而使岸裡社客家化。其中陳秋坤舉例潘家會仿效漢人祭祖儀式、參加漢人廟會活動出任「壇主」、培養與漢人的人際關係、講究穿著禮儀、學漢人「納偏房」。⁴¹洪麗完的研究顯示潘家在立神主牌時，會尊稱母親為孺人，以及行二次葬，這是受到客家人的影響。⁴²可以看得出岸裡社潘家漢化（也可以

年 6 月)，頁 103-107。

³⁸丁淑萍，〈明代社學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論文，2002。

³⁹（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1。

⁴⁰（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⁴¹陳秋坤，〈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1991 年 6 月），頁 9。

⁴²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1997），頁 342-250。

說是客家化)很深，乃至於飲食也模仿漢人，而且極為細緻，這點從吳子光的作品可以見得：

曩有潘君春文者，饒於財，慷慨好賓客，且精飲饌，為海疆第一家。常招飲，席間見尊壺者面其鼻；余曰：「嘻！此敬君禮也，古矣」。……自此以後，如入護世城郇公廚，無美不備、真六經皆我註腳。⁴³

潘家用來款待賓客的飲食是精緻美好的，吳子光稱其為「海疆第一家」。然潘家的飲食不只精飲饌，樣式更是豐富，光一種食物的烹調方式就有許多：

又古骨董羹有三十六種，全在調和得宜爾。所製魚肉尤精，為蠹者、薨者、臠者、鮑者、鱠者、炙者，見周禮籩人與左氏傳中，皆相以蔥薤薑桂醢醬諸物，使人得其味於酸咸之外。烏魚子，臺產也，有回頭烏等名目，見郡志。其餘點心小品，尤得婆羅門輕高面法。如糗□粉饗牢九寒具之類，一一和盤托出，奇思妙製，色香味俱絕，能使題糕客應接不暇；崔浩食經、韋巨源食單所未有也。

岸裡社潘家富有的程度由此便可窺見，其中點心小品類的糕餅，製作精巧，是上層社會用於與名人雅士交際應酬或與士紳、官員間往返的贈品。⁴⁴可見潘家漢化的程度不論是在祭祖儀式、穿著、飲食、習俗都可以見得。而在教育上，吳子光在任教於岸裡大社期間，薰陶有方，指導得宜，在清代所有土番義學規矩裡堪稱第一。光緒三年（1877）吳子光坐館於熟番通事潘春文家，岸裡社之末代通事潘永安就是吳子光的學生。⁴⁵吳子光久寓岸裡社，土番子弟，從他的文章中可知當時岸裡社之況：

余寓岸裡社數年，樂其俗多有在義皇上者，泯泯棼棼，安得盡人而效之以復隆古也。作番社風俗通一則，以綴於應劭風俗通之後。⁴⁶

⁴³（清）吳子光，〈紀番社風俗〉，《一肚皮集》卷十七。

⁴⁴王政雄、廖月霞、蕭淑君，《豐原糕餅今與昔》（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8。

⁴⁵林世珍、陳光華、鄭榮松主修，《臺中縣志》，〈人物志〉，頁53。

⁴⁶（清）吳子光，〈紀番社風俗〉，《一肚皮集》卷十七。

又因岸裡大社信奉基督教，因此吳子光與基督教有部分接觸：

同治中，英夷航海至者，以耶穌之說話群番，番大悅，遂將神主斧以斯之，竟至廢祀。按此事辛有適伊川相反。其法七日一會講堂，頌書，書中所載多因果事，而嗜者甚眾云。⁴⁷

吳子光除了觀察到岸裡大社信奉基督教的狀況之外，也嘗試去了解基督教，並且讀過聖經，甚至知道天主教與基督教是不一樣的：

英夷立教，奉耶穌為宗主，又與天主教異，余粗閱其書，多言因果事，略似釋家天堂地獄之說。耶穌源流不可考。⁴⁸

又：

曩番族皆讀中國書，習漢儀，駸駸乎有用夏變夷之勢焉。邇來援儒入墨，于是禮拜堂之設，巋然如魯靈光矣，且蠻語參軍聞風至者，皆頌耶穌不絕口，恨不得將耶穌淵源一考之。⁴⁹

吳子光寓此，時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於同治十年（1871）抵臺，隔年十月首次訪問大社，之後也多次到大社，吳子光得以有機會見甘為霖牧師。他對於基督教的看法雖然未在他的作品中顯現，但這可能是源於吳子光是個史家，而且對於作學問要嚴謹的緣故。從上文的「耶穌源流不可考」與「恨不得將耶穌淵源一考之」看得出來吳子光是很想對基督教作研究，也初步讀過相關的書，但礙於源流不可考也沒有資料，遂沒有更深入的研究。而依照吳子光的做學問嚴謹扎實的態度，對於這樣資料不足又無法考證的議題，通常是不為之作評價，僅在文章中平鋪直敘的敘述基督教。但就以同時代的文人來說，吳子光因這些機運，得以接觸平埔族與基督教，甚至讀過聖經，了解其基本，其視野已較他人為寬廣。⁵⁰總觀清代中葉，有哪個舉人能像吳子光一樣欲探就基督教的議題。

⁴⁷（清）吳子光，〈紀番社風俗〉，《一肚皮集》卷十七。

⁴⁸（清）吳子光，〈臺事紀略〉，《一肚皮集》卷十六。

⁴⁹（清）吳子光，〈岸社文詞學舍記〉，《一肚皮集》卷六。

⁵⁰賴永祥，《教會史話》，第3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頁7。

吳子光任教於岸裡社的期間與平埔族為友，在番人家作客，並設教於潘春文家。吳子光給予的潘家的，是教育層面的漢化。或者可以說，岸裡社潘家在此之前雖然是已經漢化，也是地方上的望族，但卻未進入漢人社會中最重要的「科舉社羣」中。吳子光是「科舉社羣」中的一分子，聘其為老師教育族中子弟，是有助於潘家提升在漢人社會的地位。而致力於在漢人社會有立足之地，是潘家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所以從潘兆仁、潘兆敏、潘進文到潘春文，先後以捐納的方式來求得功名，再到吳子光的學生光緒年間的大通事潘永安，⁵¹自幼年即受漢文教育。雖然後來吳子光與潘永安的師生關係因為潘永安成為基督徒，並前往府城就讀於「大學」（傳道士養成班，今臺南神學院的前身）而斷絕，但依然可看出潘永安所受的漢化程度比潘兆仁、潘兆敏、潘進文、潘春文深厚，且潘永安是最為通曉事理而聲望高博之通事，其養成即受吳子光之教。

三、苗栗劉獻廷（1789—不詳）：⁵²

號修堂，字集璜，貓裡街人，原籍廣東平遠縣（今廣東省梅州市平遠縣）。道光六年（1826）閩粵械鬥，黃斗乃乘機率生番擾中港。劉獻廷領鄉勇守禦有功，總督孫爾準奏賞副貢生，臺灣道孔昭虔贈匾曰「一鄉善士」。⁵³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林廷祺榜舉人，不願就職。晚居尖山莊，博覽群書，手不釋卷。劉獻廷是地方望族，有軍功，亦有舉人的頭銜，是「科舉社群」中的一分子。同治元年（1862）吳子光因戴潮春事件而北走，至銅鑼樟樹林避禍：

咸豐壬戌，彰邑奸胥戴萬生作亂。山人居逼虎口，賊黨以利刃脅之降。

悍弗顧且唾曰：子胡然。吾戴吾頭來矣。又溪避賊亦奇之以為椒山有膽云。

又得脫走淡水，依弟姪以居。⁵⁴

同治元年（1862）吳子光因戴潮春事件避亂居於苗栗，仍以教書維生。並於

⁵¹伊能嘉矩著，溫吉譯，《臺灣番政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年），第二冊，頁523。

⁵²關於劉獻廷的生卒年，並無任何方志及學者提過。但筆者自國家文化資料庫中的古文書找到寫成於道光9年、道光12年的《築城書彙》，分別提到劉獻廷是40歲與43歲，因此推論劉獻廷生於1789年。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網址：<http://nrch.moc.gov.tw/ccahome/oldbook/>《築城書彙》8冊之5，頁13-14。8冊之7，頁13-14。

⁵³（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卷十四，頁202。

⁵⁴（清）吳子光，《芸閣山人別傳》，《一肚皮集》卷五。

同治二年（1863）接夫人陳氏由原鄉東渡來居住。⁵⁵吳子光在苗栗時認識了劉獻廷，並與之交好，兩人的關係甚為密切，吳子光曾為其做傳，文中即說到兩人的關係：

公姓劉氏，諱獻廷，號修堂。原籍廣東平遠人。祖某公，移居台灣淡南蛤仔市尖山庄。至贈公蘭斯太學，善治生，纍纍其貲數萬金，門庭煥然。而劉氏遂為此間望族。……貓為淡南一邨鎮，人煙稠密，頗具城邑規模。四方騷人遊展至者月無需日。公以地主兼師範，客至，皆容納之。……子男數人，長名翰，舉庚子科孝廉，內閣中書銜。次名翱，郡庠生。餘援北齊乾阿爾事例，呼之為乾甥。性謹飭，嗜讀書。脫盡五陵遊俠氣，可謂何無忌酷似其舅孫秉先，亦俊庠生。餘如韓嬰精悍，以聞名。⁵⁶

由此可以看出，劉獻廷在地方上是為望族，家中門庭煥然。其次子劉翰（生卒年不詳，號伯文，字金璧），⁵⁷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而歲中式恩科劍波榜舉人，榜名劉禎，⁵⁸父子兩代都是舉人，其名聲傳揚一時。隔年父子一同到枋寮義民廟合掛「有勇知方」的匾額，並領有義民的賞花紅各24員，⁵⁹而舉人的頭銜使劉家在「科舉社羣」中佔有極重的地位。

劉獻廷很好客，吳子光因避亂到苗栗時，還只是秀才，而劉獻廷已經是舉人了，但因為欣賞吳子光的文采，遂與之交好。且劉家與吳子光有姻親關係「翊臣嫡母，為予家姐妹，尊予為舅。」⁶⁰翊臣是劉獻廷的三子劉翱（生卒年不詳，字翊臣）稱吳子光為舅舅，吳子光稱劉翱為外甥，劉獻廷將劉翱送入吳子光門下。

吳子光身為「科舉社羣」中的一員與同是「科舉社羣」中人的劉獻廷交好，

⁵⁵王幼華、莫瑜，《重修苗栗縣志·文學志》，頁64。

⁵⁶（清）吳子光，〈直隸州知州銜賞戴藍翎甲午科舉人修堂劉公傳〉，《一肚皮集》卷四。

⁵⁷在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地區鸞堂之研究〉，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66。以劉翰為長子，劉翱為次子。然在劉翰之前尚有一兄長，名劉金錫，因此本文以劉翰為次子，劉翱為三子。劉金錫早逝，其妻賴四娘（1806—1888）年14歲守寡、守節盡孝。劉金璧因敬佩賴氏的孝節，遂將長子過繼給賴氏為嗣，以延續兄長香火，賴氏撫育猶如親生。

⁵⁸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278。

⁵⁹賴玉玲，〈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楊梅地區為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260。

⁶⁰（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收錄於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

是社羣中常有的現象。然劉獻廷與次子皆有舉人的功名，又是地方上的富戶、望族，家大業大。已經具有舉人功名的劉獻廷卻願意將三子劉翱拜入還僅是秀才的吳子光的門下，可見劉獻廷對於吳子光的禮遇與賞識。而當劉獻廷因遭人污陷，官司纏身，其子為之奔波而疲憊不堪時，吳子光也為其關心，並在其作品中記載原委：

囊有貴公子某，由淡水往臺郡，道出五里排，遇寇，席捲其貲以去。地方官勒奏使還趙壁。事幾，就緒矣。獨遺却藍本，無覓處。某窘甚，痛哭欲死。此本乃富室某氏所輯，一家倚為敲門磚者也，固珍惜之過珠寶焉。時訛傳此本入劉秀才家，竟搜索不休。後某與大甲守備某言之，數日，守備果挾印文至。謂他物猶屬第二義，惟藍本為某公子護身符，為科場所必需。若匿之，將詳明制撫，則御史臺霹靂符至矣，云云。同學皆乾笑，蓋此本實非劉秀才家購得也。然某挾方印權勢。……劉秀才受業於余，故知之獨詳。事在同治初年，僅書此以託庶人之議云。⁶¹

文中道盡了事情的原委，同治初年，某貴公子要從淡水廳前往府城，行經五里排時，⁶²遇到劫匪。地方官遂勒令歸還，但卻獨漏藍本。劉家則被人指稱挾有這位貴公子科場所必須的藍本，並且被無憑無據的搜索不休，似乎是認定劉家有所隱匿。搜索無果後，竟又向大甲守備告狀，守備亦不查清事件原由，就挾印文至，這樣的誣陷令劉家因官司纏身而疲憊不堪。吳子光將事件的原由道出，雖是他一方之詞，但也呈現出當時臺灣社會的中官員的能力是值得商榷。對於這樣的事件這位貴公子何以不查就可以對劉家搜索不休？又為何大甲守備僅僅是聽聞此事，就挾印文至？筆者以為，劉獻廷是地方望族，又同時擁有軍功與舉人的頭銜，且是父子兩代舉人。當紳權與官權產生矛盾，特別是家族的勢力過度的膨脹，破壞了官權高過紳權的位階關係時，常會招致官府的不滿而招到打壓。此時，紳

⁶¹（清）吳子光，〈鄉俗方言〉，《經餘雜錄》卷七。

⁶²五里排莊在縣治（今苗栗市）之西南，距城三十六里，西臨海，即今之通霄。（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卷三，頁42。

權通常會向官權屈服，以確保家族的興盛，黃富三研究的霧峰林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⁶³再者，劉家與官員間，除了有家族勢力過大可能招致官員的打壓以外，族群的界線也可能是招致打壓的原因。劉家是粵籍，是客家人，時大甲守備多為閩人。同治初年的大甲守備有同治元年（1862）的曾捷步，福建平和人；同治二年（1863）的陳兆麟，臺灣人；同治三年（1864）的龔朝俊，福建邵武人與郭得高，福建閩縣人。⁶⁴從族群上可以看出很明顯的看出官員是閩人，劉家是客家人，而在清代的臺灣，不同族群間的鬥爭時常發生，特別是對於劉家這樣在地方上勇有影響力的客家人。對於劉家遭到官府無憑無據的搜索、打壓以致官司纏身，事件的原委已透過吳子光的文章可知，不過吳子光與劉家關係良好，又同為客家人，是否因此有偏頗？而官員打壓劉家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家族坐大？或因為族群因素？筆者目前也只是推測，但礙於史料的不足，目前尚無其他資料可以佐證，也期望後來的研究者能對此議題所有研究。

本節列出在吳子光中舉前就認識的三個地方望族，他們對於初來乍到臺灣的吳子光來說，代表著是人際網絡的初步建立，其意義是深遠。在族群上，有客家、有原住民；在地域上，其分部在苗栗與臺中。呂家是自吳子光第一次遊臺時便結交，一直到吳子光逝世，他們之間的情誼未曾間斷過。呂家透過聘吳子光為「西席」，漸漸的將「經濟資本」轉為「文化資本」。又鑒於吳子光家貧，呂家在這方面也多有資助。而吳子光也藉由呂家「筱雲山莊」的藏書來豐富自己的學識，使他的除了在教育與文學外，在學術的領域中亦有發展。岸裡社潘家對於吳子光來說，是新奇的，而透過潘家的人際網絡得以接觸平埔族文化與基督教。潘家也透過吳子光的教育在為族中子弟累積「文化資本」。而苗栗的劉獻廷是吳子光人際網絡建立之初，少數擁有舉人的功名。除了雙方有著姻親關係，吳子光有著出眾的才華更是兩人往來密切的主因。對於這三個地方望族，吳子光都任教其中。而

⁶³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7）。

⁶⁴（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卷十二，頁192。

能與之結交，靠的是吳子光之父吳遠生為他累積下來，深厚的「文化資本」。

第二節 學生

吳子光自來臺定居，終其一生以教書為職，其門下多俊秀。以下列出吳子光在中舉以前所收的學生：

一、傅于天（生卒年不詳）：

字子亦，號攬青，彰化東勢角人（今東勢區），一作朴子口庄（今豐原區）人，又做翁仔社（今豐原區）人。光緒年間邑庠生，傅于天是吳子光初到臺，居岸裡社時所收的學生。從作品中可判定傅于天在同門中輩分較高。在丘逢甲於光緒十八年（1892）刊行之《柏莊詩草》中，屢稱傅于天為「攬青叔」。⁶⁵

傅于天構草堂於東勢峰下、大甲溪邊，曰「尚巖」。好吟詠，性情清雅淡泊，吳子光引其文章為知己。兩人曾同遊赴農曆七月之盂蘭會，並談論文史「葫蘆墩為揀東大邨鎮，……每歲之盂蘭會，遠近翕然趨之。屆中元，余與傅子亦秀才往觀焉，夜深人寂，談及文史。」⁶⁶由此可見兩人之情感深厚，夜深人寂時亦談論文史。且兩人個性相近，皆淡泊，又嗜文，吳子光對這位學生是寄以厚望。傅于天也因為吳子光的原因與呂汝玉、呂汝修、吳師廉、謝道隆、丘逢甲成為同儕並與之關係良好，呂汝玉、呂汝修、丘逢甲與傅于天曾一同遊臺南並有合集《竹溪唱和集》。⁶⁷同治8年（1869）傅于天曾到「中和季」的聖王廟進行拜謁，並領有花紅朱羽銀2.5員。⁶⁸光緒初年任教於社口的地方望族林家。⁶⁹傅于天的詩力求工穩，不誇大其辭，為佳詩，被士林所嘉許。可惜傅于天早卒，得年二十六歲，故遺稿無多。其摯友兼同門呂汝玉將其詩數十首於大正八年（1919）刊行，《尚巖

⁶⁵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53。

⁶⁶（清）吳子光，〈讀書宜識字說〉，《一肚皮集》卷八。

⁶⁷《竹溪唱和集》同《海東三鳳集》、《餐霞子遺稿》、《草廬居文稿》一起被蒐錄在（清）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著，王國璠編，《海東三鳳集》，臺灣史蹟叢書第四種（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1）。

⁶⁸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120。

⁶⁹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72、73、120。

草堂詩鈔》得以傳世。⁷⁰

二、陳萬青（不詳—1889）：

字選初，苗栗銅鑼灣人，廩生，吳子光避亂居苗栗時所收的學生。陳萬青的父兄皆務農，而陳萬青好讀書，博聞強記，文章長於理法，詩賦主清新，吳子光以衣鉢期之。陳萬青於光緒年間坐館於頭份庄（今苗栗縣頭份鎮），栽成頗眾。陳萬青與丘逢甲有姻親關係，是姑表兄弟。陳萬青逝世時，丘逢甲為之作輓聯「學同業試同門平生分本最深，據聞夢入華胥，那堪路出黃蘆，來聽山陽鄰舍笛；子待教親待養丈夫事殊未了，便忍魂歸甕率，果否樓成白玉，更須長吉錦囊文。」⁷¹文中言即陳萬青與丘逢甲一同受業於吳子光，不過在時間上是陳萬青早於丘逢甲拜入吳子光門下。

陳萬青透過吳子光的教導，使之成為「科舉社羣」一員，並且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與拓墾工作。在地方公共事務方面，有鑒於苗栗地區自乾隆年間拓墾以來，文風逐漸興盛，地方上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也越來越多，他與例貢生林際春、生員黃文龍、監生邱蘊常以及范炳輝等人倡議建造文昌帝君祠，並於光緒十一年（1885）竣工。⁷²隔年，又與頭份的進士張維垣（1827—1892），因鑒於苗栗地區參與新埔枋寮義民廟之祭祀的路途遙遠，遂由義民廟分香，在頭份興建頭份義民廟，⁷³光緒十八年（1892）陳萬青出任頭份義民廟建廟副理。⁷⁴在拓墾方面，光緒十五年（1889）他曾與黃南球（1840—1919）、姜紹祖（1874—1895）、林振芳（1832—1905）、陳澄波（生卒年不詳）等以「廣泰成」為公號，糾集四大股夥墾關大湖、南湖、哆囉囑、瀝西坪、馬那邦、蘇魯、烏榮山等處，大抵是今之苗栗縣大湖鄉、卓蘭鎮、三義鄉、銅鑼鄉、獅潭鄉和泰安鄉（附錄七、附錄八）。可惜陳萬青於簽約後去世，其拓墾的業務由其子陳慶麟接承。⁷⁵

⁷⁰王國璠總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3輯第9冊，頁1。

⁷¹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283。

⁷²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282。

⁷³賴玉玲，〈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楊梅地區為例〉，頁49。

⁷⁴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282。

⁷⁵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廣泰成」是由官方的推動在加上地方紳商的出錢與出力而成的墾號。光緒年間有鑒於此區已有一些零星的墾戶從事拓墾，官方為了整體開發的需要，希望將界內大、小事務委託一個「總墾戶」，這對苗栗東南山區的開發是具有莫大的影響與貢獻。光緒十四年（1888）即著手籌設，由劉銘傳核准並借官本洋銀 4000 元，「廣泰成」便以黃南球為墾首開始籌措墾務。⁷⁶光緒十五年（1889）三月核發諭示與墾戳，但因新設的苗栗縣尚未列地設官，因而墾照未能隨發，同年九月各股正式組成簽約。⁷⁷「廣泰成」墾號很顯然的與官方關係良好，而陳萬青能參與拓墾，一方面顯示出陳家的資產豐厚；另一方面顯示出陳家在地方上是具有名望而且與官方關係良好。參與拓墾者的黃南球、林振芳、姜紹祖也都是地方望族，若加上與陳萬青一同推廣地方文教的貢生林際春、生員黃文龍、監生邱蘊常與范炳輝，以及頭份義民廟興建的進士張維垣，那麼陳萬青的人際網絡是包含「科舉社羣」、地方望族與官方的，而能讓陳萬青的人際網絡擁有這些，除了家族本身在地方上已有名望以外，吳子光對於陳萬青的栽培使其家族能從務農的家族轉為在「科舉社羣」中佔有一席之地也是很重要的。

三、彭殿珍（生卒年不詳）：

字聘臣，北勢莊人（今苗栗縣通霄鎮），原籍廣東省陸豐（今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彭殿珍家中務農，好讀書，同治元年（1862）吳子光移居苗栗時，就拜入其門下：

……因避亂走淡水，仍以課文為事。得彭生殿珍，字聘臣；與劉生翹，字翊臣，甚歡。二生富而好禮，同舉茂才，又同嗜予詩文者也。未幾二生以疾卒，余比之鄧、唐，惜余才非香山之敵耳。……塹北彭氏，原籍循州（惠州之舊稱）之陸豐，先是亦農家者流也。獨至聘臣，少及嗜學，且篤于師友之誼。……⁷⁸

館，2004），頁 206。

⁷⁶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188-189。

⁷⁷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196。

⁷⁸（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彭殿珍是與劉翱一同拜入吳子光門下，而且兩人私交甚篤，吳子光說彭殿珍「與翊臣同心，可謂有師門風義者也。」⁷⁹可惜兩人皆早逝，吳子光為之作〈彭劉二生哀辭〉，言：「今斯文喪矣，明明彭鏗苗裔，如此不壽，老夫情誰能遣耶。」⁸⁰由此可見吳子光對於彭殿珍是與劉翱兩位優秀的學生比他早喪，這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心情情何以堪，如何能排遣。

四、劉翱（不詳—1876）：

字翊臣，貓裡街人，原籍廣東平遠縣（今廣東省梅州市平遠縣），為劉獻廷三子。因劉翱的嫡母，是吳子光家中姐妹，遂稱吳子光為舅舅。⁸¹同治元年（1862）吳子光居苗栗時，劉翱就與彭殿珍一同拜其門下，吳子光為此甚歡。劉翱就與彭殿珍，同舉茂才，又同樣嗜讀吳子光的詩文，兩人關係密切。

吳子光非常喜歡劉翱就與彭殿珍這兩位學生，特別是劉翱又與吳子光有姻親關係。然劉翱後來因「日飲水至石許，夜倍之，至易簣時猶然，世遂以為消渴疾也。」⁸²「消渴疾」，今謂之糖尿病。吳子光因劉翱的早逝，嘆「蔑之命矣夫」⁸³。又劉翱死後不到一個月，他年僅三歲的兒子也夭折，同時吳子光也有喪孫之痛，每見劉翱的母親，有同病相憐之感。

五、呂汝玉（1851—1925）：

號縵卿、璞山、舜鄰。神岡三角仔庄呂炳南長子，世稱「呂上舍」，鄉人稱「大老爹」。呂汝玉自幼即拜入吳子光門下，光緒七年（1881）被提督學政張夢元舉為博士弟子員，入庠邑為生員。吳子光譽其與呂汝修、呂汝誠為「海東三鳳」。⁸⁴呂汝玉著作有《璞山詩卷》，與其弟合著《海東三鳳集》，光緒七年和丘逢甲、傅于天等人同遊臺南時又有《竹溪唱和集》。⁸⁵光緒十四年（1888）繼其父成為「中和季」首事，其弟呂汝修又在這年中舉人。這使得呂家不論是在「科舉社羣」

⁷⁹（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⁸⁰（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⁸¹（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⁸²（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⁸³（清）吳子光，〈彭劉二生哀辭〉，《經餘雜錄》卷十一。

⁸⁴陳茂祥總編，《神岡鄉志》（臺中：神岡鄉公所，2009），頁1315。

⁸⁵蒐錄於（清）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著，王國璠編，《海東三鳳集》。

中，或是地方勢力，家族聲望都是如日中天，呂汝玉便在此時積極拓展家業版圖，呂家的許多土地在呂汝玉這一代才取得。⁸⁶

又除家業外，呂汝玉秉持家訓，對地方文教的推動不遺餘力，其功績持續到日治。呂汝玉於光緒十五年（1889）與霧峰林朝棟（1851—1904，字蔭堂）、⁸⁷大里吳鸞旂（不詳—1922，光緒十五年貢生）⁸⁸等人辦宏文書院，聘請丘逢甲任山長。日治時期捐納文英社址興辦岸裡公學校，後來又與林烈堂等人捐辦臺中一中等。⁸⁹呂家是地方上的望族，呂汝玉成為家主後，對於教育事業貢獻良多，在地方上更是倍受敬重。其養成除了家風以外，自幼的啟蒙教育更是不容忽略，而此即受啟蒙之師吳子光所教。

六、呂汝修（1855—1889）：

字豐泰，號宜壽，又號餐霞子。神岡三角仔庄呂炳南次子，自幼即拜入吳子光門下。光緒元年（1875）生員，與兄呂汝玉、弟呂汝誠一門三秀才，吳子光譽為「海東三鳳」。汝修於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科中式鄭懷陔榜第九十三名舉人，⁹⁰呂家以讀書為家風，家中藏書二萬一千餘卷，又聘名師以教導，至此終有成效，出了一名舉人，使呂家在地方文教的地位上達到頂峰。

呂家兄弟對吳子光以師禮事之，事事躬親而為，吳子光身體不適腹瀉不止時，呂汝修就照料至康復。因此吳子光謂之「老夫耄矣，以身家付二兒，以性命托三君……謂呂子汝玉汝修錫圭也。」⁹¹由此可見吳子光與呂汝玉、呂汝修之師生關係是極為親密，也顯示出呂家對於文教事業的不遺餘力。然，可惜呂汝修未能長壽，年三十四就辭世。他的詩清新典雅，頗為可誦，著有《餐霞子遺稿》。⁹²以及與其兄、弟合著的《海東三鳳集》、光緒七年（1881）和丘逢甲、傅于天等

⁸⁶楊惠仙，《神岡—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頁16-24。

⁸⁷鄭喜夫，《臺灣先賢烈專輯—林朝棟傳》（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第87頁。

⁸⁸陳炎正，《大台中傳》（臺中：臺中縣葫蘆墩文教協會，2004），頁40。

⁸⁹陳炎正，〈邱進士逢甲在台史跡探索〉（作者自印，2011），頁9。

⁹⁰陳炎正，《大台中傳》，頁40。

⁹¹（清）吳子光，〈義門呂氏厚贈記〉，《一肚皮集》卷六。

⁹²陳茂祥總編，《神岡鄉志》，頁1316。

人同遊臺南時所作的《竹溪唱和集》。⁹³

七、吳紹箕（1856—1934）：

字紹箕，號慶才，晚號「飛龍道人」，僖生。⁹⁴著有《沙坪飛龍洞雜記》，其生平由陳運棟於導讀中描述：

紹箕自幼承庭訓，及長又拜族長吳子光舉人為師，博通經史，由精音律。光緒十年二十九歲時，由新竹縣儒學正堂劉鳴盛循例給充「僖生」名份，之後長年主持苗栗英才書院，教授子弟，乞教者接踵而至，裁成頗眾，這批學子之後成為日據時期詩社「栗社」之主流。⁹⁵



圖 2-1 吳紹箕彈琴照

資料來源：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苗栗縣政府，2001），頁 11。

⁹³蒐錄於（清）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著，王國璠編，《海東三鳳集》。

⁹⁴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 202。

⁹⁵吳紹箕，《沙坪飛龍洞雜記》（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頁 19。

吳子光於同治元年（1862）來到苗栗，將吳紹箕收入門下，吳紹箕資質聰穎，生性豁達，尤精音律，愛好儒樂（圖2-1）。⁹⁶又日治時期「英才書院」改為文昌宮，吳紹箕仍於宮內設漢學園，教授漢文與絃樂，宣講儒學經典，隨時勸化，頗有佳績；又組儒樂團教練客家儒樂。⁹⁷並開設處女學園，招收女弟子，是開女子教育之先河。⁹⁸吳紹箕與吳子光同族，且為苗栗培育英才數人，尤善音律的他最著名的弟子有苗栗儒樂大師王順能。⁹⁹他的兒子吳頌賢（1884—1951）是「栗社」第一任幹事，曾參與羅福星的抗日活動，因負責推行黨務活動甚為積極，而遭當局逮捕。



圖 2-2 吳紹箕佾生執照

資料來源：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7。

⁹⁶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苗栗縣政府，2001），頁 12。

⁹⁷吳紹箕，《沙坪飛龍洞雜記》，頁 19。

⁹⁸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12。

⁹⁹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 202。

周怡然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吳紹箕在頭屋沙坪地區開設私塾，黃力雲（生卒年不詳）、麥瑞芳（生卒年不詳）請吳紹箕扶乩。吳紹箕有「佾生」的執照（圖2-2），「據廩生劉廷璧等稟稱，庄民人吳紹箕，其家親白，通曉音律，嫻習禮儀，堪該充補佾生額數，乞准恩充等情。據此本學覆查無異，除批示註冊外，合行給照。補此照給佾生吳紹箕收執，准其頂戴榮身，以襄祀典。」¹⁰⁰又博通經史，尤善音律，屬「科舉社羣」之一。日治時期吳紹箕在信善堂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學生麥瑞芳，朋友黃力雲、黃色雲都請他參與以及請教他扶鸞的方法與規矩。鸞堂是清末從大陸傳到臺灣的宗教組織，在日治時期大為盛行，這和鸞堂藉由扶鸞戒鴉片有關。¹⁰¹鸞堂藉由扶鸞的宗教儀式進行結社，而所謂的「扶鸞」是指神明透過人推動桃枝筆於沙盤上寫字，旁有人唱出神意，並有人記錄。參加此活動的成員稱作「鸞生」，受神意推動筆的稱為「正鸞生」，寫出的文章稱為「鸞文」，鸞文集結出版稱作「鸞書」。鸞堂的目的在於藉由扶鸞宣講、慈善救濟等活動，並積極宣揚儒家聖教，¹⁰²特別是在日治時期被日人統治下的臺灣，更是藉由鸞堂來宣揚傳統漢文化。

而在日治時期參與扶鸞的多是清之秀才、街庄長、保甲局長等富豪或地方上有名望之士。¹⁰³鸞堂在發展之初是具有強烈的文人色彩，¹⁰⁴而吳紹箕作為信善堂的關鍵人物，他所代表的就是清之秀才的角色，麥瑞芳、黃力雲、黃色雲則是富豪。除了影響信善堂的創設之外，吳紹箕也對頭屋、苗栗地區的鸞堂也有所影響。¹⁰⁵他憑藉著受吳子光的教育而累積出來的「文化資本」，在苗栗地區透過教書、透過鸞堂與地方望族一同保存並宣揚傳統文化。

本節列出了吳子光在中舉前收的七個學生。在地域上，這七個學生分佈於臺中與苗栗；在族群上，除了傅于天籍貫不詳以外，其他六人都是客家人。吳子光

¹⁰⁰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202。

¹⁰¹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1999），頁87、111。

¹⁰²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87。

¹⁰³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112。

¹⁰⁴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125。

¹⁰⁵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客家地區鸞堂之研究〉，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憑藉著他的「文化資本」，透過教育，為他的學生們累積「文化資本」，使他們能擠身「科舉社羣」。優秀的，如呂汝修考中「舉人」，則提升了他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而吳子光的學生們，除了彭殿珍與劉翱早逝之外，傅于天、呂汝玉、呂汝修皆有作品傳世，呂汝玉、呂汝修、吳紹箕與陳萬青都有參與地方文教的推廣。可以說吳子光的教出來的學生，皆有一番成就。

第三節 官員

吳子光初到來臺定居時，僅是秀才，在「科舉社羣」中地位還不是很重要。然，他文才出眾，受部分官員賞識、提攜，並與之往來。以下將列出在吳子光中舉以前就有往來的官員。

一、臺灣兵備道徐宗幹（1796—1867）

字伯楨，號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進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其治理臺灣期間，廣建書院，興辦義學，整頓綠營班兵，變通船政，頗有治績。¹⁰⁶到任後主持歲考時，吳子光成為臺灣府學廩生，補廩後文名漸起。徐宗幹很賞識吳子光，對他很器重，「徐君乃余作廩生時入泮，當時見其風槩，已知大器。」¹⁰⁷而吳子光也追隨徐宗幹已久，「遂受徐清惠公之知，深以國士相待；追隨者久之。」¹⁰⁸徐宗幹曾屢修書邀吳子光北上營求仕路。然吳子光生性恬淡，不營仕宦，遂專心儒學，於臺灣中部坐館講授，培養人才。對於徐宗幹，為感念其伯樂之恩，曾作〈上撫軍徐樹人夫子〉六首（附錄九）。

二、福建鹽法道吳大廷（1824—1877）：

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咸豐五年（1855）登順天鄉薦，初以拔貢，例得內閣中書；繼由軍功，簡放福建鹽法道。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赴福州鄉試時，吳

¹⁰⁶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25。

¹⁰⁷ （清）吳子光，〈寄徐次岳仲山孝廉書〉，《一肚皮集》卷三。

¹⁰⁸ （清）吳子光，〈一肚皮集序〉，《一肚皮集》。

大廷為監考官。兩人在福州認識，吳子光曾作四首七言律詩贈與吳大廷，並提名為〈呈齟使家桐雲先生〉（附錄九）。¹⁰⁹

吳大廷是左宗棠（1812—1885）的親信，然左宗棠與閩官不合，又即將從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吳大廷不欲捲入這是非之中，遂請調臺灣。隔年十月十七日吳大廷移調臺灣任臺灣道臺，兼理學政。同治年間，霧峰林家訟案不斷。同治二年（1863）出任臺灣道臺的丁曰健是霧峰林家的政敵，又曾聯合臺灣鎮總兵曾元福與巡府徐宗幹處處壓制林家。而左宗棠卻是偏向林家，有抑制丁曰健之舉。左宗棠與閩官之間的政爭，致使吳大廷調任臺灣後，處處受閩官排擠，導致他在臺灣極為辛苦。同治六年（1867）吳大廷第二次「乞病」，終得批准「內渡就醫」，遂離臺。¹¹⁰其著作甚富有《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小西腴山館文集》十二卷、《詩集》八卷及其他專著。¹¹¹

本節吳子光在中舉前認識的官員僅二位，而且都是吳子光在去考試時認識的，其中，徐宗幹與吳子光的情誼由其深厚。在吳子光因懷才不遇而困苦時，徐宗幹補廩吳子光為臺灣府學廩生之舉無疑使吳子光有如遇見伯樂般的高興，遂追隨。中舉以前的吳子光，雖然可以與臺灣三個地方望族相結交、收七位學生、與三位科舉社羣中人相認識，但在官員中，沒有到達舉人的功名是很難進入他們的人際網絡之中。是以吳子光在中舉前人際網絡中的官員數少，這跟吳子光此時僅僅是秀才有很大的關係。

第四節 科舉社羣

吳子光來臺定居後，除了認識地方望族、官員並且與地方上同屬於「科舉社羣」往來關係密切。這些「科舉社羣」中人，有的與吳子光同以教書為職，有的是流寓。

¹⁰⁹（清）吳子光，〈呈齟使家桐雲先生〉，《小草拾遺》，收錄於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¹¹⁰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7），頁 108-116。

¹¹¹（清）吳大廷，《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一、陳尹（生卒年不詳）：

字子衡，晚號覺覺子，梅州庠生，生卒年不詳。陳尹與吳子光是同鄉，陳尹是流寓人士，道光九年（1829）來台，設帳受徒於苗栗，人稱其為「琉球王先生」。吳子光曾為之作小傳：

覺覺子，姓陳氏，尹名，古梅州人也。少孤貧，耽讀書。甫弱冠，徑渡海數萬里外至琉球國，為夷王司訓蒙事。今世俗稱琉球王者以此。居久之，復附商舶來臺。……後卜居淡水之社寮崗，授弟子若干人。所得修，除酒食外，無餘貲。¹¹²

從上述可以看出陳尹的際遇，他年輕的時候曾到過琉球國，被聘為王子師。後坐著商船來臺灣，在社寮崗（今苗栗市上苗里）教書。喜歡喝酒，所得的束脩除了生活以外，都用來買酒，因此無積蓄。陳尹的詩多傑句，在鄉里間被傳誦，臺灣鎮總兵武隆阿就曾因為得到陳尹的詩而大喜。陳尹的性格木納，從不與人寒暄，人們對他多有忌憚，因此陳尹一生寡交。¹¹³

二、吳銘鍾（生卒年不詳）：

貓里街人，原籍廣東嘉應州。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曾慶崇榜舉人。¹¹⁴吳子光曾與之有忘年之交，兩人樽酒論文。吳銘鍾逝世後吳子光為之作文：

家新之銘鍾先生，以文名震耀鄉邑。稍壯，挾策遊海疆，每戰輒勝，固卓然豪傑壯士也。其為人品端學邃，且平易可親，有東漢風味。乙未舉鄉試，遂設帳于淡彰之交。凡所與遊，半芥拾青紫以去，非魏照所謂經師人師者乎。予生雖晚，猶及聞先生丰采，樽酒論文，相與傾倒不置。今先生登仙錄久矣。家世中落，顯有繼起者。甚而麥飯棠梨，竟作淒風苦雨……¹¹⁵

吳銘鍾是吳子光在中舉前的人際網絡中少數擁有「舉人」頭銜的，又兩人同樣以教書為職，彼此間會一邊喝酒，一邊議論文章，直至酒醉而倒。可見兩人情

¹¹²（清）吳子光，〈覺覺子小傳〉，《一肚皮集》卷四。

¹¹³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374。

¹¹⁴（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卷十三，頁195。

¹¹⁵（清）吳子光，〈瓣香齋小序〉，《一肚皮集》卷十八。

誼深厚，又彼此相互欣賞。

三、丘龍章（1833—1911）：

丘龍章，字誥臣，號潛齋，淡水廳銅鑼灣人（今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其十八世祖丘仕俊（丘龍章的祖父）乾隆年間渡臺開墾，居東勢角近山之溪心仔（今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巷），後居銅鑼灣。丘家原為豪強，至丘逢甲之父丘龍章時，棄武從文，咸豐年間補臺灣府學弟子員，旋食廩餼以訓導銓選為國子監學正，設教於里，獎掖後進。¹¹⁶

吳子光是在苗栗時結識了丘龍章，兩人私交甚篤，志趣相合，同為「科舉社羣」中人，亦同以教書為職。後邱龍章受邀至三角庄魏家任教，而吳子光亦在三角仔庄的呂家任教，又鑒於吳子光之名氣與神岡呂家之藏書有利於子丘逢甲讀書，便託吳子光為丘逢甲受業之師。

本節列出的三位吳子光在中舉前就認識的「科舉社羣」中人，這三位都與吳子光同樣以教書為職。在族群上，三人都是客家人；在地域上，三人都在苗栗，而且這三人都是嘉應州人。本著同鄉的關係，又同為科舉社羣中人，吳子光因此與之交好不足為奇。

小結

吳子光來臺定居到中舉以前，其人際網絡概如下圖（圖 2-3）。總計地方望族有三：三角仔庄呂家、岸里社潘家與苗栗劉獻廷；學生有七：傅于天、陳萬青、彭殿珍、劉翱、呂汝玉、呂汝修與吳紹箕；官員有二：徐宗幹與吳大廷；「科舉社羣」有三：陳尹、吳銘鍾、丘龍章。

而這些人際網絡的建立方式有幾種：一、姻親，與苗栗劉獻廷、劉翱的關係即是這樣。二、出眾的文采，這也是地方望族三角仔庄呂家、官員徐宗幹與吳大

¹¹⁶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 273。陳炎正，《邱進士逢甲在台史跡探索》，作者自印，2011，頁 5。

廷願意與吳子光交好的原因，就是因賞識其出眾的文采，認為吳子光大有可為。

三、地緣，吳子光到臺居岸里社，收傅于天為徒，又因擔任社師，與岸里社潘家結識。後因戴潮春事件到苗栗，因此收陳萬青、彭殿珍為徒，又與陳尹、丘龍章相識，即因位地理位置上相近，進而相識。四、宗親，吳紹箕即屬於此。以上此四種即為吳子光在此時建立其人際網絡之方式。

觀吳子光在中舉前的人際網絡，就地域而言，範圍大致上是在臺灣中部（圖2-4），僅官員是在臺南府城；就族群來說，劉獻廷、陳萬青、彭殿珍、劉翱、吳紹箕、陳尹、吳銘鍾、丘龍章都是客家人，傅于天原籍貫不詳，三角仔呂家是漳州客，因此吳子光的人際網絡是以客家人居多；若就「科舉社羣」的層次來說，吳子光的人際網絡中尚無擁有進士這樣層次高的功名者，網絡中的官員也很少。這也顯示了吳子光初到臺灣，在未考取「舉人」以前，其人際網絡的發展是有受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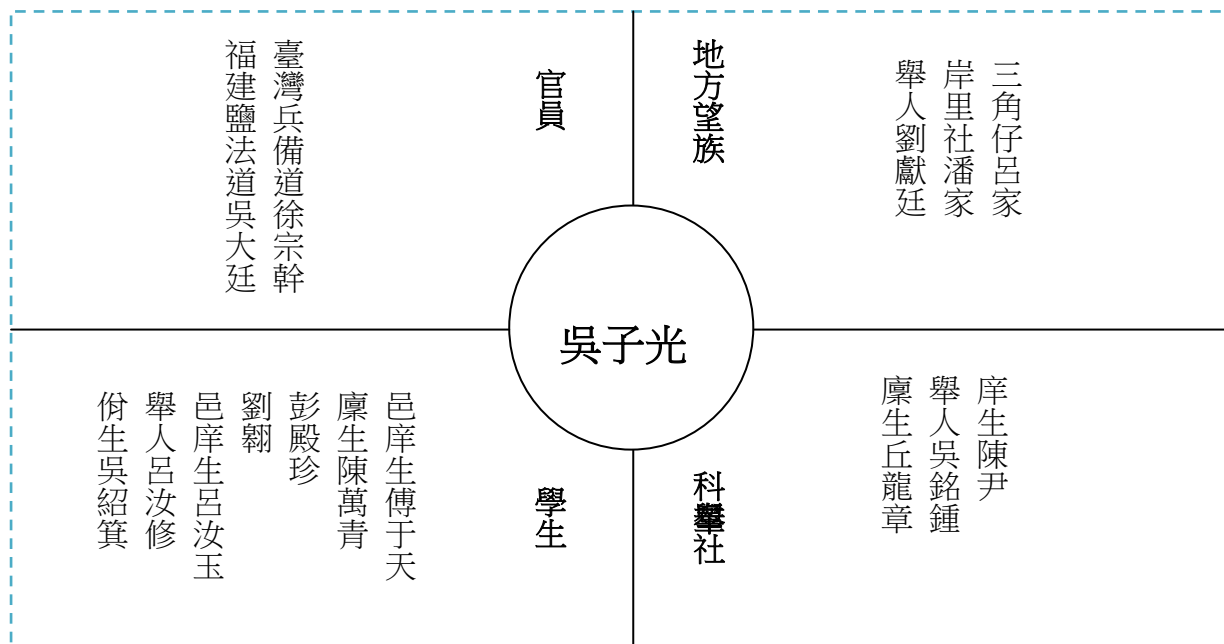


圖 2-3：吳子光中舉前之人際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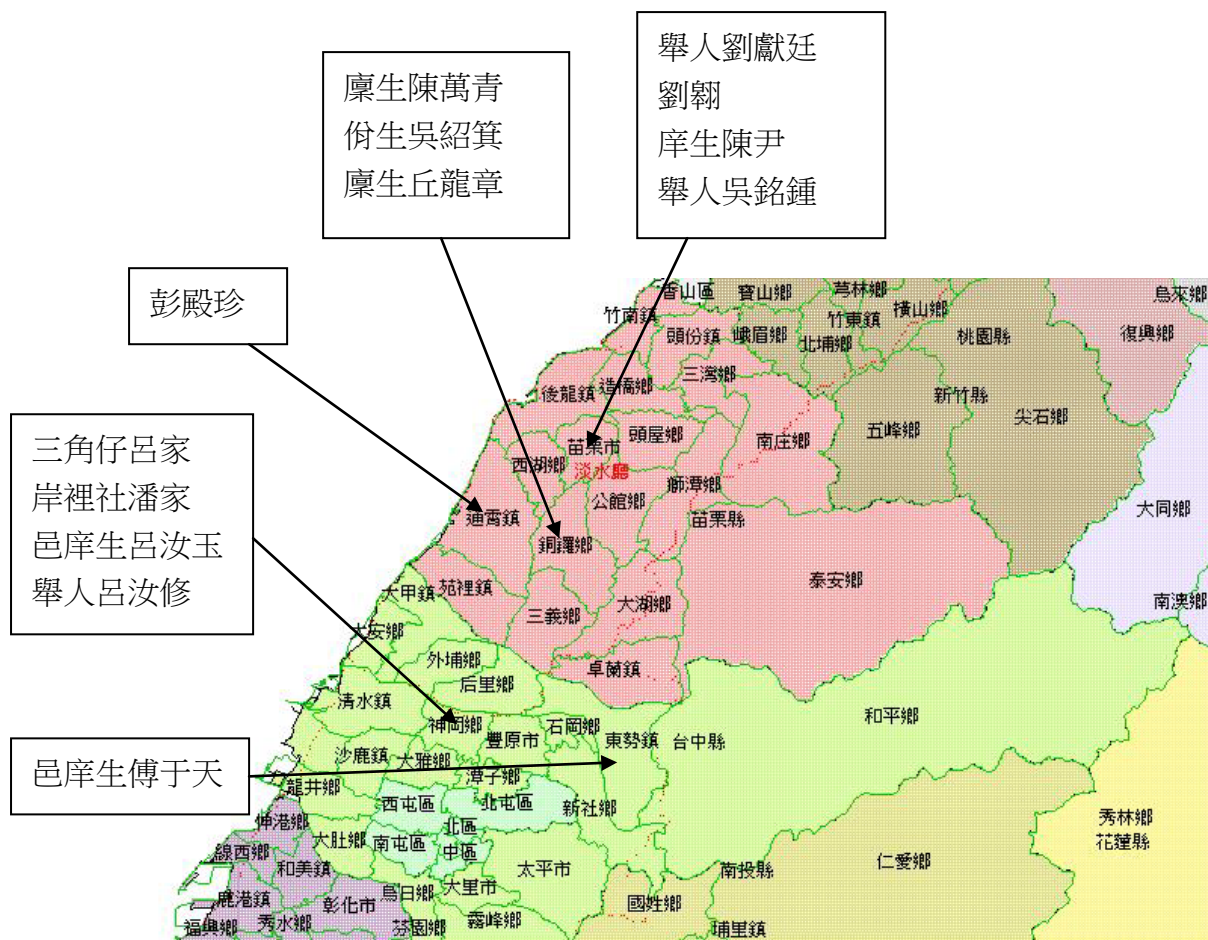


圖 2-4：吳子光中舉前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資料來源：底圖，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

第三章 乙丑中舉後的人際網絡〈1865—1883〉

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赴福州參加鄉試，中舉，一時間文名大噪，與之交遊者眾，往來無白丁。吳子光自中舉到光緒九年（1883）逝世，前後計十八年。期間，因為「舉人」的頭銜，使他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上升。本章的重點在釐清「舉人」的頭銜，對吳子光的人際網絡帶來了怎麼樣影響？其人際網絡有何改變？與其往來的是哪些家族？又收了哪些學生？但不可忽略的是，吳子光中舉前的人際網絡並沒有因此而中斷，而是持續的再進行。前章所提到的三角仔呂家、岸裡社潘家、丘龍章等人，以及他的學生們在吳子光中舉後依然保有密切的往來，然前章已論述吳子光與這些人個別的關係，遂不在本章的各節中再次討論，但會於本章末討論整個人際網絡的形成時放入。

第一節 地方望族

一、竹塹林占梅（1821—1868）：

林占梅幼名清江，字雪邨，號鶴山，又號巢松道人。生於道光元年（1821），淡水竹塹人，原籍福建同安。始祖三光以明季自同安來臺，居於臺南一帶，後因祖紹賢，復辦全臺鹽務致富，發跡後遷居竹塹。紹賢生有子七，長祥瑞，生占梅，早卒；占梅遂由季父祥雲撫養。¹林占梅少穎異，讀書知禮，雖然是豪富出身，但精通詩畫、音樂、騎射，儼然有時下名士之風。進士黃驥雲（字雨生，道光九年進士，1801—1841）妻以女。林占梅年十一歲，黃驥雲便攜林占梅遊京師，²出入縉紳門，學乃日殖。其性格豪邁，好交名下士，濟困扶危，不惜萬金。道光二十九年築「潛園」於竹塹城西門內，佔地兩甲餘，之後一直有陸續的擴建，前後

¹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902。

²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26。

二十年餘。是當時竹塹地區「科舉社羣」社交生活的據點之一，其詩集《潛園琴餘草》更是傳頌一時。³

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中舉後，自滬尾登陸返臺，途中經過竹塹城，受林占梅之邀，遊「潛園」。時「歲乙丑，余過其處，見一樓上署曰：三十六宜梅花書屋。余疑焉！」⁴為什麼吳子光有疑呢？其原因在於「賞梅」的典故是出自北宋張功甫的《梅品》：

花宜稱二十六條：為淡雲、為曉日、為薄寒、為細雨、為輕煙、為佳月、為夕陽、為微雪、為晚霞、為珍禽、為孤鶴、為清溪、為小橋、為竹邊、為松下、為明窗、為疏籬、為蒼厓、為綠苔、為銅瓶、為紙帳、為林間吹笛、為膝上橫琴、為石枰下棋、為掃雪煎茶、為美人淡妝簪戴云。儻指數之恰得二十六種，今日三十六種宜，誤矣。廳志亦沿其誤，尚待改正。」⁵

如要說清代臺灣第一位學者，吳子光當之無愧。吳子光擅長考據，也好考據，⁶其文經常引經據典，其來有自。加之其成長的背景，自六歲始讀書，其父為之築的「啟英書室」藏書萬卷。吳子光到臺定居時，又於藏書兩萬一千餘卷「筱雲山莊」坐館。大量的藏書是吳子光學習知識的依據，更是他寫文章、做研究所憑藉的。身為一個文人，有紙、有筆，就可以創作；但身為一個學者，若沒有大量的藏書，豐富的知識，是不能成就一個學者的。吳子光擅長典故、考據，對於「潛園」中用錯典故，當下便有疑慮。但因「終以交淺言深為嫌」，⁷而沒有當面提出。然而，像吳子光這樣一個有學者風範的舉人，明知有錯又不能指證，是很難以忍受的。加之楊浚（1830—1890）修的《淡水廳志》隨著「潛園」引用錯了典故，⁸這讓擅長考據凡作文均要有所據的吳子光，在光緒三年（1877）寫了〈與

³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 28-29。

⁴（清）吳子光，〈與林處士囑改園中額字書〉，《芸閣山人集》。

⁵（清）吳子光，〈與林處士囑改園中額字書〉，《芸閣山人集》。

⁶關於吳子光好考據可參見王幼華，〈吳子光雙峰草堂連作創作技巧論析〉，頁189-228。

⁷（清）吳子光，〈與林處士囑改園中額字書〉，《芸閣山人集》。

⁸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林處士囑改園中額字書》一文，期待可以將這樣的錯誤改正。由此可見吳子光的學者風範與對於考究的執著的性格。

從吳子光因路過才到「潛園」一遊來看，彼此間並無深交。又黃朝進的研究中指出林占梅與徐宗幹交好，兩人是師生關係，⁹而吳子光又與徐宗幹關係密切（前章已論述，在此不多作贅述）。又鄭、林兩家雖有姻親關係，但彼此間又存在著競爭的關係。¹⁰是以筆者認為吳子光路過竹塹城不到鄭家「北郭園」而至林家「潛園」作客，乃因兩者是屬於不同的人際網絡之故。而吳子光會受林占梅之邀而遊「潛園」，並不代表吳子光與林占梅兩人關係良好，僅僅是因為兩人同徐宗幹交好，被劃為是同一個人際網絡的關係。從吳子光說道的「交淺言深」，至於為什麼淺交，黃朝進引吳子光對某園林之感：

余自光緒紀年後，車塵僕僕彰、淡間，每見一邱一壑，雞犬桑麻，皆含畫意，謂此處人家，何修而獲居福地也。又遊歷園林，見園中樓臺花木極盛，一水一石，隨處具徵巧思，意甚羨之。問所居停，半勢利場中熟客。一二齷齪小儒，又無能為園林生色；猶柴桑藝菊之夫，孤山植梅之叟，僅為群花作僮僕耳。此事於淵明、和靖二公無與也。董應舉謂富商大賈只逐繁華，山人韻士絕無實興；以若所云，孤負名園多矣。¹¹

黃朝進認為文中雖未指名道姓指稱是「潛園」，但可能性很大。筆者認為吳子光遊的園林並不多，要地處彰、淡間，極具巧思的園林，且有梅花，又是富商大賈。吳子光未曾遊「北郭園」，對呂家的「筱雲山莊」多是讚賞之詞，未見有批評，且出入「筱雲山莊」的丘逢甲、呂汝玉、呂汝修、謝道隆等人都不是「小

346。

⁹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 38。

¹⁰關於鄭、林兩家的關係的研究有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之研究〉，輔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謝志賜，〈道咸同時代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此處是引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 156-163。

¹¹（清）吳子光，〈記諸山形勝〉，《一肚皮集》卷十七。

儒」。反觀林家，未曾有一人得到秀才以上的科舉功名，所以文中所指應當是「潛園」。吳子光因為中舉加之徐宗幹的關係，受竹塹望族林家的重視而遊「潛園」，但顯然的吳子光對於林家並無太多的好感，認為林家是「富商大賈只逐繁華」，「潛園」有負其名，因此淺交而已。

竹塹地區在咸豐年間興起興建園林的風潮，除了竹塹城鄭用錫的「潛園」和「北郭園」之外，尚有大龍峒庄陳維英（1811—1869）的「太古巢」與「棲野巢」，此築園風潮延續到光緒年間。¹²臺灣中部呂家的「筱雲山莊」與霧峰林家的「宮保第」與「萊園」亦是在此時間落成，這顯示社會發展從移墾社會轉向文教社會。在林占梅的經營下，道光二十九年（1849）開始興建「潛園」，不但建築結構精美，加上林占梅擅於詩書，因而呈現出不凡的文人氣息，成為「潛園吟社」活動的據點，因而被譽為「文酒之聖冠北臺」。¹³林占梅的「潛園」成為北臺灣「科舉社羣」以文會友的場域。因此，凡是具有名氣的人來到竹塹城，多半會被請到潛園作客。

本節的地方望族雖然只有一家，但其意義非凡。吳子光中舉返臺，得以受邀遊「潛園」，可見吳子光因中舉而聲名大噪，雖然與林占梅僅是淺交，仍受林占梅這位竹塹城巨富的青睞；相對的吳子光受邀到潛園作客，也大大提升他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同時也表示吳子光因為「中舉」使其人際網絡擴張，踏出臺灣中部以外的地區。

第二節 學生

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中舉，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更加提升；次年三角仔庄呂氏的「筱雲山莊」落成，吳子光受聘於此講學。筱雲山莊的藏書兩萬一千餘卷，又有名師的加持，吸引了無數「科舉社羣」中人前來就讀，使此地成為

¹²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70。

¹³徐慧鈺，〈林占梅資料彙編〉〈三〉，頁1-3。

中臺灣人文薈萃之地。以下將列出吳子光中舉後所收的學生。

一、呂汝誠（1860—1929）：

呂汝誠字鶴巢，號錫圭，「海東三鳳」之一，呂炳南三子。光緒年間廩生，鄉人稱「三老爹」。¹⁴呂汝誠是吳子光中舉後才收的學生，也是啟蒙師，與其兄呂汝玉、呂汝修一同被譽為「海東三鳳」。但因兄長的名氣較大，且呂汝誠與呂汝玉、呂汝修在年齡上分別差九歲與五歲，當兩位兄長已進入「科舉社羣」時，呂汝誠尚年幼，是與在「海東三鳳」中較被人少提及的。曾於明治三十年（1897）曾任三角區區長，明治三十五年（1902）任社口區區長。

二、丘逢甲（1864—1912）：

丘逢甲，字仙根，號螯庵，晚號倉海君。淡水廳銅鑼灣人（今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坪縣（今梅州市蕉嶺縣）。生於同治三年（1864），四歲就傅，由父丘龍章教之。書過目能頌，有神童之譽。年十四時，吳子光設教於神岡呂家，丘逢甲因此師事吳子光，博覽「筱雲山莊」之群籍，後以詩文名海內。¹⁵也因為與呂汝玉、呂汝修、謝道隆、吳師廉、傅于天一同在此讀書的關係，所以與這些人關係良好，從其遊。光緒三年（1877），丘逢甲取進秀才，撫憲奇之，遂贈「東寧才子」印。光緒六年（1880）「筱雲山莊」呂氏昆仲之母游太夫人五十歲壽，因為丘逢甲與呂汝玉、呂汝修是同儕也是好友的關係，受邀出席壽宴，並即席作詩三首以祝賀。因才華出眾，吳子光讚其前程無限。光緒十四年（1888），丘逢甲中舉，越明年，中進士，時年二十五歲。他寧願回臺灣當個教書匠也不願意留在中國當官，原因除了他認為當個「窮京官」。¹⁶歸臺後主講臺南崇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臺中宏文書院，兼以經世致用，教育生徒。¹⁷

吳子光原來即與丘逢甲之父丘龍章私交甚篤，同為「科舉社羣」中人，又同

¹⁴陳茂祥總編，《神岡鄉志》，頁 798。

¹⁵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 273。

¹⁶楊護源，《丘逢甲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23。

¹⁷劉振維，〈臺南海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朝陽人文社會學刊》6 卷 1 期（2008 年 6 月），頁 315。

以教書為職。後丘龍章受邀至三角庄魏家任教，此時吳子光在三角仔庄呂家的「筱雲山莊」任教，因鑒於吳子光的名氣與呂家「筱雲山莊」之藏書，便託吳子光為丘逢甲受業之師。丘逢甲的啟蒙之師是其父，學的是讀書識字，然而學習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啟蒙階段，而吳子光就是擔任丘逢甲最重要之思想啟蒙時期的老師。再者，丘逢甲因受教於吳子光而進入其人際網絡，並與網絡中的謝道隆、呂汝玉、呂汝修、吳師廉、傅于天互為認識，結為同儕。而進入這個網絡與之有連結，這對丘逢甲日後抗日活動有很大的幫助，此顯示了人際網絡的助力。

三、謝道隆（1852—1915）：

謝道隆幼名長聰，字頌臣，又作頌丞，因排行第四，故詩友亦稱其為「謝四」。光緒年間庠生，彰化縣揀東堡田心仔庄人（今臺中市豐原區田心里），原籍廣東大埔線桃源村。生於咸豐二年（1852），卒於大正四年（1915）。乾隆十八年，謝道隆的曾祖父來臺開墾，以務農為業。謝道隆的父親謝樹棠，字運湖，國子監生，習白圭之術（即醫術），仁心濟世，里閭稱道，不十年間，家資巨萬。¹⁸吳子光對其父有作傳：

其父謝樹棠食貧力作，至是習白圭什一之術，不十年，陡發家貲巨萬金，戶庭煥然。至今謝氏門中稱禮法者，猶於君家首僕一指云。揀東為閩、粵錯處之區，功利夸詐，爭以勢力相雄長，雖睚眦小故，亦必尋仇報復揀，不稍留餘地讓人。……蓋公性謹厚，而料事多億中，口未嘗言人臧否，然胸中涇渭辨白甚明，有褚季野皮裏春秋風味，士論歸之。

……嗣後以勞瘁故，一病遂不起，卒年五十四。…哲嗣道隆，郡庠生，孝友雍睦，書聲徹夜聞戶外。其親賢愛客，蓋猶有父風云。¹⁹

¹⁸陳庚金，《臺中縣鄉賢傳》，頁 55。

¹⁹（清）吳子光，〈國子生運湖謝君家傳〉，《一肚皮集》卷四。

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事件，因謝家家富，且與義首羅冠英私交甚篤，戴黨遂不利於謝家。謝樹棠攜眷避走內山，同治三年（1864）八月以勞卒。謝道隆克紹父志，偕丘家招佃開拓大坑一帶山區，自設蔗廊（部）產銷，且拓殖日增。²⁰謝道隆為丘逢甲的表兄，早年從苗栗謝錫朋受書，後到三角仔庄呂家的「筱雲山莊」入吳子光門下，與呂汝修、呂汝玉、丘逢甲、吳師廉交誼頗深。光緒元年（1875）以第五名入府學。因才氣高，光緒十六年（1890）應上楓樹腳（今臺中縣大雅區）張家之請授學於「學海軒」。其著作有《小東山詩存》，民國三十四年九月，由其子謝秋濤刊印。²¹

謝道隆師事吳子光，常有往來，曾為師作詩一首：

斗山才望早高華，晚歲秋攀月裏花，不向功名存芥蒂，全憑文史作生涯。
乾坤兩眼空餘子，著述齊身擅大家。幸許彭宣參一席，後庭絲竹正堪誇。²²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謝道隆對其師推崇至「斗山才望早高華」，著作齊身至「大家」，對吳子光的性格描述是「不向功名存芥蒂，全憑文史作生涯」。吳子光對謝道隆的描述是「風雅士也，嗜讀書，不競紛華。」²³可見兩人在性格上是極為相似的，皆不汲汲於功名利祿，而愛好學問。吳子光在〈德門謝氏贈物記〉中言：

余世父熊生公，善醫常往來其家。以愛及所愛，遂締交。每歲遊展所至，曲盡縑衣之誼。……則移漆雕氏皮縶以供之，已足見縞交情，僑札輩不得專美于前矣。然尤不止此，素蓄畫磁盤一，新購爭坐位碑刻一，皆舉而歸諸山人。²⁴

謝道隆拜吳子光為師，以師禮事之，因兩家又為世交，常往來，時有束脩以

²⁰陳庚金，《臺中縣鄉賢傳》，頁 56。

²¹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頁 90-91。

²²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十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0），頁 51。

²³（清）吳子光，〈德門謝氏贈物記〉，《一肚皮集》卷六。

²⁴（清）吳子光，〈德門謝氏贈物記〉，《一肚皮集》卷六。

外贈物。時皮緝、畫、磁甚貴，然謝道隆贈之，是以關係親密。謝道隆中秀才後，從其師以教書為職，而未繼續求取功名。光緒十六年（1890）應大雅望族張家之請授學於「學海軒」，其門下多俊秀，有傅錫祺、張書柄、張德林與張麗俊。謝道隆與其門生又與其他文人，例如：林癡仙、林資修、林幼春、蔣渭水等人為友，而形成了以吳子光為中心的文人人際網絡中，次一級的文人人際網絡。

四、 潘永安（1861—1938）：

潘永安族名瑪下納該丹，是岸裡大社第二十三代總通事，也是末代通事，其任期自光緒十七年（1891）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是年廢通事制度。²⁵潘永安自幼年即受漢文教育，師從吳子光，是被喻為最通曉事理而且聲望高博之通事。後來潘永安成為基督徒，並於光緒二年（1876）前往府城就讀於「大學」。昭和十年（1935）潘永安自行編著《岸裡社潘家系統》是用毛筆書寫而成，書中即自述自己的漢文是受教於舉人吳子光，之後受洗入教，與英國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ill）醫師、李麻牧師（Rev. Hugh Ritchie）往來密切。²⁶

五、 吳師廉（生卒年不詳）：

譜名茂郎，生員。吳子光堂伯吳熊生的孫子，也就是吳子光的侄子。同治九年（1870）吳子光講學於「文英書院」，「從遊者有呂氏昆仲、傅子亦、謝頌臣、吳師廉等。」²⁷又同治十三年（1874）「生員吳師廉等五十三人，結關聖帝君祀典會。」²⁸吳師廉自吳子光在臺中「文英書院」講學時，就一直跟在吳子光的身邊，因此與吳子光的其他學生關係很要好。

本節列出吳子光中舉後收的五個學生，加之前面的七位，吳子光的學生中名留於史的共十二位。而楊添發在研究大龍峒舉人陳維英時，列出的學生則是八

²⁵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三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頁9。

²⁶計文德，〈台灣原住民平埔族整理族譜之觀察－以《潘睦派下潘氏族譜》為例〉，《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一期（2004年10月），頁42。

²⁷林世珍 陳光華 鄭榮松編，《臺中縣志》卷首第二冊（臺中：臺中縣政府，1988），頁103。

²⁸陳炎正主編，《豐原市志》（臺中：豐原市公所，1986），頁22。

位，²⁹吳子光與之相比，在作育英才上更勝一籌。他的十二位學生，有的活躍於教育界，如丘逢甲、謝道隆、吳紹箕等等，進而型成一個教學圈（圖 3-1）；有的推廣地方文風，如陳萬青、呂家三兄弟、吳紹箕；有的留有著作傳世，如傅于天、丘逢甲、謝道隆、吳紹箕與呂家三兄弟。他們藉由吳子光的授課來維繫彼此間的情誼，情感深厚者，如傅于天、丘逢甲、謝道隆、吳師廉與呂家三兄弟，又如彭殿珍與劉翱。吳子光透過教育為他的學生們累積「文化資本」，使其在地方上成為科舉社群的一部分，並為臺灣的教育與提升文風各盡一份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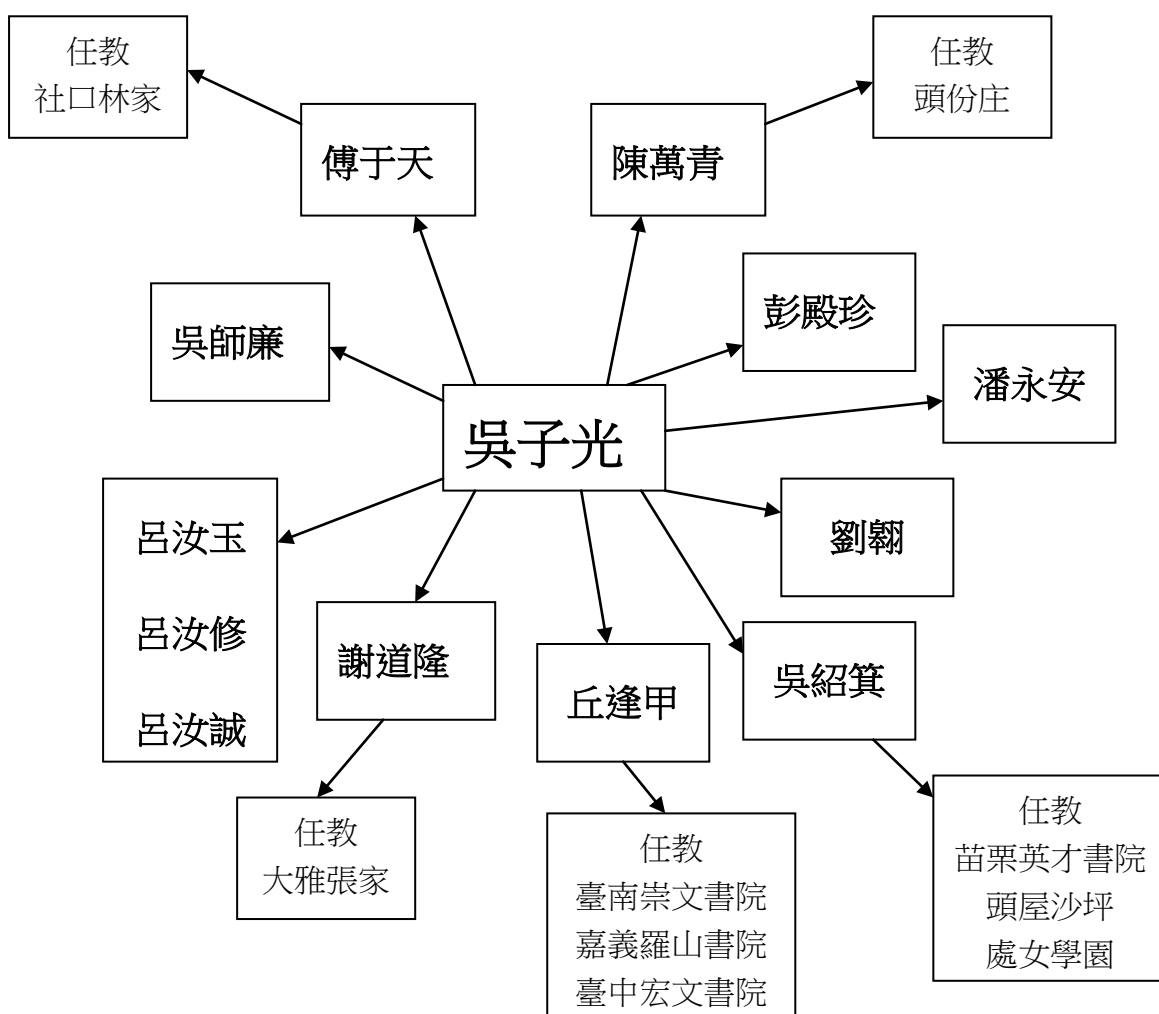


圖 3-1 吳子光教學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²⁹這八位學生分別是陳雲林、陳霞林、連日春、潘永清、潘成清、曹敬、張書紳與陳樹蘭。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6。頁 49-58。

第三節 官員

清代臺灣因地處邊陲，其風俗文化有別於大陸，因此，被派來臺灣的官員們在初到任，對地方事務不熟悉時，「科舉社羣」就經常會成為的官員們諮詢的對象，特別是擁有舉人、進士功名者。吳子光中舉，除了使他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提升以外，也受到官員的賞識，並與之交往，以下將列出在吳子光中舉後與之有交往的官員。然，清代科舉社羣偶有吹捧官員之作，但這並不代表與之相交，葉靜謙在其作品中，與吳子光有往來的官員列出多項，有幾位經筆者考證後，認為證據不足而未列入，例如：同治八年（1869）九月任分巡臺灣道兼提督學政的黎兆堂（1827—1894）。葉靜謙以吳子光為黎兆堂作〈輿誦篇〉，繫以七律四首，其一寫道「廿年簪筆冠蓬萊，皇路馳驅負異才。包老何曾關節到，使星遙識益州來。功名鐘鼎千秋定，衡嶽雲山此日開。留取襟帷真面在，有人風骨傲寒梅。」而認為兩人有相交，³⁰但筆者翻遍《吳子光全書》卻找不到吳子光與黎兆堂兩人互動的書信，或有一同出席某宴，或經某人介紹而相識。〈輿誦篇〉僅可見在吳子光心目中黎兆堂是「傲骨寒梅」真氣節之能士，是欣賞之意，並不表示相互認識。再者，有薩雁南致書吳子光，惋惜吳子光不能北上，並稱讚他有「奇良史才，是役也。」³¹吳子光有覆書感恩薩雁南的惜才之恩，然，薩雁南何許人也？葉靜謙將之列為與吳子光有往來的官員之一，然因資料缺失，僅簡述之。³²筆者在查閱史料時，也未看到與薩雁南有關之資料，葉靜謙何以將之列為官員？像這樣只知其名不知其人之生平、籍貫或交往經過者，在吳子光的作品中不少，在下一節也會提到部分這樣的人。礙於史料的不足，僅在此稍提此人。以下則討論在吳子光中舉後與之有交往的官員。

一、太僕寺少卿丁紹周（1821—1873）

³⁰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頁90。

³¹（清）吳子光，〈答薩雁南書〉，《一肚皮集》卷三。

³²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頁93。

字亦溪，丹徒人。吳子光以臺灣籍赴福建省的省會福州參加鄉試時，主考官為太僕寺少卿丁紹周。吳子光中舉後因感念丁紹周之提拔，遂作〈寄座主丁亦溪夫子書〉與以感念。³³此信因當時郵差不發達遂延遲了兩年於同治八年（1869），才送達丁紹周手中。丁紹周則有回信與吳子光並讚其曰：「巧用典，巧構思，大江南北數千里，豈易覲一枝五色筆。」³⁴兩人雖在這之後再無往來，但吳子光亦感念其恩。相較於另一位考官湯四如（生卒年不詳）吳子光亦有為之作文，³⁵但湯四如並未回覆吳子光。丁紹周回覆了吳子光的信，也無疑的給吳子光為文的信心。

二、淡水同知陳培桂（生卒年不詳）：

陳培桂字香根，廣東高要人（今廣東省肇慶市高要市）。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舉人。於同治八年（1869）接替富樂賀（生卒年不詳）於臺灣擔任淡水同知。³⁶陳培桂與吳子光同為粵人，他對吳子光的古文極為賞識，吳子光的〈書茅選八大家文集後〉言：「余性喜古文，以著述為敝帚之官久矣。獨陳香根深嗜之，此煌煌者，直接有唐三百年古文真氣脈，而世人不知為可嘆也」。³⁷翌年邀吳子光協助編修《淡水廳志》：

乙丑舉於鄉，因得與名公鉅卿遊。一時獻縞贈紵，若交臂失之，遂以詩文鳴縉紳間。會香根陳侯奉檄署淡水篆，既至，政成民和，有議修廳志之舉。侯與僚友謀曰：『江淹有言，修史莫難於志；今郡邑志即史之流派也，非才學識兼長與其人心術品行粹然無傾險側媚之習者，不足以膺厥任，微吳君吾誰與歸？』即遣使幣聘，一見如平生歡。侯名培桂，高要名士，屢司分校，有吏才，盡脫烏紗局

³³（清）吳子光，〈寄座主丁亦溪夫子書〉，《一肚皮集》卷二。

³⁴（清）吳子光，〈寄徐次岳孝廉書〉，《一肚皮集》卷三。

³⁵（清）吳子光，〈贈香根先生有序〉，《小草拾遺》。

³⁶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頁82。

³⁷（清）吳子光，〈書茅選八大家文集後〉，《經於雜錄》卷四。

俗套，為余籌及家計與身後名；安邑豬肝，情意殷渥，雖令狐楚之待玉谿生，不是過也。嘻！此種風雅，其不可求之塵寰俗吏明矣。³⁸

從上文可知，吳子光因為中舉而得與名公鉅卿遊，顯示出他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是上升，而且名聲被廣為人知。時陳培桂任淡水同知，欲修《淡水廳志》，與幕僚討論到修志的人選時，鑒於修史中最難的莫過於修地方志。修志之人必須要是才、學、識兼備，並且品德良好，更重要的是要不失偏跛之人。而這樣的人選除了吳子光還有誰可以勝任？可見陳培桂對於修淡水廳志的第一人選，是吳子光。文中「即遣使幣聘」昭示著陳培桂也確實赴諸行動，聘請吳子光修《淡水廳志》。吳子光以「安邑豬肝」³⁹的典故來表達對陳培桂的愛才。

然，今所見之《淡水廳志》確不見吳子光的版本，僅見吳子光之名於楊浚所修的《淡水廳志》中被列為採訪。⁴⁰這是為何？關於《淡水廳志》有不論是鄭用錫撰寫的版本或是林豪撰寫的版本以及楊浚撰寫的版本，都被學界廣為討論。但吳子光曾被陳培桂聘請修志一事，卻鮮少被人所提及。楊浚的《淡水廳志》一刊行，便引來林豪的諸多不滿，遂撰〈淡水廳志訂謬〉加以批駁。但他撻伐的對象是陳培桂，而非楊浚，此因陳培桂就楊浚的原稿修改再刊行，遂將責任歸咎於陳桂林豪說陳培桂「陳君聰明自負，其意在拔幟立幟，遂不覺矯揉造作以至此也。」⁴¹。又言：

培桂所刊之本，或前後易置、或改換門目、或增損字句，究不能出原稿範圍；而又有心立異，遂使顛倒錯亂，以訛傳訛，不類不倫，自相牴牾，幾於不可枚舉，則好異之過也。嗟乎！⁴²

³⁸（清）吳子光，〈一肚皮集序〉，《一肚皮集》。

³⁹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肝，屠者或不肯為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之，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後意士子生活貧困，而地方官吏愛才之意。（漢）班固，〈閔貢傳〉，《東觀漢記》卷十七。

⁴⁰（清）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8。

⁴¹（清）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頁462。

⁴²（清）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頁462。

由文中可之林豪是將《淡水廳志》的過錯全推給了陳培桂。認為是因為陳培桂的修訂才導致謬誤多。過去討論楊浚的《淡水廳志》，最早有連橫於《臺灣通史》對楊浚的評價，連橫認為楊浚修的《淡水廳志》其文多謬且挾其私心，以這樣的標準去衡量人物，是不足以徵信的。⁴³然而因連橫對楊浚的批判，加之後來的地方志多引用連橫的看法，遂使楊浚在修志一事上，後世對其評價多有抨擊。再者有尹章義認為的陳培桂重竹塹鄭家而抑林家就如同林豪所言，是犯了「偏、悖、私、蔽」的毛病，對於所稱的「謬誤」其實是意見不同十之八、九；真正的史實的謬誤實值一、二而已。並認為陳培桂介入鄭家與林家的對立而損害《淡水廳志》的價值實在不值得。⁴⁴近年來則有黃美娥透過楊浚的手稿，對其作品的釐析來了解楊浚的行誼與在臺相關事蹟，企圖為楊浚編纂《淡水廳志》而染得汙名一事為之翻案，重新評價其功過。⁴⁵可以看出前人在研究《淡水廳志》時，多著重於陳培桂、楊浚與林豪這些主事者。然而歷史不應以成敗論英雄，吳子光因修志一事敗陣下來，卻落得後來學者在討論修《淡水廳志》時，獨獨漏了吳子光，或論述不清。由於本文主要是研究吳子光的人際網絡，而非討論各版本的《淡水廳志》，遂不在此討論各版本的《淡水廳志》之體例、優劣與後世評價，僅就吳子光修志一事與修志不成以及他對此事的態度作討論。

關於修《淡水廳志》一事前面已談到陳培桂聘請吳子光修志一事，以下便從吳子光的文章中討論之後的發展。

初陳司馬培桂之設志局也，事在同治戊辰間，業關聘有專責矣。是臺帥薦其幕客某至，客亦某科乙榜，素以燕國公自期許者也。司馬以問余，余曰：「何害？甯不聞歐宋修唐書事例乎，居無何？」司馬誕日，邑人士以侑觴之辭屬余，余曰：「有客在，盍商之？」客果攘臂而起，以當仁互不讓也。文成，余視之，曰：「孽矣。如此鴻才，欲于誌局中分一席坐位，是淮

⁴³連橫，《臺灣通史》，頁904-905。

⁴⁴尹章義，〈清修臺灣方志與近三十年所修臺灣方志之比較研究〉，《臺灣開發史研究》，頁495-496。

⁴⁵黃美娥，〈清代流寓文人楊浚在臺活動及其作品〉，《臺北文獻》127期（1999年3月），頁73-122。

陰絳灌並列漢廷無庸。我不顧行遯耳，會司馬至局，因畫二說以進，曰：「修史莫難于志，鄭夾漈（鄭樵，撰《通志》，1104—1162）曾言之，乞捐二千金，以虞廷考績為例，三載□事，當成一家之言，卓然為三百里山川增色也；若然宋金華修元史之例，限六閱月成書，能事逼促，非特無此才，亦無此精力。」幸舊稿具存，某客無恙。姑以傭書之役歸之，則山人可擱筆以去矣。⁴⁶

吳子光為文有一特點，就是偶爾稱自己為「某某」或喜將人名以「某」或「客」隱匿，特別是淺交之人或是當吳子光要批評某人時，常以此稱之。但不難看得出，文中的「客」是指楊浚。楊浚，字雪滄，號健公，又號「冠悔道人」，福建福州侯官縣人，他「能通經史，又悉諸子百家，兼善金石、書法，工詩文，考證之學亦有涉獵，佛經典籍並有濡染，多才多藝的飽學之士。」⁴⁷可見楊浚的才華洋溢，加之舉人的功名，使他在淡北「科舉社羣」中擁有重要的地位。而從上文中透露出幾點，一是吳子光的人際網絡；二是修志一事吳子光對於楊浚的看法；三是吳子光對於修志的態度。就其人際網絡來說，上文顯示出吳子光出席了陳培桂的壽宴。在這壽宴中，吳子光已從陳培桂口中事先聽聞這位以善長文學出名燕國公張說（667—730）自許的楊浚之名，然後有「邑人士」，即城中人向吳子光勸酒時提到楊浚之才。長時間居於臺灣中部的吳子光能受邀出席淡水同知陳培桂的壽宴，一來顯示著他與陳培桂的關係非常好，二則顯示其「舉人」的地位能與之同席。而能出席淡水同知的壽宴的人，不是官員就是地方望族或「科舉社羣」中人，楊浚便是其一。雖然文中並沒有提及壽宴中其他人，但楊浚能參與壽宴，那舉薦他，與他關係良好又是地方望族的竹塹鄭家參與壽宴的可能性非常大。上一節提到吳子光遊「潛園」，其作品中未見遊「北郭園」，但這並不表示吳子光不認識竹塹鄭家。礙於目前無法找到史料以佐證吳子光與鄭家之關係，但從楊浚也出席陳培桂壽宴一事來看，吳子光見到鄭家的可能性很大。而這一場壽宴也足以見到吳

⁴⁶（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⁴⁷黃美娥，〈清代流寓文人楊浚在臺活動及其作品〉，頁81。

子光中舉後於北部人際網絡之拓展。再者，修志一事雖未成，然參與修志者眾，多半是北部科舉社羣中人。吳子光雖求去，但參與修志也已有一段時間，自然會認識部分北部科舉社羣中人，這是有助其人際網絡之擴展。

關於楊浚此人，本文僅就吳子光對於楊浚的看法作討論。初次從陳培桂口中聽到要讓楊浚參與修志一事，吳子光表示這沒甚麼不好，宋代的歐陽修（1007—1072）和宋祁（998—1061）也都是以文學著稱又參與修史。等到真見其人、其文，以反諷的口氣說到有這樣廣大的才能，想要在志局（即修淡水廳志之局）分得一席之地，那是讓韓信與周勃、灌嬰一起置於漢廷一樣感到羞恥，後吳子光「擱筆以去矣」。而之所以「去矣」，除了不想與楊浚一同置於志局，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陳培桂也傾向於楊浚加入志局。而為什麼陳培桂從一開始的聘吳子光總其事改傾向楊浚？原因有二，一是「陽以五日京兆為辭」，⁴⁸意旨陳培桂的任期時間不久。然而吳子光為文腳踏實地，凡事需求證、考據，如要成書，則耗費的時間就長。但是陳培桂成書心切，楊浚自於同治九年（1870）五月始修《淡水廳志》，志成，再經黎兆棠與陳培桂的校訂，於同治十年（1871）五月就正式刊行。如此神速，也無怪乎要改聘楊浚總其事。二是「重違臺帥意」。⁴⁹臺帥意指鄭家，而陳培桂並不想違鄭家之意，且前已有寓竹塹林家的林豪（1831—1918）修的《淡水廳志》，遂傾向鄭家舉薦的楊浚來修志。《淡水廳志》在修纂的過程中，「客後與司馬奮相關，中以蜚語，遂解任，識者鄙之。」⁵⁰可見楊浚與陳培桂兩人在修志一事多有爭執，且有流言蜚語流出。而《淡水廳志》修成，吳子光閱讀過刊刻的版本，對其評價不高，謂之「筆冗辭繁，多將吏禮各房冊籍，抄錄一遍。且徵引

⁴⁸漢宣帝時，京師長安人口眾多，治安不好。宣帝聽聞張敞頗有才能，遂請他來擔任「京兆尹」。幾年下來使長安的治安改善許多。但後來他的好友楊惲因觸怒宣帝被判死刑，與楊惲交好的人幾乎全受牽連，被免去官職，只有張敞因為受到宣帝賞識，安然在位。有一天，張敞派一名叫絮舜的捕官去辦案，絮舜心想張敞遲早會受到連累被免官，竟然不肯聽命。有人勸他不要這樣，他說到：「我已為張公盡了不少力，他現在只剩五日京兆可當了，為何還要幫他辦事？」這些話傳到張敞的耳朵裡，立刻將絮舜逮捕入獄，並判處死刑。後來「五日京兆」被用來比喻任職時間不久或沒有長遠打算。典故出自（漢）班固，〈張敞傳〉，《漢書》卷七十六。（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⁴⁹（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⁵⁰（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失據，至今賢人孝子、嘖嘖儒士之口弗衰，謂索米乞金之故智，復見。□日，使獲清廉耿介如某某者總裁局中，何至謬誤若此？」。⁵¹

最後，吳子光對於修志換人一事的態度是什麼？他因未參與修志，卻被列為採訪一事以「余愧無功，猶之舊唐書雖列劉昫職名，實則昫備員弗用，不過附驥以傳者爾。」。⁵²由此可見吳子光雖被列為採訪，但楊浚修的《淡水廳志》他並未參與。此外，關於楊浚的《淡水廳志》謬誤多，而儒士們說到當初如果由吳子光來主事的話就不會謬誤至此了。吳子光對儒士們此番言論，一方面是有對《淡水廳志》謬誤多一事覺得「有愧」，⁵³雖然不是他執筆，但吳子光對於修志一事未爭取，並且離去，以致有謬誤，仍心有芥蒂。另一方面覺得儒士們的言論是「公論自在人心矣」。⁵⁴

對於《淡水廳志》的主筆，吳子光與楊浚同為舉人，兩人的才華同被士林所稱頌，其條件是不相上下。雖然最後吳子光以理念不合而求去，但吳子光因技癢難耐，仍撰〈職官序〉、〈典禮序〉、〈名宦序〉、〈藝文序〉、〈孝友序〉、〈節烈序〉、〈學校序〉、〈鄉賢序〉、〈屯政序〉、〈物產序〉、〈仙釋〉、〈方技〉、〈兵燹〉、〈禦番〉、〈設隘〉、〈番族〉、〈社學〉、〈義民〉、〈海防〉、〈佛寺〉、〈道教〉、〈多男〉、〈人倫盛事〉、〈師巫〉、〈男女〉、〈狃狃客民〉、〈民籍〉、〈臺俗〉共28篇。並在〈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言：「此後苟有長吏可語史學者，當抱此冊出為印證，任海內外具千手眼人辨之」。因此，吳子光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史學家。⁵⁵

觀其上述吳子光修志未果一事，加之前人不不論是連橫、尹章義或是黃美娥對於《淡水廳志》一事的說法。筆者以為，不論是「多謬誤」、「有偏跛」或是陳培桂介入鄭、林兩家之鬥爭，這些抨擊《淡水廳志》修纂的說法雖多，但如果考慮到「族群」，就可以顯現其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族群鬥爭」。吳子光是粵籍，

⁵¹（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⁵²（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⁵³（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⁵⁴（清）吳子光，〈淡水廳修志試筆序〉，《芸閣山人集》。

⁵⁵ 這28篇收錄於（清）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十八。顧敏耀，《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頁159。

陳培桂亦是；林豪、楊浚、竹塹鄭家，都是閩人。《淡水廳志》中被列為採訪的也以閩人居多，例如：張書紳、林維讓、鄭如梁、蘇袞榮等等。⁵⁶所以吳子光於修志一事會敗陣下來，不足為奇。吳子光雖有陳培桂的支持，但鄭家舉薦楊浚，鄭家的鄭用錫擁有「進士」的頭銜，其在「科舉社 羣」中的地位明顯比吳子光和陳培桂高。而陳培桂會大量修改楊浚的稿本，林豪會將抨擊的對象對準陳培桂而非楊浚，吳子光會於作品中批評取代他的楊浚也是源於此。所說的「多謬誤」、「失偏跛」不過是兩方人馬對於《淡水廳志》一書中，對於所屬族群著墨的多少而斤斤計較。

再者，從吳子光雖然編修《淡水廳志》一事未成，但他並沒有因為受聘修志又被換掉而埋怨陳培桂來看，兩人是因為同為粵籍，在這場「族群鬥爭」中同為一個陣營。吳子光雖然被擁有進士的鄭家舉薦的楊浚擠下，但陳培桂卻是運用了他身為官員的權力而對楊浚的稿本加以修改，這本《淡水廳志》可以說是族群間角力鬥爭下所產生的結果。

吳子光並沒有因為修志一事而影響他與陳培桂之間的情誼，他依然很感謝陳培桂的知遇之恩，與陳培桂保有密切的往來，稱「然感恩有之，知己則□□事中可稱為知己者，惟陳香根司馬一人」，⁵⁷他曾贈陳培桂七言律詩十首，題為〈贈香根先生詩〉並提有序，《吳子光全書》僅錄一首：

五星奎聚照崧臺，大海成連遇異才。論事不搜三古後，讀書曾過八千來。證將知己心非石，修到前身骨是梅。歷代史中循吏傳，獨嘗甘苦味如回。⁵⁸

兩人除了贈詩以外，又常有書信往來。吳子光在收到陳培桂派吏送來的〈雜

⁵⁶ 張書紳原籍福建同安；林維讓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鄭如梁原籍福建同安；蘇袞榮原籍福建泉州。連橫，《臺灣通史》，頁 939。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頁 447。林煥星，〈板橋林氏家譜〉，《台灣文獻》，27 卷 2 期（1976 年 6 月），頁 334-341。

⁵⁷（清）吳子光，〈芸閣山人別傳〉，《一肚皮集》卷四。

⁵⁸（清）吳子光，〈贈香根先生詩〉，《小草拾遺》。

詠八章〉後，於〈答香根先生書〉回覆，而後又作〈寄陳香根先生書〉⁵⁹五篇給陳培桂，其內容有抒發近日心得感想「憶昨閒遊某氏園，讀所著玉芝歌，華而不靡，曲有直體。」⁶⁰有討論文章「前所獻文贊，頗可自信，乃強作解事者，謬以一字一滴淚一摑一掌血相賞。勸說□詞，與耳食者何異？惡得為文章之己哉。讀和韻及古文駢體數十篇，無體不工，無美不備，直是吳梅村王漁洋一流。」⁶¹亦有對字辭「拙豐」解釋之文。⁶²陳培桂過六十大壽時吳子光又作〈淡防司馬陳香根先生壽文〉⁶³一篇，講述其以科名起家，文學政治嘖嘖人口不衰。兩人粵人，雙方的交往不因修志一事而斷絕，而是持續有書信的往來。不過多是以為會友，雙方皆賞識對方的文才，文中少談及政事，無怪乎吳子光會引陳培桂為文章知己。

三、臺灣鎮總兵吳光亮（1833—1898）

吳子光號霽軒，廣東韶州府英德縣人。⁶⁴原任福建福寧鎮總兵，經臺灣鎮總兵張其光推薦，由沈葆楨奏調，於同治十三年（1874）奉調來臺任臺灣鎮總兵。光緒元年（1875），吳光亮率粵勇二千人來臺負責中路「開山撫番」的工作。⁶⁵吳光亮與吳子光同為粵籍，吳光亮在辦此任務時，又因吳子光曾久居臺灣中部，又與平埔族多有往來，因此曾致書吳子光，希望從吳子光給予意見。吳子光也回覆吳光亮，書中談論、剖析開山撫番以及墾田之事：

夫開闢一、二千里之地，即使番黎無阻，道路四達，猶慮鞭長莫及。況層巒疊嶂，生番負隅抗拒者已非一族，乃欲舉南北而為混一之勢。竊謂魏絳和戎，今昔情況不同矣，且又安得此十數萬民人以。時此土與其富者安土重遷，亦無下喬入幽之理。不過赤貧者與平居無聊賴者，稍不見蠅頭小利，豈有心為久遠計哉？賤子間居時，嘗論此事可與慮始，難與觀成。……今勢已

⁵⁹（清）吳子光，〈寄陳香根先生書〉，《一肚皮集》卷二。

⁶⁰（清）吳子光，〈第三書〉，《一肚皮集》卷二。

⁶¹（清）吳子光，〈第五書〉，《一肚皮集》卷二。

⁶²（清）吳子光，〈第二書〉，《一肚皮集》卷二。

⁶³（清）吳子光，〈淡防司馬陳香根先生壽文〉，《經於雜錄》卷十一。

⁶⁴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臺灣文獻叢刊第3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115-116。

⁶⁵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頁1739。

成騎虎，味尤類雞肋，兼顧已難，棄置復不可。試為設身處地，或就南北邊防劃界施功，必地方可置一大村落者，始行駐營。此外，由淺入深，徐以俟之異日，豈可貪多而務得哉。雖棄地非策，然有時不得不棄者，則險遠之區是也。又擬奏請軍流一條，安插臺疆，仍給之半資以助墾闢，此唐代口分世業成法。此策或可行耳，不然，印板章程，空煩冊籍，報墾零星，不久終成歐脫。⁶⁶

臺灣的「開山撫番」政策，先是修築番界道路，爾後，軍隊隨著道路的完成進駐後山。這樣除了維護番界道路順暢之外，亦可以武力防範番人的攻擊，以保護墾民安全，⁶⁷此舉與吳子光所建言的「始行駐營」不謀而合。此外，吳光亮在撫番時，主要方針為：(1)教化。(2)授產。(3)鼓勵移民。⁶⁸其中第二的授產與第三項的鼓勵移民，又與吳子光所建言「安插臺疆，仍給之半資以助墾闢」同。雖不能說吳光亮在辦理「開山撫番」事宜時，吳子光有完全介入。但吳子光以一個久居當地，與平埔族多有接觸，又在「科舉社羣」中擁有重要地位之舉人，其所建之言，或為官方所參考。

四、淡水同知、臺北知府陳星聚（1817—1885）

陳星聚字耀堂，河南臨潁縣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舉人。同治十年（1871）年任淡水同知，光緒元年（1875）光緒皇帝批准臺北建府，陳星聚為建府要員之一，並於次年被派任臺北府首任知府，⁶⁹時吳子光從滬尾搭船至省城參加鄉試，曾先拜見陳星聚，「于月之十二日，拜辭粉署，□□出門，隨至滬尾泊舟處，小住月餘。」⁷⁰，而陳星聚給了吳子光兩冊自己寫的文集，希望吳子光為之作序。

⁶⁶（清）吳子光，〈覆家霽軒提軍書〉，《一肚皮集》卷三。

⁶⁷李國祁，〈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8期12（1975年12月），頁6。

⁶⁸伊能嘉矩著，溫吉譯，《臺灣番政志》，頁252。

⁶⁹劉寧顏，《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頁189。

⁷⁰（清）吳子光，〈覆淡防司馬陳耀堂星聚先生書〉，《芸閣山人集》。

吳子光回覆對其作品的評價是「無體不工，有美必具，直是侯朝宗、魏叔子一流。」⁷¹而對於請求自己幫陳星聚作序一事，吳子光自認「良用慚愧，閣下名場耆舊，乃作序不屬之顯貴公卿，偏屬之深住窮山貧且賤焉之村夫子何與？」⁷²婉拒了為陳星聚的文集寫序一事。然陳星聚極為賞識吳子光之材，於吳子光作品〈槐忙編序〉中言及：

會中州陳耀堂星聚司馬來治淡，奇其才，語僚友曰：『某某今之古人，無國中之顏子也，苟與趙壹計偕者，我惟時其左右之。』遂循東京八廚事例，分清俸為振，且以吳剛桂斧及鋒而試之語相勸勉。⁷³

由此見陳星聚賞識吳子光之才華，向吳子光求序，雖未果，陳星聚亦語僚友表示欽慕吳子光之才，甚至資助吳子光。從吳子光與徐宗幹和陳陪桂交好，透過兩人於北部建立其人際網絡，到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同知陳星聚的求序一事，可以見得吳子光在北部的宦遊、科舉社羣中的地位已不可動搖。

五、淡水同知、臺北府知府向燾（不詳—1878）

向燾字靜安，號靜菴，四川中江人。咸豐十一年（1861）拔貢。同治十一年（1872）任淡水同知；光緒三年（1878）任臺北知府，卒於任內。⁷⁴向燾與吳子光有書信往來：

敬啟者，弟自領此邦，久親雅度。祇以薄書鞅掌未獲造廬馳溯之餘，彌增歉仄。日前小走，因公道出粉鄉，乃蒙寄示大集四冊。蒙讀數遍，亦知吾兄澗阿養望，著作等身，處朝歌勝母之區，仍不改讀書。……弟學書識陋，於秦漢唐宋諸子，未能升其堂而躋其闕，何足以仰贊高深？⁷⁵

從文中可知吳子光曾主動贈予向燾著作四冊，後向燾作上文回復吳子光。對於吳子光的才華向燾給予肯定，謂之「嘗與僚友談心，為天生此才，終老於天風

⁷¹（清）吳子光，〈覆淡防司馬陳耀堂星聚先生書〉，《芸閣山人集》。

⁷²（清）吳子光，〈覆淡防司馬陳耀堂星聚先生書〉，《芸閣山人集》。

⁷³（清）吳子光，〈槐忙編序〉，《芸閣山人集》。

⁷⁴劉寧顏，《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八，頁38。

⁷⁵（清）吳子光，〈附太守來書〉，《一肚皮集》卷三。

海濤之鄉而頹然不振，可惜天生此才。」⁷⁶又言自己「官階卑小」無法薦達吳子光。對於向燾的來書吳子光作〈覆向靜菴司馬書〉⁷⁷以回覆向燾，從內容先是抒發吳子光家中遭逢不造，媳婦因難產而母子均喪，可以見得兩人的關係已友好到會談即家中事；之後再言及自己目擊臺灣官吏之焦勞與地方之凋敝，自己雖然請劍有心但縛雞無力。後來向燾淡水同知一職去任之後，吳子光又寄一函〈寄向太守書末一段〉，⁷⁸勸戒向燾無須藉懷去留一事。⁷⁹

從兩人的交往不難看出向燾是欣賞吳子光的才華，又兩人時有對臺灣的施政的相互討論，例如：吳子光對於臺灣的不法之民認為應用「重法」，但向燾以為「當予之以自新之路」。⁸⁰吳子光則回覆，認為向燾以為「頑石亦應點頭」但殊不知「桀鵠不馴至此即哉」。⁸¹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是值得被注意的，在清代臺灣的研究中，我們鮮少可以看到地方上的人與官員可以對某一個施政方針作討論。更少看到在意見相左時，地方上的人還可以再次的陳述並堅持己見。若非吳子光與向燾關係友好至此，若非吳子光的「舉人」頭銜讓他可以抒發己見，他可以如此與淡水同知向燾這樣說話？文末又言「作官難，作紳士難，官紳一體，肝膽相照。」⁸²也是說明了在臺灣「科舉社羣」及地方望族參與時政與官員一同治理的看法。

六、淡水同知富樂賀（生卒年不詳）：

富樂賀字崇軒，原籍滿州。同治七年（1868）接替嚴金清任臺灣府淡水同知。兩人的交往過程在吳子光的作品中不多，有吳子光主動作詩贈富樂賀，並有序，謂之〈贈富崇軒樂賀司馬詩并序〉⁸³（附錄十）。另有〈臺地籌積貯說〉一篇，為對淡水廳同知嚴金清勸捐銀穀，辦理義學、義倉之事提出批判，以供新任同知

⁷⁶（清）吳子光，〈附太守來書〉，《一肚皮集》卷三。

⁷⁷（清）吳子光，〈覆向靜菴司馬書〉，《一肚皮集》卷三。

⁷⁸（清）吳子光，〈寄向太守書末一段〉，《一肚皮集》卷二。

⁷⁹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頁91。

⁸⁰（清）吳子光，〈附太守來書〉，《一肚皮集》卷三。

⁸¹（清）吳子光，〈附太守來書〉，《一肚皮集》卷三。

⁸²（清）吳子光，〈覆向靜菴司馬書〉，《一肚皮集》卷三。

⁸³（清）吳子光，〈贈富崇軒樂賀司馬詩并序〉，《小草拾遺》。

富樂賀參考，⁸⁴但卻無法得知此文是否有送達給富樂賀。

七、淡水廳艋舺縣丞李守諧（生卒年不詳）：

李守諧，江西宜黃人(今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監生。同治七年（1868）任淡水廳艋舺縣丞。⁸⁵吳子光曾與李守諧見過面，此事被吳子光記載於寫給陳培桂的信件中。信中提到昨夜見了李守諧，李守諧告訴他陳培桂對吳子光很賞識，逢人就說，是以李守諧知曉吳子光。⁸⁶由此見得，吳子光透過人際網絡中的陳培桂，為他帶來陳培桂在北部人際網絡中之人，這其中有艋舺縣丞李守諧，還有前面已提到的竹塹鄭家引薦給陳培桂的舉人楊浚，還有下節會提到的舉人張書紳。

八、東勢角候選縣丞王懋昭（1862—1877）：

清光緒三年（1877）十二月，東勢角候選縣丞王懋昭逝世，吳子光為之作祭文。⁸⁷會為一個人寫祭文，必定是兩相熟識，方能將祭文寫的深刻入骨。而吳子光將祭文寫的是纏綿悱惻，淚灑秋風。⁸⁸

本節列出八位在吳子光中舉後與之有往來的地方官員，其人際網絡的特點，是因為「舉人」的頭銜使得吳子光幾乎與歷任的淡水同知皆有往來。吳子光更透過官員們的人際網絡，像是參與陳培桂的壽宴，或透過陳培桂在北部幫吳子光宣揚名聲而去結交北部的宦遊、科舉社羣。可見在清中葉的臺灣，「舉人」的頭銜，是有利於吳子光進一步去累積並拓展其人際網絡。

第四節 科舉社羣

吳子光自中舉以後，於「科舉社羣」中地位上升，除了原來就結識的中部地區的人以外，又結識了一些中部地區以外的「科舉社羣」，本節即列出這些人。然，從吳子光的作品中，常有不知其籍貫、生平，甚至不知其名的人出現，例如：

⁸⁴（清）吳子光，〈臺地籌積貯說〉，《一肚皮集》卷八。

⁸⁵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頁 205。

⁸⁶（清）吳子光，〈第四書〉，《一肚皮集》卷二。

⁸⁷（清）吳子光，〈紳士公祭王懋昭贈公文〉，《小草拾遺》。

⁸⁸（清）吳子光，〈預定祭處士文〉，《小草拾遺》。

沈以南、宋芷卿、鄧雙坡、秦炳臣、梁源、林蓬山，這些人吳子光有詩贈之，多是酬應之作。⁸⁹但由於史料的不足，筆者無法得知這些人的生平事蹟，也無法確定吳子光與之往來的方式或相識經過，遂無將他們一一列出。

一、張書紳（生卒年不詳）

張書紳字子訓，號半崖，淡水大龍峒港仔墘人（今臺北市哈密街一帶）。少聰穎能詩，唯刻意書懷，音多蕭颯。是大龍峒舉人陳維英的學生。咸豐八年（1858）歲貢，同治四年（1865）與吳子光一同中舉人，以教職候選，因親老辭歸。同治十年（1871），應陳培桂之邀參與《淡水廳志》的修纂，與林維讓、陳霞林、蘇袞榮等受聘出任採訪，獻替尤力。張書紳的詩而外復工詞賦，又妙句如珠，可惜其詩文多散佚。⁹⁰

兩人應當是在《淡水廳志》修志一事中認識，又是同一年中舉，吳子光曾作〈寄張子訓書紳同年書〉，文中一開頭言「志局握別」，⁹¹意旨於修《淡水廳志》之局別握以後，即同治九年（1870）就未曾見面。這篇文章是《吳子光全書》中少數幾篇文章篇幅較長的文章，內容駁雜，主要是向張書紳抒發一肚皮不合時宜。吳子光對於參與《淡水廳志》的諸位，唯有張書紳出現於吳子光的作品中，顯示雙方有往來。兩人的關係有多好？從文中吳子光對於修《淡水廳志》一事向張書紳直言：

從來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不相謀也，亦無可謀。非讀書真種子，不能於此中道理。⁹²

又言：

今老矣，而意興不少衰，且修身踐行。未嘗欺一人，害一人，又誓不為刀筆吏之文，與棄好尋讎角力爭勝之文。故一任中山狼日相傾軋而絕不

⁸⁹ 吳子光於序言「此寥寥者，乙丑秋賦酬應之餘也。」（清）吳子光，〈序〉，《小草拾遺》。

⁹⁰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頁446。

⁹¹ （清）吳子光，〈寄張子訓書紳同年書〉，《一肚皮集》卷三。

⁹² （清）吳子光，〈寄張子訓書紳同年書〉，《一肚皮集》卷三。

與校者，亦有所不屑也。⁹³

張書紳是參與修志的人，亦是北部「科舉社羣」中人，與其於修志者必然認識，而吳子光依然可以對張書紳直言不諱他對於《淡水廳志》的看法，可見兩人關係友好，亦顯示吳子光任信其為人的品格。而文中也顯示出吳子光對於楊浚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並且從「誓不為刀筆吏之文，與棄好尋讎角力爭勝之文」，透露出吳子光對於楊浚修的《淡水廳志》認為有失偏頗，又鑒上節講述的「修史莫難於志；今郡邑志即史之流派也，非才學識兼長與其人心術品行粹然無傾險側媚之習者，不足以膺厥任」，⁹⁴是以吳子光不屑參與有失偏跛，成為棄好尋仇以及地方角力之爭的《淡水廳志》。最後就《淡水廳志》已刊刻，但吳子光尚未得到完整的成書，又聽聞枋橋林家林維讓（即板橋林家）存有百餘部，希望張書紳看到信以後能寄一部《淡水廳志》給他。⁹⁵

二、李鑑堂（生卒年不詳）

李鑑堂字簡堂，以繪事稱著，特別擅長畫蟹。吳子光與李鑑堂是同鄉，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赴福州考中舉人時，與李鑑堂同寓旅邸，一同暢飲，說著鄉里間的賢才顯晦與古今人物，激昂奮迅。⁹⁶後來李鑑堂赴龍溪縣華封縣丞任，吳子光贈詩一首：

難得神交好弟兄，照顏古道最分明。天留香雪旗亭壁，詩詠同袍范叔情。

兩袖清風餘鶴俸，十年舊雨感鷗盟。遙知此去河陽縣，桃李花開春滿城。⁹⁷

李鑑堂辭官後來臺，然，無法得知其居住地點。他繼續傳其家學，且因臺灣之行，筆墨愈奇。又吳子光經常為李鑑堂的畫寫跋，兩人一文一畫，可見其交情深厚，而作品多被時下士夫所收藏。

⁹³（清）吳子光，〈寄張子訓書紳同年書〉，《一肚皮集》卷三。

⁹⁴（清）吳子光，〈一肚皮集序〉，《一肚皮集》。

⁹⁵（清）吳子光，〈寄張子訓書紳同年書〉，《一肚皮集》卷三。

⁹⁶（清）吳子光，〈題蟹戲圖並序〉、〈題蟹舍圖並序〉、〈題蟹負子圖有序〉、〈題蟹不清圖有序〉，《小草拾遺》。

⁹⁷（清）吳子光，〈送李鑑堂之華封貳尹任〉，《小草拾遺》。

三、楊浚（1830—不詳）

字雪滄，號健公，又號「冠悔道人」，福建福州侯官縣人，咸豐二年（1852）舉人，官內閣中書及國史、方略兩館的校對官。著有《冠悔堂全集》二十一卷，時人譽為「晚清福建第一詩人」。陳培桂就任淡水同知，參與修《淡水廳志》，並受竹塹鄭如梁之委託，入「北郭園」編訂《北郭園全集》。⁹⁸他「能通經史，又悉諸子百家，兼善金石、書法，工詩文，考證之學亦有涉獵，佛經典籍並有濡染，多才多藝的飽學之士。」⁹⁹可見楊浚的才華洋溢，加之舉人的功名，使他在淡北「科舉社羣」中擁有重要的地位。吳子光與楊浚是在陳培桂的壽宴認識，兩人的關係前兩節已有論述，遂不在此多作贅述。雖然吳子光對於楊浚的評價不高，但他依然是吳子光在中舉後人際網絡中之人。如非「舉人」的頭銜，吳子光能認識楊浚的可能性就很小，能向張書紳直言不諱的批評楊浚更無可能。

關於本節，另有三者必須以群體列入，即新埔、九芎林與苗栗街的「科舉社羣」。
〈募修新埔文祠疏〉¹⁰⁰與〈重建新埔街文昌祠記〉¹⁰¹文中並未載明是誰向吳子光求文，僅言「社中諸友」¹⁰²，意指新埔的「科舉社羣」為文昌祠於同治十三年（1874）向吳子光求疏以及光緒七年（1881）六月文昌祠重建後¹⁰³問記於吳子光。由於這是一個群體，其主要成員有藍章、劉錦標、蔡景熙、潘澄漢、陳朝綱等等。¹⁰⁴雖無法找出主要與吳子光接觸的那一人，但由事可知吳子光的名氣被新埔地區的「科舉社羣」所認同，而其人際網絡亦拓展至新埔地區。光緒二年（1876）秀才鄧兆熊（鄧雨賢的曾祖父），邀林學源、彭殿華、劉維翰等，建「文林閣」於九芎林，九芎林街的科舉社羣請舉人吳子光撰〈募建九芎林文祠

⁹⁸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頁152。

⁹⁹黃美娥，〈清代流寓文人楊浚在臺活動及其作品〉《臺北文獻》127期（1999年3月），頁73-122。

¹⁰⁰（清）吳子光，〈募修新埔文祠疏〉，《芸閣山人集》。

¹⁰¹（清）吳子光，〈重建新埔街文昌祠記〉，《一肚皮集》卷六。

¹⁰²（清）吳子光，〈重建新埔街文昌祠記〉，《一肚皮集》卷六。

¹⁰³（清）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14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248。

¹⁰⁴（清）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頁247-248。

疏》一文。¹⁰⁵光緒八年（1882），其學生陳萬青與例貢生林際春、生員黃文龍、監生邱蘊常、范炳輝等人倡捐苗栗文昌祠。苗栗街的科舉社羣透過陳萬青的關係聘請吳子光撰〈募建貓狸文祠疏〉一文，以宣導創建文祠之意義。¹⁰⁶這三個地方以客家人居多，並以羣體的方式向吳子光求文，而這也顯示出吳子光的名聲已在新埔、九芎林與苗栗街等客家區的科舉社羣中廣為人知，是以向中部地區的客家舉人吳子光求文。

本節提到的三位科舉社羣中人，從吳子光與張書紳的書信往來，可知兩人是關係不錯的朋友，是以吳子光可以與張書紳暢所欲言《淡水廳志》一事。筆者相信吳子光因《淡水廳志》一事會認識到許多北臺的科舉社群中人，無奈礙於史料僅張書紳與楊浚被記錄下來。張書紳所代表的是北臺科舉社群的人際網絡，其網絡中有大龍峒庄舉人陳維英及其學生們。楊浚的人際網絡亦是在北臺。這意味著，中舉後的吳子光其人際網絡擴張至北臺，與北臺科舉社群的人際網絡在相互碰觸、重疊。

小結

經由本章與上一章所談到的地方望族、官員、科舉社羣以及收的學生，其所形構成之人際網絡圖於下（圖 3-2）。首先，對其作分類，若以族群來分，其 person 際網絡依然以客家居多，有劉獻廷、陳萬青、彭殿珍、劉翹、吳紹箕、陳尹、吳銘鍾、丘龍章、陳培桂、吳光亮、丘逢甲、謝道隆、吳師廉、吳紹箕以及新埔科舉社羣、九芎林科舉社羣、苗栗科舉社羣，三角仔呂家則是漳州客。而是其人際網絡中屬於客家人的又多分部在臺灣中部，北部的人際網絡因為官員為主，遂少客家人，僅陳培桂。北部的人際網絡中，竹塹林占梅、楊浚與張書紳是閩人。但吳子光與林家與楊浚僅淺交，與張書紳則是關係密切，遂吳子光的人際網絡中，客家人居多，閩人甚少。

若以地域來分的話，可以明顯的看到其人際網絡的範圍在中舉後擴大了（圖

¹⁰⁵（清）吳子光，〈募建九芎林街文祠疏〉，《小草拾遺》。

¹⁰⁶（清）吳子光，〈募建貓狸文祠疏〉，《小草拾遺》。

3-3），與中舉前相比較，雖然網絡中還是臺灣中部地區為大宗，但其人際網絡的地域範圍跨出了臺灣中部地區而到達臺灣北部地區，甚至因為到福建省城福州考舉人的緣故，而相交了當地的朋友。若將其位於中部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圖 3-4）與前章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圖 2-4）相比較，人數亦有所增加，顯示。就人際網絡的建立方式來說，除了上章的姻親、出眾的文采、地緣與宗親，後期尚加入因「中舉」，與之相交者之官員增加許多，其人際網絡的層次提升。吳子光與幾任淡水同知都有往來，從同治 7 年（1868）的富樂賀以降的陳培桂、向燾、陳星聚等皆有往來；另外還有艋舺縣丞李守諧，開山撫番的臺灣鎮吳光亮。其人際網絡的擴展，更有助於不同網絡的相互引薦，例如：因徐宗幹與中舉的關係得以遊竹塹地方望族林家的「潛園」、因受陳培桂之邀參與壽宴而認識楊浚、經由修《淡水廳志》一事與北部舉人張書紳交好等等。由於中舉，使吳子光不僅在「科舉社羣」中的地位提升，更使他成為官員們結交的對象。由此看來中舉會使得個人人際網絡層次提升，而這樣的人際網絡將會有助於個人的名望發揚，即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道理。

再者，討論其人際網絡內部之互動。經由第二與第三章的論述，已可知吳子光與個別人物的互動，而其網絡內部之互動因散落於各章節中，因此筆者在此特別點出。一、在臺中，透過在三角仔呂家的「文英社」教學與設教與「筱雲山莊」，其網絡中參與者有丘逢甲、謝道隆、呂汝玉、呂汝修、呂汝誠、吳師廉、傅于天。這些人都是吳子光的學生，互為同儕。在「文英社」與「筱雲山莊」中相互往來、一起讀書、從遊或相互贈詩，例如：《竹溪唱和集》就是丘逢甲、傅于天、呂汝玉與呂汝修等人同遊臺南時所作，《海東三鳳集》中也可以看到他們互贈的詩作。可見他們彼此間的關係都很密切，而彼此間的情誼即透過一起讀書、從遊或相互贈詩等方式維繫。二、同樣的方式在苗栗，透過教書，將陳萬青、彭殿珍、劉翱與丘逢甲等人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三、透過偶有的「宴會」，其人際網絡會因此有互動。例如：光緒六年（1880）的八月二十七日呂汝玉之母游太夫人的壽

宴，吳子光在「筱雲山莊」的學生幾乎都有參與，丘逢甲則有壽詩獻祝。¹⁰⁷又如陳培桂的壽宴，吳子光與北部科舉社羣的勸酒與楊浚在壽宴中作文，即是透過此宴與不同的人際網絡在互動。

最後，討論其人際網絡與其他網絡之互動。吳子光的人際網絡與其他網絡之互動最可見於其學生。以吳子光在臺中地區的人際網絡來說，三角仔呂家即受吳子光之教與豐富的藏書，使家族成功轉型為文教型家族，將「經濟資本」轉為「文化資本」，並吸引無數學子前往「筱雲山莊」讀書，這便大大的拓展呂家的人際網絡。而人際網絡的擴張，將會與其他網絡重疊，即有所交集，例如：呂家到了呂敦禮（呂汝玉長子）時就與霧峰林家交好並有姻親關係。以吳子光在苗栗地區的人際網絡來說，因受吳子光之教，陳萬青由家中務農轉而求得廩生的功名，得以參與「廣泰成」這樣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墾號，並與黃南球、姜紹祖、林振芳等地方望族一同參與拓墾。又丘逢甲自幼受父之教，後轉而入「筱雲山莊」吳子光門下，其「文化資本」的累積更使他年輕的時候就成名。又因主講臺南崇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臺中宏文書院，為這些地方作育英才並與地方上的「科舉社羣」有所互動。又吳紹箕參與頭屋、苗栗地區的鸞堂，他憑藉著受吳子光的教育而累積出來的「文化資本」，加之在苗栗地區教書而與此地的地方望族有所往來與互動。

總觀以上，吳子光的藉著「舉人」的頭銜，擴大其人際網絡，將人際網絡擴張至北臺，與北臺科舉社群的人際網絡在相互碰觸。又因為以教書為職的關係，為其學生累積了足夠的「文化資本」，使他的學生們得以再去碰觸其他網絡。至此，本章已論述其網絡的形成，將於下一章討論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為清代臺灣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¹⁰⁷鄭喜夫，〈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五）〉，《臺灣風物》32卷2期（1982年月6）頁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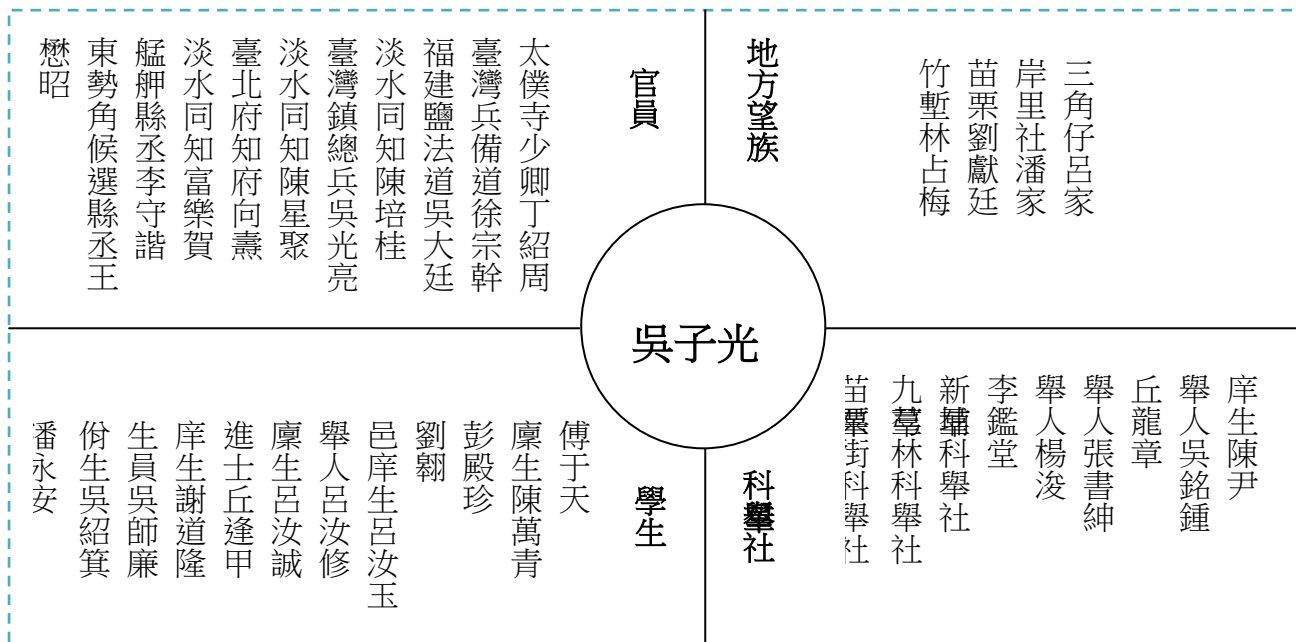


圖3-2：吳子光中舉後之人際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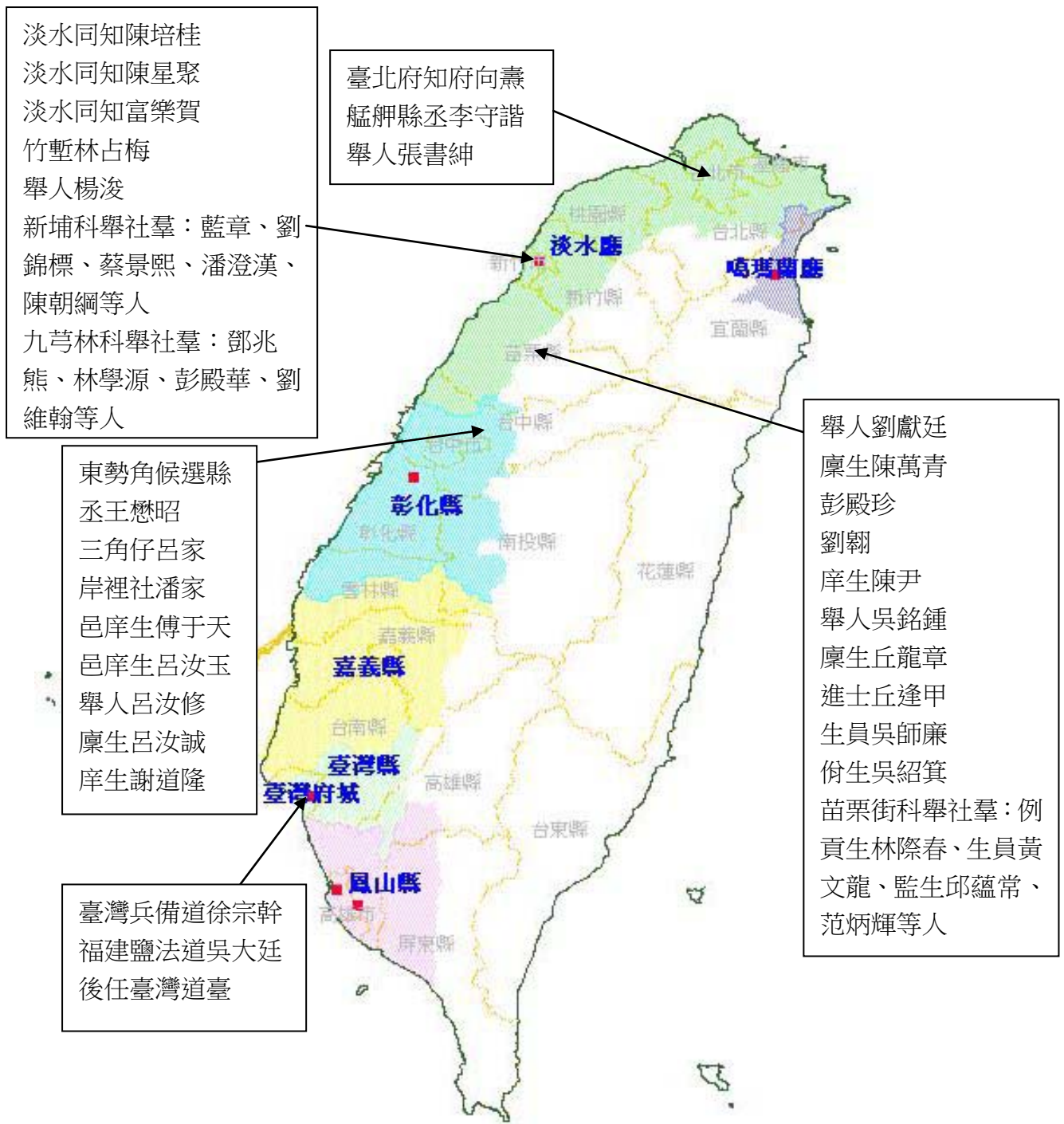


圖 3-3：吳子光中舉後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資料來源：底圖，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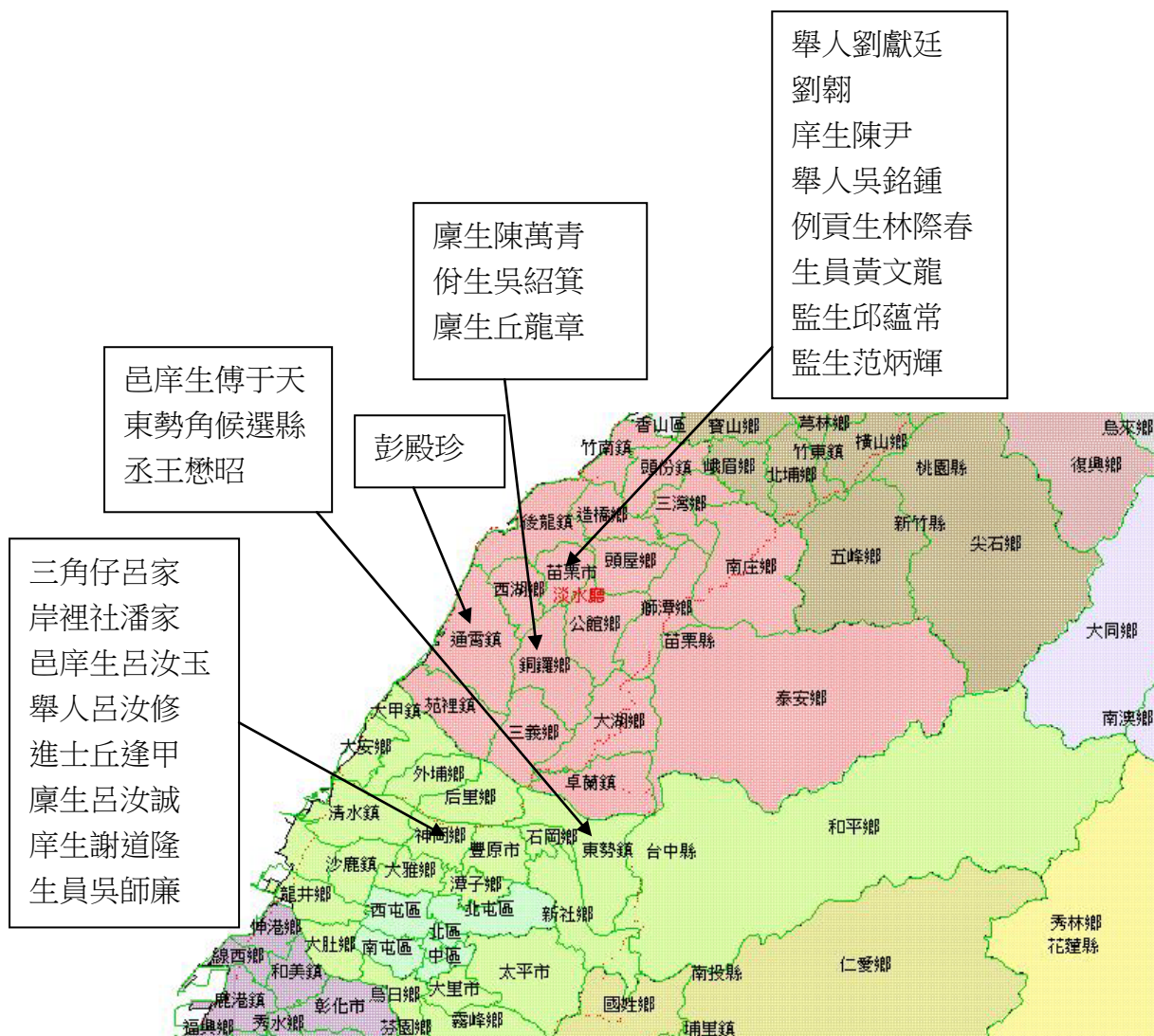


圖 3-4 吳子光中舉後於中部地區的人際網絡之地域圖

資料來源：底圖，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

第四章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與影響

以吳子光為中心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其特色與影響如何，值得進一步討論。本章要講述是吳子光個人為這個人際網絡帶來了什麼，他使這個人際網絡呈現出怎麼樣的特色；再者，討論以吳子光為中心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的影響；最後，這個人際網絡又為吳子光帶來什麼樣的回饋。

第一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舉人的身份使吳子光在「科舉社羣」中擁有地位，得以與地方望族、官員、「科舉社羣」等上層社會的人往來，使吳子光形成其人際網絡，加之他並運用網絡影響了臺灣中部的教育與文學。那麼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的特色又是什麼？以下列出幾項。

一、以客家人為多數的人際網絡

從第二章與第三章的論述可知，不論是在地方望族、學生或是科舉社羣中，特別是在吳子光中舉前，其人際網絡以客家人居大多數，有劉獻廷、陳萬青、彭殿珍、劉翹、吳紹箕、陳尹、吳銘鍾、丘龍章、陳培桂、吳光亮、丘逢甲、謝道隆、吳師廉、吳紹箕、新埔科舉社羣、九芎林科舉社羣與苗栗街科舉社羣，三角仔呂家則是漳州客。這種人際網絡中以客家人居多數的情況更是顯見於中舉以前，中舉以前吳子光的人際網絡受限於中部地區，網絡中人以客家居大多數；中舉後則因位於「科舉社羣」中的地位上升，使其網絡的擴張而結交多數官員以及北臺的科舉社羣，但位於中部地區的人際網絡大致上還是客家人佔大多數。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吳子光本身是客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又以客家人居多的關係，地緣與客家身分的關係致使他的人際網絡以客家人為多數。

二、致力於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的人際網絡

吳子光可以說是一位教育家、文學家、史學家，更是一位擅於考據的學者。他秉持著擅考據、為史者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性格，在寫文章的時候，經常

引經據典，或加以考據。這樣的作文方式，與現今的學者在寫論文的形式大至上是相同，差別僅在於吳子光在寫出處時不標示頁數。筆者將《一肚皮集》中隸屬於學術範疇、有考據部分的篇章一一列出（附錄十一），總計有122篇。舉例來說，吳子光在寫〈琉球考〉¹時，引用了《元史》、《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大明一統志》、杜氏《通典》與《隋書》共六本書。〈琉球考〉不過四百餘字，吳子光就引用了六本書來說明琉球其地理位置、尚氏王朝與官制。與今之相比，吳子光對於學術為文更是嚴謹。

再者，看吳子光的〈稗官小說論〉²約九百字，引用了《莊子》、《三國演義》、《隨園詩話》、《昭明文選》、《漢書》、《西廂記》、《琵琶記》、《太平廣記》、《竹書紀年》、《聊齋志異》、《國語》、《西遊記》、《史記》、《水滸傳》、《春秋》十五本書。吳子光自言讀過的小說九百本，寫了此篇〈稗官小說論〉論小說，此舉令今之論文者自嘆不如阿。

吳子光的為文嚴謹，加之他擅長將眼前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傾注於筆下，他的詩、散文、駢文都具有強烈的傳統風格，且經常引經據典，也可以檢示出他的作品淵源。³他在臺灣的四十一個年頭裡，為文不間斷，除了是一位文學家、也是一位史學家，從第三章第三節討論到吳子光因《淡水廳志》一事求去後，因技癢難耐，仍作有紀錄臺灣的28篇史學作品。此外，從吳子光的記與紀事，我們可以看到清代中葉的臺灣是怎麼樣的一個面貌，以及發生了些甚麼樣的奇事，例如：咸豐年間白沙墩有巨魚乘暮潮入，臥斃沙灘上。又次年，後壟港漁者捕得一巨龜，頭大如五石匏。又道光中某月日，有星隕於北莊。吳子光親自去查看。⁴又其身處漢番交界處的岸裡大社，得以近距離的描寫平埔族的風貌。吳子光為文記錄臺灣，這對後人研究清代的臺灣有著極大的貢獻。

終其一生在臺灣從事教育的吳子光，誨人不倦，其功績斐然，堪稱臺灣中

¹（清）吳子光，〈紀臺地怪異〉，《一肚皮集》卷十四。

²（清）吳子光，〈稗官小說論〉，《芸閣山人集》。

³王幼華，〈吳子光「雙峰草堂記」連作創作技巧論析〉，頁218。

⁴（清）吳子光，〈紀臺地怪異〉，《一肚皮集》卷十六。

部第一，他成為許多後進思想啟蒙之師。就文學作品中，吳子光是第一代在臺定居的文人，其心態有別於「流寓文人」與「宦遊文人」。「流寓文人」心繫中國，有無盡的鄉愁、離鄉的苦悶且無欣賞臺灣的美景，更關心不到臺灣的民情風俗與時事。「宦遊文人」對臺灣只是抱著旅遊之態，來看看異地風情。臺灣在他們的筆下是充滿陌生或新奇的，而更多的則是思鄉、感懷的作品。雖然也有對於臺灣本地之風土的文章，但多數帶著旁觀者的角度。吳子光定居於族群交界之處，從其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臺灣近距離的接觸與感發，他對於「番」的看法也非全然是負面。吳子光的文章紀錄了臺灣風俗與異事，且關心時事，文章中亦有對臺灣的施政建議與批判。吳子光這樣對臺灣的關懷與多角度的視野，便會影響的其學生的人格及視野，亦使他的學生成為了臺灣第一代本土文人。

才華出眾的吳子光致力於提倡文教，是以一地方的文風漸盛，建文昌祠時，常向吳子光求文。新埔街的文昌祠、九芎林的「文林閣」、苗栗的文昌祠、岸裡社文昌祠，都有請吳子光為之作文以提倡地方上的文教。由於他本身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的功績，是以這個人際網絡不論是他教出來的學生，亦是他相結交的「科舉社羣」、地方望族、官員，都與吳子光有著相似的同好，並發展出教學圈。從吳子光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中，便可以看出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在本土文化與教育事業事業上的發展，其成果都是輝煌的。

三、雙核心的人際網絡

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人際網絡通常只會以一個地區為中心發展，例如林占梅與鄭用錫的主要活動是在竹塹，陳維英的人際網絡主要在臺北。但由於吳子光個人人生經歷的關係，使得他在苗栗的銅鑼與臺中的葫蘆墩、岸裡社地區建立其人際網絡。而吳子光在這兩個地區的人際網絡，又個別發展出自己的次網絡。在苗栗，有吳紹箕作育英才並與頭屋地方望族麥瑞芳、黃力雲、黃色雲等參與扶鸞而形成一個次網絡，日治時期，其次網絡參與「栗社」者眾，吳紹箕

之子吳頌賢更是擔任第一任幹事；在臺中，有呂家、丘逢甲、謝道隆因與霧峰林家林癡仙、林資修、林幼春，大雅張家傳錫祺、張書柄、張德林等人交好而形成一個次網絡，日治時期，其次網絡參與「櫟社」者眾，謝道隆的學生傅錫祺更是該社的靈魂人物。主網絡因吳子光各人人生經驗的關係，因此雙核心的人際網絡是吳子光的才有的獨特的現象，這是有別於其他人際網絡。

四、勇於為臺灣發聲的人際網絡

吳子光對於臺灣諸事甚是關心，加之中舉後得以與許多官員交往，遂常向官員抒發己見。這使得吳子光並不同其他「科舉社羣」僅與官員風花雪月，或相互吹捧。雖然吳子光也偶爾吹捧官員之作，如〈淡水義渡記〉乃因吳子光讚賞淡水同知婁雲（生卒年不詳）的設義渡的政績，遂寫此記。本來吳子光是想為婁雲寫傳，然「文獻無徵，縱有班、馬良史才，豈能鑿空以為文哉？」⁵遂改載於為遊記中。此文的前面是在讚揚婁雲的政績，然，最後一段筆鋒一轉，言：

近聞義渡需費；因染指者眾，遂有名無實。夫口惠而實不至，周子得借為口實，則無怪其然矣。史稱鮮于子駿為一路福星，亦非黃金四目有異人之神采也，惟以實心行實政，弗忍令前賢德意啜汁於捉錢令史數人者之手，以為吏治玷，則兒童子弟有不齊聲頌君實者乎？予老矣，將扶策而觀德化之成也。⁶

可見吳子光不僅讚揚婁雲建義渡的政績，更對其政績到最後有名無實感到無奈。而這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義渡」，也發生在「義倉」。時嚴金清（生卒年不詳）於同治五年（1866）任淡水同知⁷，他於隔年提倡設置義倉，捐廉銀一千圓，購穀一千石；並由紳商、業戶倡捐，共穀4萬9千石。在各地由地方頭人負責，將所捐之義倉穀物全數收齊，設法儲存，並遞年汰舊換新。⁸但在吳子光所作之〈臺地籌積貯說〉裡提到，起初「嚴公之蒞政也，氣銳甚，檄各鄉頭

⁵（清）吳子光，〈淡水義渡記〉，《一肚皮集》卷四。

⁶（清）吳子光，〈淡水義渡記〉，《一肚皮集》卷四。

⁷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11。

⁸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新竹縣政府，2000），頁37。

人捐穀為貯倉計，有不率則以聞，蓋欲效劉公一紙書，令在必行也。」諸頭人觀望已久，最後因「懼誅，間挾魚鱗冊雁驚行以進驗之，則某也千、某也百字樣活現紙上」這使嚴金清喜出望外，但「殊不知蜃樓海市，宮闕皆在雲霧中也。」諸頭人對新上任的淡水同知富樂賀「咸額手慶，因共製糊塗羹一盞飲之。」嚴金清雖然知道此事，然「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已成前後任齟齬之形，是以行之年餘而迄無成效。」最後吳子光引諸葛亮「蓋非為政之難，為政而能識大體之難。」表達其感慨。⁹

又〈與當事書〉言「竊某於某月日接讀手諭，暢所欲言，不殊御史臺霹靂符，恍有千軍萬馬之勢；始知么麼鼠輩，鍾愛上游。」¹⁰雖無法得知是誰給吳子光的手諭使之能暢所欲言自己的政見，但觀此文，吳子光以久居臺灣之經驗，對於當時臺灣的社會動盪不安提出了八項改革的方案（附錄十二），並期盼這些改革方案能有所用。再者吳光亮的開山撫番，似乎接受吳子光的建言「安插臺疆，仍給之半資以助墾闢」。¹¹

又吳子光對於交通一事有諸多見解。先是〈呈諸當事書〉言：

為大役豐功海疆關係、謹陳草創善後事宜、籲請電鑒、是否可見施行事。

竊臺灣古毘舍耶國，上達天津，外控四裔，為東南七省門戶，實瀛壖第一奧區。……臺地廣於貴州一省，四通八達。曩者洋人美利士以大南澳非中國版圖，割據招墾，意實覬覦雷封；後因我軍力爭，乃逃出外洋避之。今通籌全局，闢國千里，從此臥榻之側，永息他人鼾睡。利一也。臺山高且深，何啻數十百重；中外為民居，內則生番窟穴。獨人與番交界之處，多為逋逃藪；光昔於廳誌中已極言其弊。今通行開闢，由淺入深，所有兔窟蠹叢，盡變作康莊大道，則匪人失所憑依，而氣類可望肅清。利二也。臺土膏腴，比秦陸海，物產所出利不貲。今開闢已後則壤成賦，課額坐故豐盈，所謂有土、有

⁹（清）吳子光，〈臺地籌積貯說〉，《一肚皮集》卷八。

¹⁰（清）吳子光，〈與當事書〉，《一肚皮集》卷二。

¹¹伊能嘉矩著，溫吉譯，《臺灣番政志》，頁 252。

人、有財、有用，王政之規模畢具。利三也。

因斯三利，故國家不惜千數百萬金錢，以鞏固巖疆，為億萬姓民生造福，何幸如之！惟是幅□遼闊，工役浩繁，且開創與守成異勢，海邦與內地殊形，草昧經綸，此中煞費籌畫。

由於臺灣層巒疊嶂，山川河流多，四季水位變化大，遂吳子光力主開闢道路，期望官員能多見義渡、多修築道路。道路四通八達能方便臺人又能鞏固疆土，防番害，又可令物產出。吳子光所期望的，亦是臺人所期望的。吳子光為文呈諸當事，即是以一讀書人，針貶時政，為臺人發聲，將地方上所期望上達予那些從內地而來官員們所知，這是展現了吳子光對臺灣社會的高度關懷。總觀清代的「科舉社羣」，他們透過科舉制度得到中央下放予他們的權力，但又有多少人能擅用權力為臺灣向上發聲謀求訴求？又吳子光敢於與官員對話，從吳子光與向燾之間對於不法之民的看法應用重法的議題來看（見第三章第三節），彼此間一來一往的對答，處處體現吳子光對於時事的看法並強調自我觀點，勇於為臺灣向官員發聲。

自古「學而優則仕」，「科舉社羣」中人特別是擁有進士、舉人頭銜者可以向官員表達他們對於時政的關心。作為遷臺的第一代，從吳子光作品看到了他對於臺灣時政的觀點並為臺灣向官員對話。這樣的行為也體現在他的人際網絡中，適逢乙未割臺，主網絡中的丘逢甲、謝道隆、呂家與次網絡的吳頌賢（吳紹箕之子）都有參與抗日。到了日治時期，其人際網絡在臺中與苗栗的分別參與「栗社」與「櫟社」。「栗社」第一任幹事吳頌賢（吳紹箕之子），曾參與羅福星的抗日活動，被捕出獄後仍出任「栗社」的書記。¹²可以說，吳子光的人際網表現出勇於發聲的特色。

本節討論到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的特色，由於舉人吳子光是一個兼具文學家、教育家、史學家與學者身份於一身且擁有權力與官員對話的客家

¹²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頁383。

人。而這樣的身分使他得人際網絡所呈現出來的特色是一個以客家人為多數並且致力於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擁有雙核心又勇於為臺灣發聲的特色。

第二節 吳子光人際網絡的影響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後，來自閩粵的漢移民陸續將儒家文化移植到臺灣。尤其是透過科舉制度，使中國的大傳統在臺灣生根滋長。吳子光自6歲入塾讀書，前後歷時十四載。在眾老師的薰陶之下，博覽群書、精通古文，長於詩文，尤擅駢體，也善書隸體，傳統中國文人的學術基礎紮實。道光二十二年（1842）來臺定居，寓居岸裡社地。以其深厚的學術涵養、洋溢的才華，為他的人際網絡奠定基礎。地方上欲轉型為文教型家族的地方望族以及欲加入「科舉社羣」的學子，經由結識吳子光及成為他的學生而達到目的。同治四年（1865）的中舉，吳子光文名大噪，因得與名公鉅卿遊，使他的人際網絡大為擴張。此後，往來者已不限於臺灣中部，已擴展到今之新竹、臺北；其人際網絡的層次亦提升，許多官員成為其往來的對象。其門下多俊秀，有的獲致科舉的桂冠，高中進士，如丘逢甲，也有學生取得舉人的頭銜，如呂汝修，其餘謝道隆、傅于天、陳萬青、劉翱、彭殿珍、呂汝玉、呂汝誠與潘永安等也多能因師事吳子光而成為「科舉社群」的一份子。這些人與吳子光除了有師生關係外，多存在地緣關係，其中又不乏互為姻親者，像是丘逢甲與謝道隆，吳子光與劉翱，這樣錯綜複雜關係便形成一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

這個以吳子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為清代臺灣，尤其是臺灣中部帶來相當的影響。一、人才的培育。清代臺灣拓墾之初，文教不興，良師難尋。吳子光來臺定居共計四十一年，期間為臺灣作育英才無數，其淡泊不慕名利、從事教育的態度相當程度影響他的學生。因此，吳子光的學生中，從事教育者頗多，例如謝道隆任教大雅張家「學海軒」，培養出傅錫祺、張書炳、張德林與張麗俊等才俊；丘逢甲主講臺南崇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與臺中宏文書院；呂汝玉辦宏文書院以

作育英才，吳紹箕設教於「英才書院」。他們憑藉著吳子光為他們累積的「文化資本」，回饋地方，為地方培育下一代的人才，這是對臺灣教育史上一大貢獻。

二、提升臺灣中部地區文風。清代臺灣地處邊陲，拓墾之初文教不興，臺灣中部地區到了清中葉以後雖然文風漸盛，但仍難以與南部、北部相比擬。吳子光與地方望族三角仔庄呂家之師生與世交的關係，使「筱雲山莊」的藏書兩萬卷加上名師舉人吳子光的光環，吸引了無數欲參與科舉的士子到此讀書。由於師生關係以及與地方望族交好而形成的人際網絡在此運轉，係此地成為臺灣中部地區文風鼎盛、人文薈萃之地。

三、文學作品的保存與刊行。清代的臺灣的「科舉社羣」中，擁有個人著作的是少數，而能出版的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二，一為臺灣為拓墾社會，到清中葉才漸漸轉為文教社會，因此讀書識字的人少，能作文更少。二為書要出版所費不貲，是以家中如不富有是不能成就。吳子光本身喜愛詩文與創作，其往來者不乏同好。因此，吳子光的人際網絡，多人擁有作品集，甚至出版。例如：吳子光的《一肚皮集》、傅于天的《肖巖草堂詩鈔》、呂汝玉的《璞山詩卷》、呂汝修的《餐霞子遺稿》、吳大廷的《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與《小西腴山館文集》、林占梅《潛園琴餘草》；合集的有《海東三鳳集》與《竹溪唱和集》，以上都是在清代就出已刊行的作品。另外，淡水同知陳星聚有著作贈吳子光希望為之作序，但無出版。而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出版、謝道隆的《小東山詩存》則是在民國34年由其子謝秋濤出版、吳紹箕的《沙坪飛龍洞雜記》則是2002年出版。「科舉社羣」中人，必須要有深厚的文學素養，並且累積足夠的文章，方能有良好的著作以傳世。這些作品的相繼問世，為臺灣中部地區的文學史留下燦爛的一頁，是臺灣文學史上一大貢獻。

四、主網絡的擴張，次網絡的形成。由於吳子光的人際網絡中，其學生有部分亦從事教育，而地方望族又會與其他地方望族連結，致使這個以吳子光為主的

人際網絡再次擴張，進而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人際網絡。因主網絡的擴張，而形成的次網絡有二：一是在臺中，二是在苗栗。在臺中的次網絡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成立了最早、組織最嚴密，入社資格限制最嚴謹的三大詩社之一，「櫟社」。其成員便包含這個以吳子光為主的人際網絡與次網絡。其中重要成員呂厚菴為呂汝玉長子，傅錫祺、張書柄、張德林與張麗俊為謝道隆的學生，屬於次網絡。而傅錫祺因長期負責櫟社活動之聯繫、資料整理與記錄、基金保管與運用等重任，是該社靈魂人物。¹³而「櫟社」之主要成員林癡仙、林資修、林幼春、蔣渭水、賴紹堯皆與謝道隆、丘逢甲、三角仔庄呂家這些主網絡的人為友。¹⁴相較於北部的「瀛社」、南部的「南社」，「櫟社」在日治時期是臺灣中部的文化命脈，經常舉辦一系列文化活動，但不以風花雪月之吟唱為主要，而是從事漢學研究，定期聚會。吳子光為呂汝玉、謝道隆、丘逢甲累積了豐厚的文化資本，使他們得以憑藉此進入「櫟社」而與地方上其他望族連結，擴張其人際網絡，並形成次網絡。

在苗栗形成的次網絡主要以吳子光的學生吳紹箕為主。吳子光曾在光緒八年（1882）受例貢生林際春、稟生陳萬青、生員黃文龍、監生邱蘊常、范炳輝等人之邀，為倡捐的苗栗文昌祠撰〈募建貓狸文祠疏〉一文，以宣導創建文祠之意義。光緒十五年（1889）苗栗街設「英才書院」，揭示著苗栗的文風盛況，而吳紹箕就在英才書院任教。吳紹箕與吳子光同以教書為生，他的所教的學生是後來苗栗詩社，又稱「栗社」的重要成員。昭和二年（1927）秋，成立「苗栗詩社」（前身為天香吟社），社址設在文昌祠內。以彭昶興為社長，吳紹箕之子吳頌賢為幹事，李鍾萼為常任祠宗，一時盛況空前，山城詩風丕振，其「栗社」¹⁵薪火一直

¹³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探討範圍〉，《臺灣史研究》第18卷4(2011年12月)，頁205。

¹⁴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5。

¹⁵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曾鈞煜，〈栗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延續迄今。¹⁶又據周怡然在研究苗栗客家地區的鸞堂時，吳紹箕的功績很大。

吳紹箕娶頭屋望族徐仙階之姐成妹為妻……，吳紹箕不但自己親身參與了頭屋信善堂的扶鸞造書與戒煙運動，其親族也積極參與頭屋地區鸞堂的活動，他們也都是苗栗詩社—栗社的成員，可見鸞堂與詩社都是地方文人積極參與的組織。¹⁷

可以看到吳紹箕透過姻親與頭屋的望族連結，但之所以能有此連結，也是基於吳子光為他累積了豐厚「文化資本」，才得以與地方望族聯姻並參與扶鸞造書、戒煙運動以及成為栗社的一員。這個次網絡在日治時期的苗栗地區活躍著，其人際網絡是基於吳子光的人際網絡再與地方望族結親以及教書培育人才，進而發展出次網絡。

「櫟社」與「栗社」都以「漢學研究」為主，藉由舉辦文化活動與定期聚會來維繫臺灣中部的文化命脈。因為受吳子光的教育，使得他的學生得以累積了豐厚「文化資本」，進入這個以「漢學研究」為主的社團並與其他地方望族有密切往來。乙未割臺，適逢這個兩個次網絡之世代，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吳子光雖以功成身退不在人世。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其主網絡與次網絡主導臺灣中部知識份子之方向與活動。

小結

本章討論了吳子光人際網絡的特色與影響。吳子光憑藉著自幼逐漸累積而成的「文化資本」，促使他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可以擁有如此輝煌的功績。又因為「中舉」使他在「科舉社羣」中擁有一席之地，除了與擴張其人際網絡，並與官員相結交而得到與之對話的權力。這個人際網絡則因為舉人吳子光是一位兼具文人、教育家與學者身份於一身且擁有權力與官員對話的客家人，使得他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特色是：這是一個以客家人為多數的人際網絡；是一個致

¹⁶黃鼎松，《苗栗文昌祠》（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局，1998）。

¹⁷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地區鸞堂之研究〉，頁 170-171。

力於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的人際網絡；是一個雙核心的人際網絡；更是一個勇於為臺灣發聲的人際網絡。最後，這著以吳子光為中心所的人際網絡對臺灣的影響有：一、人才的培育；二、提升臺灣中部地區文風；三、文學作品的保存與刊行；四、主網絡的擴張，次網絡的形成。

吳子光依靠著他豐厚了「文化資本」建立其人際網絡，並鞏固與擴展。這個人際網絡又為吳子光提供了文化與教育事業發展的場域，使家貧的吳子光可以到處宣講賺取束脩與著作的出版。而作育英才無數的吳子光，其子弟又有多人從事教學與文化事業的推廣。從地方上的「科舉社羣」向吳子光求文、求記來看，中舉後的吳子光，其名氣對於文風的推廣是有其助力，特別從苗栗街「科舉社羣」例貢生林際春、生員黃文龍、監生邱蘊常、范炳輝等人在倡捐苗栗文昌祠時，透過陳萬青向吳子光求文，可以顯示吳子光因其人際網絡而得到名聲的發揚。這就如同一個圓圈一樣的循環，吳子光透過人際網絡得到發展的空間，人際網絡則透過吳子光累積「文化資本」，吳子光再透過人際網絡傳頌自己的名氣，因為吳子光名氣的上升，其益處會回饋給人際網絡，並依靠吳子光的名氣來倡導地方文風。但可惜的是這樣的人際網絡並沒有為吳子光的家族帶來益處。因為吳子光子嗣單薄的關係，是以他的人際網絡中的益處並沒有回饋到他的子孫，卻大大的影響了中部的文風。

結論

人類的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champs）所組成的，在這當中進行著多樣化的資本競爭與交換，人類活動的目標即在累積和獨佔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經過本研究的研究，使吳子光的生平描述，更為清晰。吳子光自六歲使進入「科舉社羣」，透過五位老師，接受了完整且扎實的傳統私塾教育。在父親刻意的栽培下，使吳子光累積了深厚的「文化資本」，培育了他日後不論在文學上、在教育上在學術上與政治上堅毅、認真、固執的性格，也使他的學識奠定堅若磐石的基礎，更成為日後在臺灣形成其人際網絡之一大助力。

吳子光以他身為「科舉社羣」中一員的身分，一來以地方官員為師，與之關係良好；二則與地方望族、學生進行「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交換，；三則與其他「科舉社羣」交往，進行形構其人際網絡。再者，吳子光藉由「舉人」的頭銜，擴大其人際網，將人際網絡擴張至北臺，與北臺「科舉社羣」的人際網絡相互碰觸。同時，又與官員關係良好，與幾任淡水同知都有往來，並藉由與官員的交友、書信往來而發表自己對臺灣時政的看法。又因為以教書為職的關係，為他的學生累積了足夠的「文化資本」，使他的學生們得以再其他網絡往來。

因為舉人吳子光是一位兼具文人、教育家與學者身份於一身且擁有權力與官員對話的客家人，使得他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特色是：這是一個以客家人為多數的人際網絡；是一個致力於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的人際網絡；是一個雙核心的人際網絡；更是一個勇於為臺灣發聲的人際網絡。從本研究中，可以看到吳子光充分的運用這項權力，為臺灣向官員發聲，展現其高度的社會關懷。而吳子光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幾乎與他一樣都是「科舉社羣」中的一分子。其成員幾乎都是「科舉社羣」的網絡對於臺灣的影響有：一、人才的培育；二、提升臺灣中部地區文風；三、文學作品的保存與刊行；四、主網絡的擴張，次網絡的形成。這個人際網絡又如同圓圈一樣的循環，相互回饋，這樣的人際網絡的對臺灣影響深遠，其網絡特色鮮明而且獨特，堪稱臺灣中部第一與臺灣客家第一。

再者，本研究經由吳子光人際網絡的一個案例，他所完整呈現其實的不僅僅人際網絡的發展、特色與影響。透過對於吳子光家族的描述、人際網絡的研究，其實也呈現出一個人的在臺灣落地生根並發展，這是一個「在地化」的過程。吳子光的眾多族人都在臺灣，透過在臺灣的數十年於人際網絡的經營，他在臺灣擁有著許多的朋友、學生。一個移民者如若在移居地有了親人，有了眾多的朋友，有了許多學生，那便會產生歸屬感，本研究其實也體現吳子光已經「在地化」的事實。

最後，是鑒於吳子光在臺四十一年，作育英才無數又致力於文學與學術，這樣功績斐然的客家人，當是作客家研究好題材。他豐厚的著作更應當是臺灣史研究者，必讀的經典。筆者希望經過本研究後，一來引發更多人投入吳子光的研究；二則由於吳子光的人際網絡的特色是以客家人居多數，因此希望之後的研究者可以藉由本研究中的「人際網絡」與其他地區的「科舉社羣」作比較研究。如若臺灣史中各區域、各族群的「科舉社羣」的人際網絡都有研究者投入，此舉將會對臺灣史研究、文學史研究以及客家研究帶來極大的貢獻。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 檔案、史料

(清) 呂汝修、呂汝玉、呂汝成著，王國璠編，《海東三鳳集》，台灣史蹟叢書第四種，臺北：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81。

(清)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7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清) 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臺灣文獻叢刊第 3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清) 吳子光著，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清) 吳子光，《臺灣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清) 吳大廷，《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清)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清)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灣文獻叢刊第 9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漢) 班固，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臺北：中華書局，2007。

(漢) 班固，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清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清)《築城書彙》，國家文化資料庫，網址：<http://nrch.moc.gov.tw/ccahome/oldbook/>

伊能嘉矩著，溫吉譯，《臺灣番政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

《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59。

《淡新檔案》編號第 12206-1（微卷）

《淡新檔案》編號第 12206-4（微卷）

《淡新檔案》編號第 12206-5（微卷）

（二）古文書、族譜

《北埔姜家古文書》，吳學明教授提供。

呂學諺，《呂尚・萬春・大正・十二郎公・派族譜》，桃園：呂氏宗親會，1991。

《渤海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卷號：1411367(42-10)，寫本。

（清）吳士琛，〈渤海吳氏族譜〉，收入於《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二、三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吳雪浩，《吳姓族譜傳》，苗栗：吳雪浩自印，1972。

吳銅，《吳氏族譜》，臺北：故宮圖書文獻館微卷，微縮卷號：1210054(9-7)，。

（三）方志、其他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清）沈茂蔭，《苗栗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清）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桃園：臺灣客家書坊，2009。

（清）陳培桂、楊浚，《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清）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王幼華、莫瑜，《重修苗栗縣志・文學志》，苗栗市：苗栗縣政府，2007。

林世珍、陳光華、鄭榮松主修，《臺中縣志》，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

陳炎正，《大台中傳》，臺中：臺中縣葫蘆墩文教協會，2004。

陳炎正，《豐原市志》，臺中：豐原市公所，1986。

陳茂祥總編，《神岡鄉志》，臺中：神岡鄉公所，2009。

陳三郎，《臺中縣志・大事記》，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

陳運棟，《重修苗栗縣志・人物志》，苗栗市：苗栗縣政府，2007。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二、專書

王幼華，《考辨與詮說—清代臺灣論述》，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王志宇，《寺廟與村落：臺灣漢人社會的歷史文化觀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王國璠總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臺北：龍文出版，2001。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

王政雄、廖月霞、蕭淑君，《豐原糕餅今與昔》，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7。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臺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3。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

皮耶·布赫狄厄，《社會學的第一堂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2000。

吳紹箕著、陳運棟編，《沙坪飛龍洞雜記》，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1999。

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文化中心，1995。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80。

- 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
- 徐慧鈺，《林占梅資料彙編》，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4。
-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與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
-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炎正，《邱進士逢甲在台史跡探索》，作者自印，2011。
- 陳庚金，《臺中縣鄉賢傳》，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8。
-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苗栗縣政府，2001。
-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出版社，2007。
-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7。
-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臺北：國史館，1995。
- 黃鼎松，《苗栗文昌祠》，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1998。
- 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
- 楊惠仙，《神岡一曉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
- 楊護源，《丘逢甲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 賴永祥，《教會史話》，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
- 鄭喜夫，《臺灣先賢烈專輯——林朝棟傳》，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 衛惠林，《埔里巴宰七社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27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

三、 論文

（一） 期刊論文

- 王幼華，〈吳子光〈雙峰草堂記〉連作創作技巧論析〉，《興大人文學報》第 39 期，2007 年 9 月，頁 189-228。
- 何孟興，〈神岡三角仔呂家的崛起〉，《臺灣史蹟》，第 38 期，2000 年 6 月，頁 161-167。
- 李國祁，〈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8 期 12，1975 年 12 月，頁 4-16。
- 林煥星，〈板橋林氏家譜〉，《台灣文獻》，27 卷 2 期，1976 年 6 月，頁 334-341。
- 林敏勝，〈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興史學》，第 3 期，1997 年 5 月，頁 21-47。
- 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集刊》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7 月，頁 32-93。
- 計文德，〈台灣原住民平埔族整理族譜之觀察——以《潘睦派下潘氏族譜》為例〉，《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 2004 年 10 月，頁 35-44。
- 張永堂，〈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吳子光先生〉，《臺北文獻》第 63、64 兩期合刊（1983 年 6 月），頁 63-77。
-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 5 卷 1 期，1999 年，頁 91-139。
- 黃美娥，〈清代流寓文人楊浚在臺活動及其作品〉，《臺北文獻》127 期，1999 年 3 月，頁 73-122。
- 黃麗生，〈晚清臺灣基層儒士保守思想的根源：吳子光〉，《人文論叢》2006 卷，2007 年 6 月，頁 758-771。
- 黃麗生，〈臺灣客家儒紳海洋意識的轉變：從吳子光到丘逢甲〉，《海洋文化學刊》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3-174。
- 陳炎正，〈吳子光先生年譜〉，《臺灣風物》第 29 卷 2 期，1979 年 6 月，頁 14-20。
- 陳秋坤，〈平補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1991 年，頁 1-35。
- 陳運棟，〈山城文獻初祖——芸閣山人吳子光舉人〉，《苗栗文獻》1 卷 15 期，2001

年3月，頁80-82。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探討範圍〉，

《臺灣史研究》第18卷4，2011年12月，頁201-239。

鄭喜夫，〈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一）〉，《臺灣風物》第31卷1期（1981年3月），

頁72-103。

鄭喜夫，〈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五）〉，《臺灣風物》32卷2期，1982年月6，

頁45-72。

劉振維，〈臺南海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朝陽人文社會學刊》，6卷1期，

2008年6月，頁279-322。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二）〉，《臺灣文獻》，34卷第2

期，1983年6月，頁89-114。

（二）專書論文

李朝凱，〈從地方菁英到豎旗反清——以清代彰化縣戴潮春家族為例〉，《數位人

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二冊，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頁123-126。

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陳秋

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田野研究室，1992，頁29-56。

（三）會議論文

陳炎正，〈一代鴻儒－吳子光〉，《第一屆「苗栗學－啟蒙、紮根、開創」研討會

論文集》，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出版，2005，頁33-36。

（四）學位論文

丁淑萍，〈明代社學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2。

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碩士論文，2001。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

吳德停，〈從岸裡大社文書中探討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李朝凱，〈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文昌信仰與地方社會〉，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2007。

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地區鸞堂之研究〉，中央大學社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曾絢煜，〈栗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陳珮鈴，〈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2002。

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之研究〉，輔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葉靜謙，〈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5。

薛建蓉，〈清代台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賴玉玲，〈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楊梅地區為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顧敏耀，〈台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謝志賜，《道咸同時代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四、 田野資料

2010 年 10 月 31 日田野筆記，訪問吳勇。

2010 年 12 月 10 日田野筆記，訪問陳炎正。

2011 年 11 月 18 日田野筆記，訪問陳炎正。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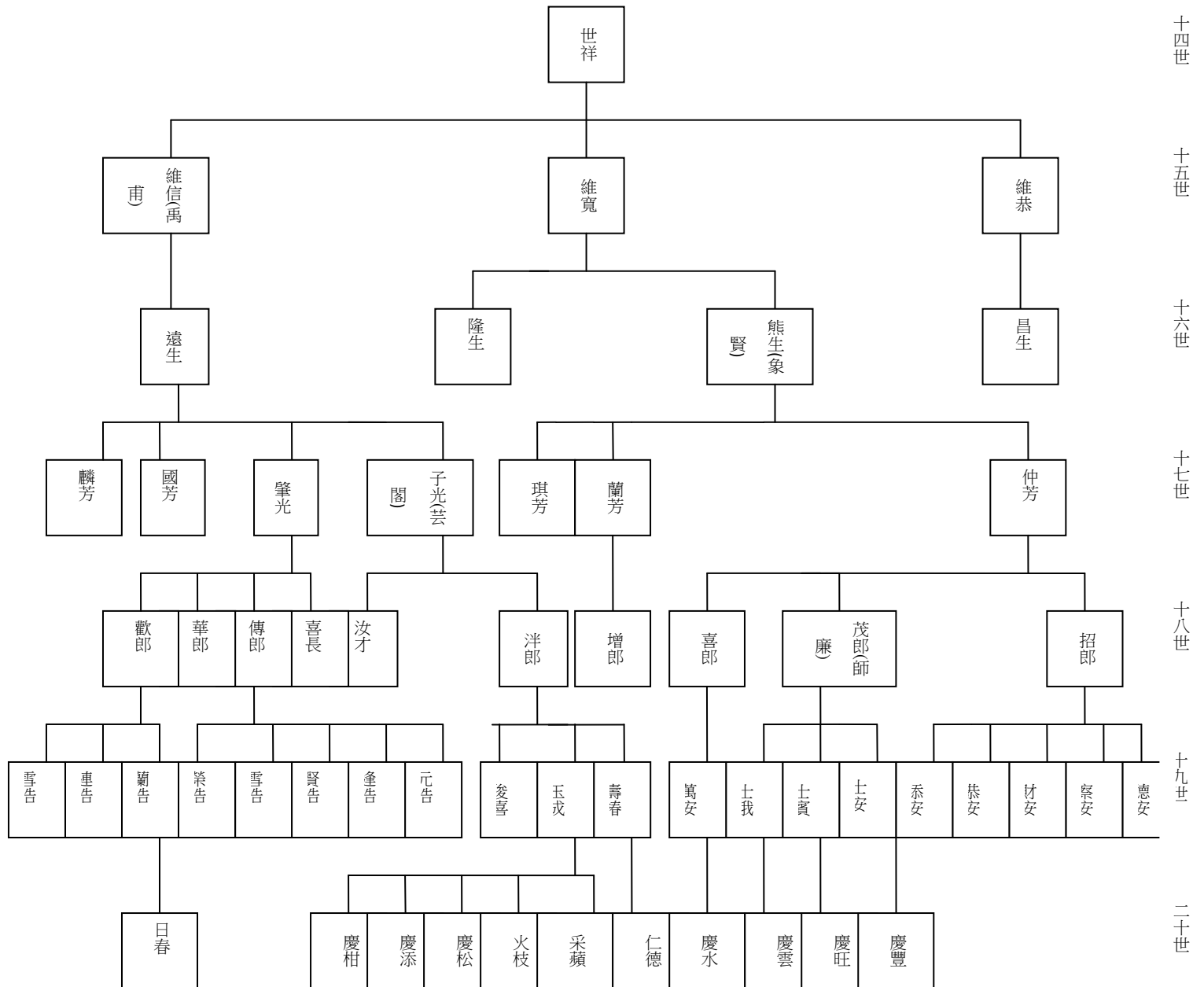
〈附錄一：吳子光生平事紀表〉

時間			歲數
乾隆 44 年	1779	吳子光祖父吳維信與堂伯吳熊生來臺。	
乾隆 51 年	1786	林爽文事件。	
嘉慶 24 年	1819	吳子光祖父吳維信病歿於臺灣，享年 60 歲。吳子光出生。	1
道光 4 年	1824	吳子光始讀書。	6
道光 10 年	1830	吳子光開始習作科舉文字。	12
道光 13 年	1833	塾師驚其文，稱為「作才」。	14
道光 16 年	1836	呂世芳籌組「梓潼帝君會」。吳子光娶夫人陳氏，時年 15 歲，鎮平人。吳子光母中風，父負載累累又不良於行。	18
道光 17 年	1837	吳子光第一次來臺，於三角仔莊認識當地首富呂世芳。	19
道光 19 年	1839	吳子光第二次來臺，僑寓岸裡社。	21
道光 22 年	1842	因父債務纏身，攜吳子光、吳肇光、吳國芳三兄弟定居岸裡社。	24
道光 24 年	1844	閩粵械鬥，北庄粵人大批移往葫蘆墩、東勢角。	26
道光 25 年	1845	蔡鴻元、蔡媽居、楊漢英等於臺中清水建文昌祠，設鰲峰書院。	27
道光 27 年	1847	徐宗幹為福建臺灣道	29
道光 28 年	1848	吳子光受徐宗幹賞識，獲補臺灣府學廩生。	30
咸豐元年	1851	到福建省城參加鄉試，未第。	33
咸豐 2 年	1852	於苗栗二湖(今西湖)課徒。	34
咸豐 5 年	1855	呂世芳創「文英社」	37
咸豐 7 年	1857	吳子光父吳遠生歿，享年 60 歲。	39
咸豐 8 年	1858	台灣開港	40
同治元年	1862	戴潮春事件。吳子光北走淡水廳，於苗栗街設館課徒。呂炳南建「文昌祠」於岸裡社。	44
同治 2 年	1863	吳子光妻陳氏渡台。	45
同治 3 年	1864	以臺灣籍赴福州參加鄉試。母蔡氏歿。「潛園」落成。	46
同治 4 年	1865	吳子光中舉。遊林占梅的「潛園」。。	47
同治 5 年	1866	徐宗幹卒。神岡呂家建「筱雲山莊」	48
同治 8 年	1870	呂炳南建「文英書院」。陳培桂任淡水同知，吳子光受陳培桂之邀修纂《淡水廳志》。	51
同治 10 年	1871	大社長老教會創立，吳子光見牧師甘為霖。	53
同治 11 年	1872	為螟蛉子泮郎娶妻，媳婦因難產，母子均喪。	54

同治 12 年	1873	吳子光寓竹塹彭氏「育英齋」。有人丘龍章移館至三角莊魏家，子丘逢甲師事吳子光，與其門人遊。	55
同治 13 年	1874	沈葆楨來台，開山撫番。	56
光緒元年	1875	謝道隆以第五名入府學。	57
光緒 2 年	1876	欲參加會試，可惜受阻於颱風。吳子光受聘於「文英書院」。吳子光建雙峰草堂。孫壽椿亡。	58
光緒 3 年	1877	吳子光正式開館於「文英書院」	59
光緒 4 年	1878	吳子光 60 大壽，吳子光坐館「筱雲山莊」。	60
光緒 7 年	1881	吳子光妻陳氏 60 大壽。	63
光緒 8 年	1882	苗栗林際春、陳萬青於苗栗街建文昌祠，吳子光撰〈募建貓裡文祠流〉義文。	64
光緒 9 年	1883	吳子光歿，享年 65 歲。	65

資料出處：陳炎正編，〈吳子光先生年譜〉，收錄於王國璠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王幼華，〈吳子光〈雙峰草堂記〉連作創作技巧論析〉，《興大人文學報》第 39 期，2007 年 9 月，頁 220-225。

〈附錄二：吳子光家族世系表〉



資料出處：陳炎正編，〈吳子光先生年譜〉，收錄於王國璠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吳雪浩，《吳姓族譜傳》，苗栗：吳雪浩印，1972。

作者田野調查的資料整理成此表格。

〈附錄三：《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一〉

第三六八 稟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二二〇六一一

竹南二堡銅鑼灣福興街八庄職員、生員、監生、業戶、佃戶、眾鋪戶，稟舉李滄玉為總理

僉稟竹南二堡銅鑼灣福興街八庄、芎蕉灣庄等職員吳肇光、生員黃文龍、邱龍章、職員林上青、監生彭嘉謨、賴志森、業戶劉煥文、陳仁立、陳琰合、徐輝龍、佃戶吳福麟、謝新志，同眾鋪戶等，僉鑒給發諭戳，以專責成，而安地方事。緣有竹南二堡銅鑼灣等庄，編聯遼闊，人煙雜處，原舉有總理曾福隆專辦責成。近因曾福隆年老，難以勝任，兼之移居別處，以致懸缺，尚未舉充。迨至去年十月間，地方多舛，每有無賴之徒，結黨橫行，肆無忌憚。斯時庄民驚疑不一。爰是邀同各庄紳耆、業佃、鋪戶人等，設席妥議，立約聯庄，選舉得李滄玉，為人正直，公務諳練，兼有家室。是以先為接辦總理事物，凡遇有庄中口角微嫌，大小事故，立即代為排解，勸處息事。及至有匪徒藉端騷擾庄民，均能實力督丁圍拏，農民得以樂枕無憂，地方尚稱安靖。現在庄鄰和睦，眾皆欣悅，堪以接充總理遺缺。第未秉蒙給發諭戳，專責奉公，光等不敢擅便。理合取具認充，加具保結，粘連僉叩。伏乞大老爺俯念地方關重，鑒准給發諭戳，實力奉公，俾專責成，地方幸甚，閭屬沾恩。切叩。

計粘保結、認充各一紙。

批：曾福隆身充總理，乃在官人役，果有移居別處，何以不先稟請另舉接充，竟來去自由，以致役缺懸曠。所稟果否屬實，並李滄玉果否堪以頂充，候分別飭查，提驗查奪。認充、保結附。印

同治伍年十二月二十日 具僉稟 業戶 徐輝龍押

陳仁位押

劉煥文押

陳琰合押

生員 邱龍章押

黃文龍押

職員 吳肇光押

林上青押

監生 彭嘉謨押

賴志森押

佃戶 吳福麟押

謝新志押

〈附錄四：《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四〉

第三六九 稟 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 一二二〇六一四

一快總役稟請分府：對李滄玉賞給銅鑼灣等處總理諭戳

具稟臺下一快頭役朱忠，稟為獲匪出力，保固地方，稟懇恩迅賜給諭戳，以便奉公，以專責成事。緣因銅鑼灣等處，邇年來風俗不古，匪徒猖獗，四處截搶、擄掠不休。兼之，總理遺缺，無人接辦。是以接庄紳耆、族長、業佃、鋪戶人等，議請李滄玉一名，出為充當該地總理，協力勤慎辦公，緝拏盜匪，俾地方稍得安靖。查李滄玉為人服眾，公事諳練，有家有室，所有公事，無不筱新、勤慎辦理；經於去年十一月，出力帶丁，圍獲著匪夏阿海一名，稟解訊辦在案。役思地方遼闊。又與內山毗連，第恐久懸，公事廢弛，應請恩準，迅即賞給諭戳，俾得專責奉公。除該地職員吳肇光等具稟僉舉、保結外，役忝對保之責，理合劇情稟請。伏乞

大老爺俯念地方關重，恩迅賞給諭戳，以便奉公。以專責成。沾叩。

批：候提驗飭充。

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 叩

註：署淡水分府嚴給一快班頭役朱忠戳記。

〈附錄五：《淡新檔案》編號第一二二〇六一五〉

諭 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一二二〇六一五

淡水分府嚴，對李滄玉給銅鑼灣等庄總理諭戳

署淡水分府嚴 為給發諭戳，以資奉公事。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具銅鑼灣福興街八庄職員吳肇光、生員黃文龍、監生彭嘉謨、業戶劉煥文、暨眾鋪戶等稟稱：「緣有該庄地方遼濶，人煙雜處，原舉總理曾福隆專辦責成云云照稟全敘」等情，計粘認，保各狀，僉請准充前來；並據對保差朱忠稟同前情。除提驗外，合行諭飭。為此諭，仰李滄玉，即便承充銅鑼灣等庄總理，小心奉公。凡有奸棍、盜惡，務須督丁圍拏，解案究辦。其庄民如有口角細故，即為秉公排解息事。切勿藉端需索，以即始勤終怠，致干究革。特諭。

計發戳記一顆。

一、 諭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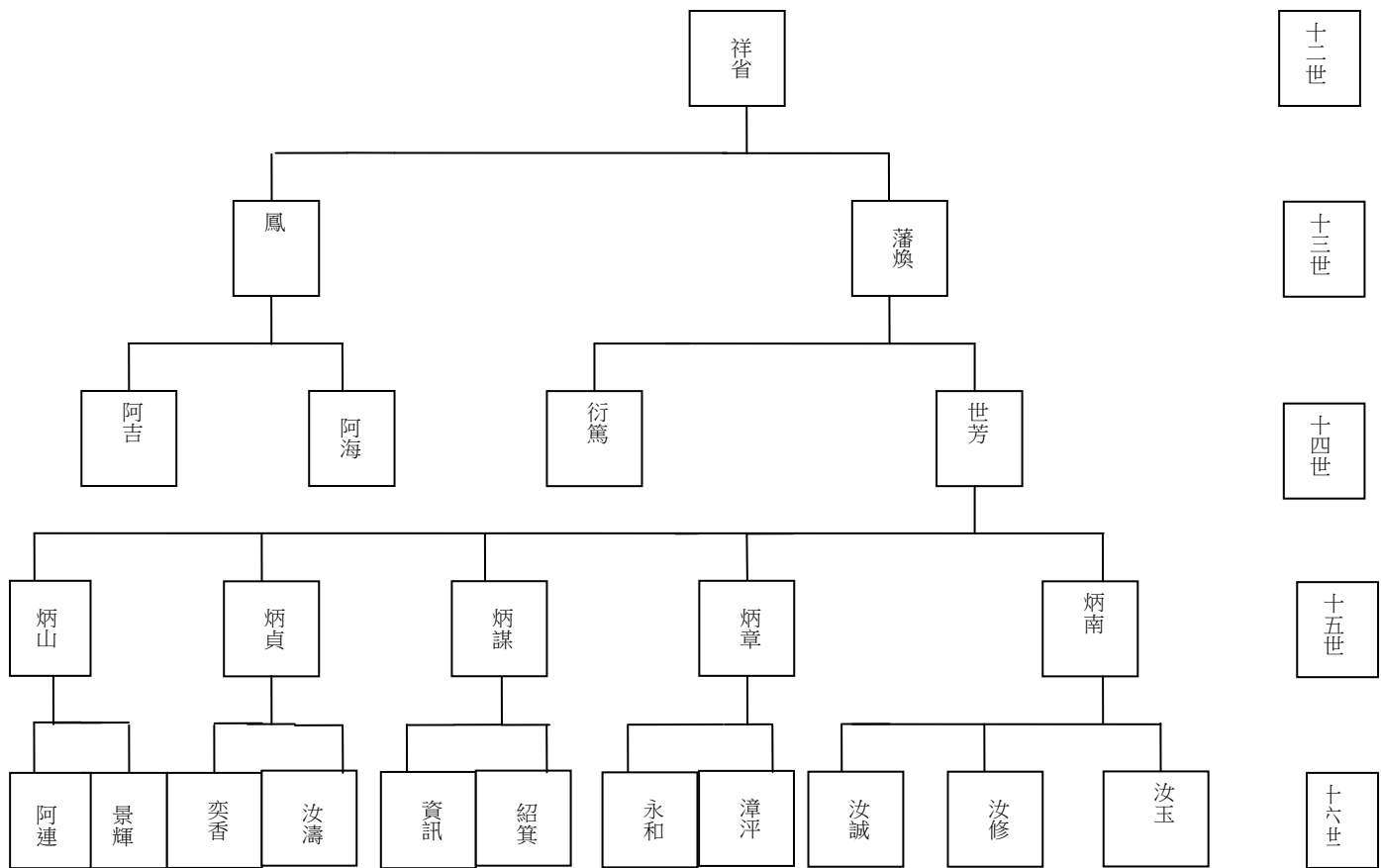
印

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承稅總

關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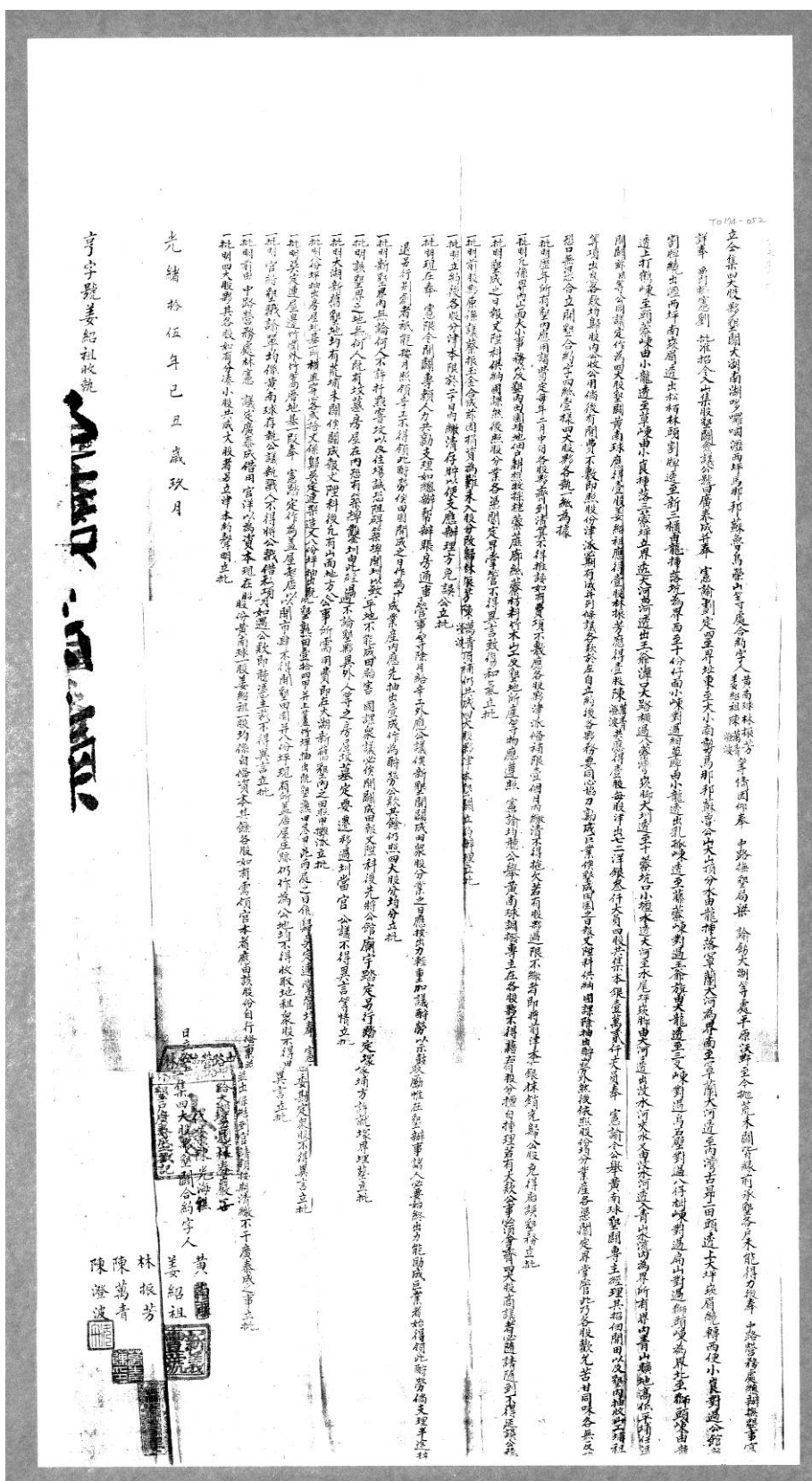
註：北路淡水捕盜同治關防。

〈附錄六：神岡呂家家族世系表〉



資料出處：呂學諺整編，《呂尚・萬春・大正・十二郎公・派族譜》，桃園：呂氏宗親會，1991。

〈附錄七：陳萬青參與拓墾之古文書〉



資料來源：吳學明提供

立全集四大股墾闢大湖、南湖、哆囉囑、瀝西坪、馬那邦、蘇魯、烏榮山等處合約字人黃南球、姜紹祖、林振芳、陳萬青、陳澄波等。情因仰奉中路撫墾局梁諭飭大湖等處平原沃野，至今拋荒未闢，皆緣（緣）前承墾各戶未能得力，後奉中路營務處總辦撫墾事宜林，詳奉 爵撫憲劉批准，招令入山集股墾闢，僉議公號曰廣泰成。并奉 憲諭，劃定四至界址，東至大小南勢、馬那邦、蘇魯公山大山頂分水，由龍插落罩蘭大河為界；南至罩蘭大河，透至內灣古昂二田頭，透上大坪坎眉繞轉西便小崙，對過公館龍割牌繞出瀝西坪、南坎眉，透出松 栢林頭割牌，透至新三櫃由龍插落坑為界；西至十份仔面小嶼對過細草牌，由小龍透出乳孤嶼，透至藤寮（蔡）嶼對過王爺旗，由大龍透至三叉嶼，對過烏石壁、對過八仔樹嶼、對過扁山、對過獅頭嶼為界；北至獅頭嶼，由龍透上打鶴嶼至頭寮（蔡）嶼，由小龍透至草嶼，由小崙插落三寮（蔡）坪立界，透大河，由河透出王爺潭口大路，橫過八寮（蔡）灣坎腳大圳，透至十寮（蔡）坑口小壠水透大河至水尾坪坎腳，由大河透出汶水河夾水，又由汶水河透入青山水流內為界，所有界內青山曠地、高低平埔，任憑開闢。茲成等公同議定作為四大股墾闢，黃南球應得壹股，姜紹祖應得壹股，林振芳應得壹股，陳萬青、陳澄波共應得壹股；每股津出七二洋銀參（叁）千大員，四股共集本銀壹萬貳千大員。奉 憲諭令，公舉黃南球墾闢，專主經理。其招佃開田，以及墾內抽收山工、埔租等項出息各款（欸），均歸股內公收公用，倘後有開費不敷，即照股份津派，必期有成，并列條議各款（欸）於左。自立約後，各夥務要同心協力，勸成巨業，俟墾成田園之日，報丈陞科，供納國課。除抽出酬勞外，然後依照股份均分業產，各憑圖定界掌管。此乃各股歡允，苦甘同味，各無反悔。恐口無憑，合立開墾合約字四紙壹樣，四大股夥各執一紙為據。

一批明：歷年所有墾內應用諸費，定每年二月中旬，各股夥齊到清算，不得推諉。如有費項不敷，應各股夥津派備補（脩補），限壹個月內繳清，不得拖欠。若有股夥過限不繳者，即將前津本銀抹銷充歸公股，免得貽誤墾務，立批。

一批明：凡係界內山面大小事務，以及墾內田園埔地、佃戶耕樵牧採、柘寮（柘寮）、蔗廊、紙寮（紙寮）、坊料、竹木、山工及墾地所產等物，應遵照 憲諭，均聽（聽）公舉黃南球調撥專主在，各股夥不得藉有股分，擅自插理。若有大款（欸）公事，必須會齊四大股商議者，必隨請隨到，不得延誤公務，立批。

一批明：墾成之日，報丈陞科，供納國課，然後照股分業，各憑圖定界掌管，不得異言，致傷和氣，立批。

一批明：前股夥原係議蔡振玉、金合成，茲因捐資為難未入股分，改歸林振芳、陳萬青、陳澄波頂補，仍共成四大股夥津本墾闢，立約辦理，立批。

一批明：立約後，各股分津本，限於二十日內繳清存貯，以便支應辦理，方免誤公，立批。

一批明：現在奉 憲限令開闢，專賴人力共勸支理，如總辦、幫辦（幫辦）、賬房、通事、管事等，除月給辛工外，應公議俟新墾開闢成田、眾股分業之日，應按出力輕重加議酬勞，以示鼓勵。惟在墾辦事諸人，必要始終出力能勸成巨業者，始得領此酬勞，倘支理半途辭退，另行別創者，祇能按月照領辛工，不得領此酬勞。俟田園開成之日，作為十成業產，內應先抽出壹成作為酬勞公款（欸），其餘仍照四大股分均分，立批。

一批明：新墾界內，無論何人不許扞點窖墳（墳）以及住場，誠恐阻礙（阻碍）築埤開圳，以致平地不能成田，貽害國課。眾議必俟開闢成田報丈陞科後，先將公館、廟宇踏定，另行踏定塚埔，方許就塚界埋塋，立批。

一批明：該墾界之地無論何人，既有墳墓（墳墓）房屋在內，恐有築埤鑿圳由此經過，不論墾夥、異外人等之房屋、墳墓（墳墓），定要遷移過圳，當官公議不得異言等情，立批。

一批明：大湖新舊墾地均有荒埔未闢，俟闢成報丈陞科後，凡有山面地方公事所需用費，即在大湖新舊墾內之田照甲攤派，立批。

一批明：八份坪抽出房屋基地一所，橫直穿心各貳（貳）拾丈，係歸吳定連架

造，又八份坪抽出既墾熟田壹拾四甲，并上蘆竹坪抽出既墾熟田參（叁）甲，此兩處之田，係歸吳定連掌管，均奉憲委勘定，眾股不得異言，立批。

一批明：吳定連屋邊竹圍外竹蒿厝地基一段（段），奉 憲踏定，作為蓋屋、起店以開市肆，不得開闢田園，并八份坪現有所蓋店屋庄跡，仍作為公地，均不得收取地租，眾股不得異言，立批。

一批明：官給墾戳諭單均係黃南球存執，公議執戳人不得將公戳借私項，如遇公款（欸）即聽憑主裁，不得異言，立批。

一批明：前由中路營務處林憲議定，廣泰成借用官洋以為資本，現在股份黃南球一股、姜紹祖一股，均係自備（備）資本，其餘各股如有需領官本者，應由該股份自行備稟（備稟），並出保結，到官請領，按期清繳，不干廣泰成之事，立批。

一批明：四大股夥其各股，如有分湊小股共成大股者，另立津本約聲明，立批。

場見 林春巖

代筆 陳光海



光緒拾伍年己丑歲玖月 日立全集四大股夥墾關合約字人

黃南球

姜紹祖

林振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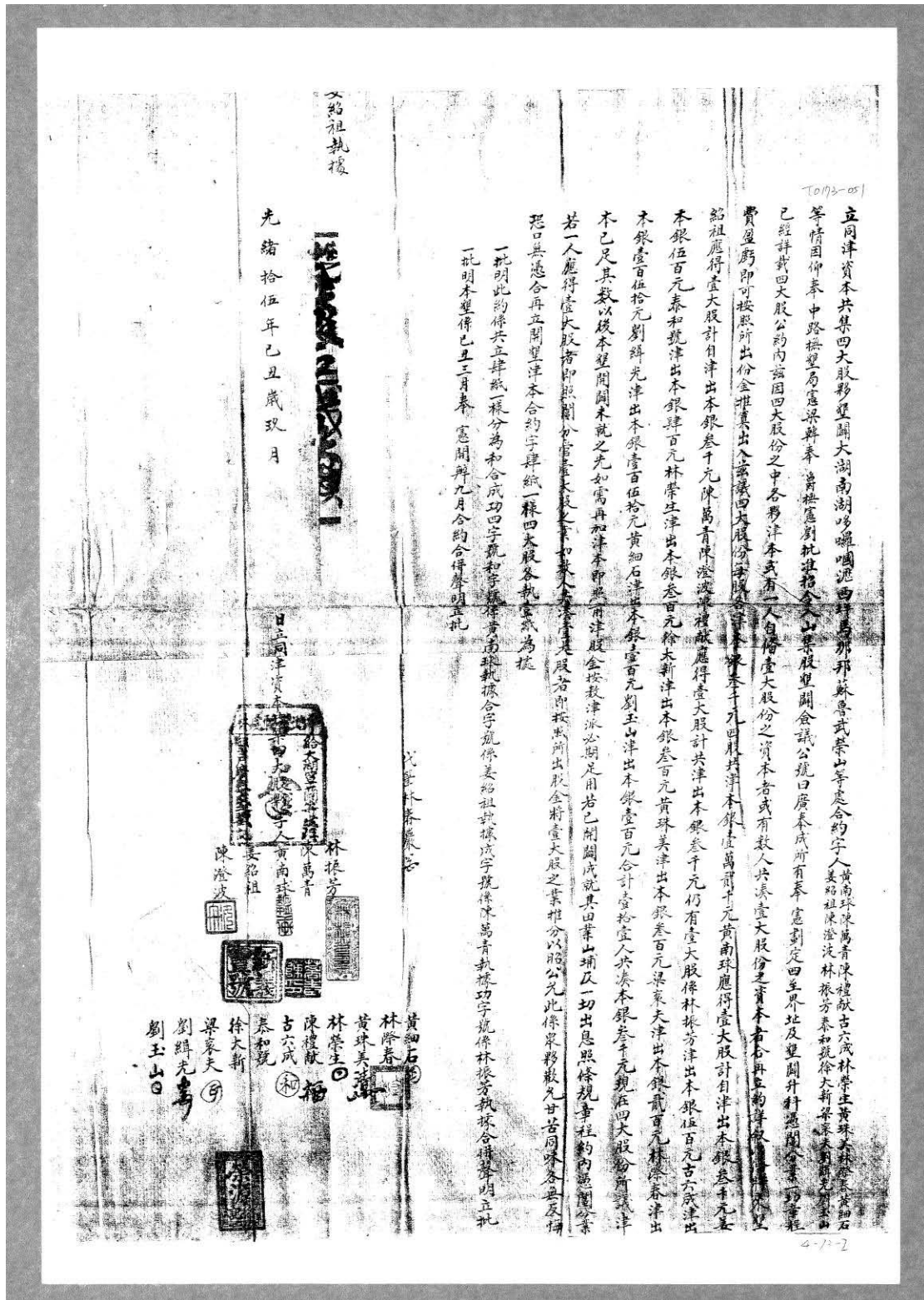
陳萬青

陳澄波

亨字號姜紹祖收執

註：中路營處林給大蘭卓蘭等處墾戶廣泰成戳記「墾戶戳」。

〈附錄八：陳萬青參與拓墾之古文書〉



資料來源：吳學明提供

立同津資本共集四大股夥墾闢大湖、南湖、哆囉囑、瀝西坪、馬那邦、蘇魯、武

榮山等處合約字人黃南球、姜紹祖、陳萬青、陳澄波、陳禮獻（獻）、林振芳、古六成、泰和號、林榮生、徐大新、黃珠美、梁袞夫、林際春、劉緝光、黃細石、劉玉山等。情因仰奉中路撫墾局憲梁轉奉 爵撫憲劉批准，招令入山集股墾闢，僉議公號曰廣泰成，所有奉 憲劃定四至界址及墾闢陞（升）科，憑圖分業，一切章程已經詳載四大股公約內。茲因四大股份之中，各夥津本或有一人自備（ 脩）壹大股份之資本者，或有數（ 數）人共湊壹大股份之資本者，合再立約詳敘，以備（ 脩）將來墾費盈虧，即可按照所出份金推算出入。茲議四大股份每股各津本銀參（ 叁）千元，四股共津本銀壹萬貳千元。黃南球應得壹大股，計自津出本銀參（ 叁）千元；姜紹祖應得壹大股，計自津出本銀參（ 叁）千元；陳萬青、陳澄波、陳禮獻（ 獻）應得壹大股，計共津出本銀參（ 叁）千元；仍有壹大股係林振芳津出本銀伍百元、古六成津出本銀伍百元、泰和號津出本銀肆百元、林榮生津出本銀參（ 叁）百元、徐大新津出本銀參（ 叁）百元、黃珠美津出本銀參（ 叁）百元、梁袞夫津出本銀貳百元、林際春津出本銀壹百伍拾元、劉緝光津出本銀壹百伍拾元、黃細石津出本銀壹百元、劉玉山津出本銀壹百元，合計壹拾壹人，共湊本銀參（ 叁）千元。現在四大股份所議津本已足其數（ 數），以後本墾開闢未就之先，如需再加津本，即照前津股金按數（ 數）津派，必期足用。若已開闢成就，其田業、山埔及一切出息，照條規章程約內憑圖分業。若一人應得壹大股者，即照圖分管壹大股之業；如數人共湊壹大股者，即按照所出股金將壹大股之業推分，以昭公允。此係眾夥歡允，甘苦同味，各無反悔。恐口無憑，合再立開墾津本合約字肆紙一樣，四大股各執壹紙，為據。

一批明：此約係共立肆紙一樣，分為和、合、成、功四字號，和字號係黃南球執據，合字號係姜紹祖執據，成字號係陳萬青執據，功字號係林振芳執據，合併聲明，立批。

一批明：本墾係己丑三月奉 憲開辦，九月合約，合併聲明，立批。

代筆 林春巖押

黃細石押

林際春押

黃珠美押

林振芳印

林榮生押

陳萬青印

陳禮猷押

光緒拾五年己丑歲玖月 日立同津資本共集四大股夥字人

黃南球印

古六成押

姜紹組印

泰和號

陳澄波印

徐大新印

梁袞夫押

劉緝光押

劉玉山押



註：中路營處林給大湖罩蘭等處總墾戶廣泰成戳記「墾戶戳」。

〈附錄九：呈嵯使家桐雲先生四首〉

第一首

一輪卿月照南臺，儒吏風流擬賦梅。
煮海自求醫國手，和羹終屬濟川才。
功名鐘鼎金三品，煙雨湖山酒數杯。
至竟吳公知賈誼，治案有策愧鄒枚。

第二首

雁風花月寄遊曾，薄領餘閒味近僧。
我輩辭章猶細事，有人風骨類條冰。
題橋夙□酬司馬，獻賦何心學杜陵。
一笑煙雲都過眼，空山依舊讀書燈。

第三首

延陵家法荷陶成，譜系閒存古典型。
四海宗支連臭味，百花旌節望清明。
從來世族多由禮，說到文章總近名。
轉瞬鵬搏三萬里，星槎咫尺是蓬瀛。

第四首

峴嶲峰尖禹蹟新，洞天有石證前身。
澧蘭沅芷離騷曲，山月江風瘦亮隣。
宦海波浮三品鳥，鶯花心醉一壺春。
何時依倚紅蓮木，把筆同伏大雅輪？

〈附錄十：贈富崇軒樂賀司馬詩并序〉

第一首

將家貴胄正英年，報國馳驅著祖鞭。
捧檄事同毛義喜，留賓驛見鄭莊賢。
詩無俗骨堪呈佛，吏有冰心已近仙。
最憶湧金門外路，曉風殘月唱屯田。

第二首

六橋煙柳古餘杭，蟋蟀微聞葛嶺旁。
放鶴亭空芳草外，騎驢人老落花中。
西陵松柏憐蘇小，南渡河山奠岳王。
最是家園風味美，一簾香篆夢錢唐。

第三首

新承簡命紫泥封，人在吳山頂上峰。
秋老湖心亭畔月，夢回天竺寺前鐘。
十年宦海鷗同況，一片婆心佛見容。
試問段橋林處士，古梅花發定千重。

第四首

載酒西湖便賦詩，胥濤終讓海邦奇。
功成磨盾需材急，事遇盤根利器知。
六代文章華國具，百年忠孝讀書期。
燕山自昔風雲會，珍重銘勳筆一枝。

〈附錄十一：《吳子光全書》中的屬於學術作品表〉

編號	出自	篇名
1	《一肚皮集》卷八	〈天子祭天地說〉
2	《一肚皮集》卷八	〈天道福善禍淫前說〉
3	《一肚皮集》卷八	〈天道福善禍淫後說〉
4	《一肚皮集》卷八	〈讀禮記說〉
5	《一肚皮集》卷八	〈讀春秋說〉
6	《一肚皮集》卷八	〈春秋納賂說〉
7	《一肚皮集》卷八	〈春秋責備賢者說〉
8	《一肚皮集》卷八	〈古物流傳說〉
9	《一肚皮集》卷八	〈雷同說〉
10	《一肚皮集》卷八	〈臺地設頭人說〉
11	《一肚皮集》卷八	〈臺地設屯政說〉
12	《一肚皮集》卷八	〈臺地籌積貯說〉
13	《一肚皮集》卷八	〈讀書宜識字說〉
14	《一肚皮集》卷八	〈罵蟹說〉
15	《一肚皮集》卷八	〈父子貽謀說〉
16	《一肚皮集》卷八	〈疑以傳疑說〉
17	《一肚皮集》卷八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說〉
18	《一肚皮集》卷八	〈古今異制說〉
19	《一肚皮集》卷八	〈四書典故說〉
20	《一肚皮集》卷九	〈漢儒多經術說〉
21	《一肚皮集》卷九	〈飾終說〉
22	《一肚皮集》卷九	〈誨淫說〉
23	《一肚皮集》卷九	〈淫祀說〉
24	《一肚皮集》卷九	〈厚葬說〉
25	《一肚皮集》卷九	〈窮鬼說〉
26	《一肚皮集》卷九	〈避諱說上〉
27	《一肚皮集》卷九	〈避諱說中篇〉
28	《一肚皮集》卷九	〈避諱說下〉
29	《一肚皮集》卷九	〈古今婚嫁說〉
30	《一肚皮集》卷九	〈學然後知不足說〉
31	《一肚皮集》卷九	〈名實須副說〉
32	《一肚皮集》卷十四	〈氏族考中〉
33	《一肚皮集》卷十四	〈氏族考下〉
34	《一肚皮集》卷十四	〈和戎與外國風俗考〉

35	《一肚皮集》卷十四	〈鮮卑考〉
36	《一肚皮集》卷十四	〈蠕蠕考〉
37	《一肚皮集》卷十四	〈北狄考〉
38	《一肚皮集》卷十四	〈吐蕃考〉
39	《一肚皮集》卷十四	〈注輦考〉
40	《一肚皮集》卷十四	〈層檀考〉
41	《一肚皮集》卷十四	〈丹眉流考〉
42	《一肚皮集》卷十四	〈安南考〉
43	《一肚皮集》卷十四	〈肅慎考〉
44	《一肚皮集》卷十四	〈女國考〉
45	《一肚皮集》卷十四	〈三苗考〉
46	《一肚皮集》卷十四	〈獠考〉
47	《一肚皮集》卷十四	〈倭日本考〉
48	《一肚皮集》卷十四	〈天竺國〉
49	《一肚皮集》卷十四	〈銅鼓〉
50	《一肚皮集》卷十四	〈陀羅伊國〉
51	《一肚皮集》卷十四	〈嚙嚙國〉
52	《一肚皮集》卷十四	〈穿鼻蠻〉
53	《一肚皮集》卷十四	〈獠子〉
54	《一肚皮集》卷十四	〈九夷〉
55	《一肚皮集》卷十四	〈琉球國〉
56	《一肚皮集》卷十四	〈韃靼國〉
57	《一肚皮集》卷十四	〈回回國〉
58	《一肚皮集》卷十四	〈東甌〉
59	《一肚皮集》卷十四	〈西歐〉
60	《一肚皮集》卷十四	〈外夷貢獻表〉
61	《一肚皮集》卷十四	〈諸番〉
62	《一肚皮集》卷十四	〈伏波銅柱考〉
63	《一肚皮集》卷十四	〈秀才古尊今卑考〉
64	《一肚皮集》卷十五	〈職官門〉
65	《一肚皮集》卷十五	〈刑政門〉
66	《一肚皮集》卷十五	〈文學門〉
67	《一肚皮集》卷十五	〈典禮門〉
68	《一肚皮集》卷十五	〈人事門〉
69	《一肚皮集》卷十五	〈器物門〉
70	《一肚皮集》卷十五	〈輿地補略〉
71	《一肚皮集》卷十五	〈原始續編〉

72	《一肚皮集》卷十五	〈族姓名字雜說考上〉
73	《一肚皮集》卷十五	〈族姓名字雜說考下〉
74	《一肚皮集》卷十五	〈施氏宗派考〉
75	《一肚皮集》卷十五	〈江源雜考二篇〉
76	《一肚皮集》卷十五	〈河源雜考〉
77	《一肚皮集》卷十五	〈礮制雜考〉
78	《一肚皮集》卷十五	〈經籍字數〉
79	《一肚皮集》卷十五	〈師弟淵源〉
80	《一肚皮集》卷十五	〈名字蹈襲古人〉
81	《一肚皮集》卷十五	〈孤竹國〉
82	《一肚皮集》卷十五	〈雲南荒服〉
83	《一肚皮集》卷十五	〈曹虢二國〉
84	《一肚皮集》卷十五	〈北方異草〉
85	《一肚皮集》卷十五	〈崑崙山〉
86	《一肚皮集》卷十五	〈長城〉
87	《一肚皮集》卷十五	〈衛越二國〉
88	《一肚皮集》卷十五	〈銅駝荊棘〉
89	《一肚皮集》卷十五	〈宋代經費〉
90	《一肚皮集》卷十五	〈漢代二通〉
91	《一肚皮集》卷十五	〈兔園冊〉
92	《一肚皮集》卷十五	〈優賢楊歷〉
93	《一肚皮集》卷十八	〈職官序〉
94	《一肚皮集》卷十八	〈典禮序〉
95	《一肚皮集》卷十八	〈名宦序〉
96	《一肚皮集》卷十八	〈藝文序〉
97	《一肚皮集》卷十八	〈孝友序〉
98	《一肚皮集》卷十八	〈節烈序〉
99	《一肚皮集》卷十八	〈學校序〉
100	《一肚皮集》卷十八	〈鄉賢序〉
101	《一肚皮集》卷十八	〈屯政序〉
102	《一肚皮集》卷十八	〈物產序〉
103	《一肚皮集》卷十八	〈仙釋〉
104	《一肚皮集》卷十八	〈方技〉
105	《一肚皮集》卷十八	〈兵燹〉
106	《一肚皮集》卷十八	〈禦番〉
107	《一肚皮集》卷十八	〈設隘〉
108	《一肚皮集》卷十八	〈設隘〉

109	《一肚皮集》卷十八	〈番族〉
110	《一肚皮集》卷十八	〈社學〉
111	《一肚皮集》卷十八	〈義民〉
112	《一肚皮集》卷十八	〈海防〉
113	《一肚皮集》卷十八	〈佛寺〉
114	《一肚皮集》卷十八	〈道教〉
115	《一肚皮集》卷十八	〈多男〉
116	《一肚皮集》卷十八	〈人倫盛事〉
117	《一肚皮集》卷十八	〈師巫〉
118	《一肚皮集》卷十八	〈男女〉
119	《一肚皮集》卷十八	〈狔猪客民〉
120	《一肚皮集》卷十八	〈民籍〉
121	《一肚皮集》卷十八	〈民籍〉
122	《一肚皮集》卷十八	〈臺俗〉

〈附錄十二：〈與當事書〉之八項社會改革〉

一、絕光棍以肅法紀：昔人謂訪拿訟師，昉於子產之治鄭。臺地此風尤盛。翻百餘年之舊案以為冤甚覆盆，聯數十輩之姓名以為事出公論。樹空中之樓閣，筆快於刀；起平地之風波，身都是膽。豪惡中有犯此者，重則詳請褫斥，次則書其名字於街彈碑，以為蠹民害政者戒。

二、禁私刑以培元氣：臺俗：衙門凡涉命盜等案，有稟官而行羈禁者，亦有未稟官而私禁者。一到此地，則羅箝吉網，無處可覓生活。更有查館人役，借巡視為名，其實劍樹刀山，閻立本所繪地獄變相，不是過也。夫小民之愛身家，不如其愛性命，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斯時有不傾筐倒篋行賄以求免者，非人情矣！蓋文法愈密，則授受愈多，弊竇至不可究詰。嗟嗟！彼蚩蚩者亦人子耳，顧使血肉軀骸狼籍於鷹犬之手而無所控告也，亦忽聞此肉鼓吹哉？

三、禁株連以甦民困：臺地五方雜處，父子兄弟異居者無數，更多同姓異宗，風馬不及。乃近日訟牒，慣以「房戶」二字為一網打盡之謀。譬諸作文，有主意，有客意，有把鼻處，有包一切、掃一切處。詞中所列正犯，則主意也；列附從，則客意也；次列干證，則把鼻處也；又次列房親甲乙輩，則包一切、掃一切處也。房戶不論親疏，而論貧富；家無半畝之田，即同居兄弟，漠然不在此數中；橐有廿金之蓄，則閩、粵、漳、泉，一齊拖入渾水之內。於古語為「羅織」，於諺語為「牽扯」，雖漢之沉命法、明之瓜蔓抄，恐未必有此慘酷也！此臺中第一惡習，盍以我聖清寬大之治滌之？

四、廣耳目以防壅蔽：古官不甚尊而士尊。馬文淵譏公孫述井底蛙妄自尊大，此語說盡鄙夫行徑。不知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尊紳士亦以尊朝廷耳。況一邑中，豈乏端人、正士可以寄耳目、任心膂者？且隱以寓激濁揚清之意，有裨風化不少。古之循吏，光風霽月，官與賢士大夫終日見，無纖毫瓜李之嫌，而境內大治，則官紳聯為一體矣。善夫魯仲連之言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紛，定禍亂而無取也」。集思廣益，請師武侯。

五、禁需索以安善良：古禮明等威，一毫踰越不得。讀遷史曹相國世家之

文，惟相府稱正堂；今以之稱郡縣，僭矣。讀左氏子家子命適公館與禮雜記公館私館之文，惟國君居處稱公館；今以之稱邸第，僭矣。讀六韜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之文，惟元帥軍壁稱轅門；今以之稱閨閤，亦僭矣。又如「憲臺」二字，內惟都察院、外則按察使得以稱之，百官志、會要諸書可證也；今府、道亦稱憲臺。某爹、某爺之號，唯藩封方鎮德位兼隆者得以稱之，南史始興王憺傳與宋史宗爺爺、岳爺爺諸篇可證也；今具臣亦稱某老爹、某老爺，皆僭也。僭則未有不妄者。然諸多僭妄，獨胥役之僭妄為尤甚。其假虎威以出也，駟馬高車，儼然馬長卿乘傳諭蜀風概。更糾合游手無賴輩，若而人擾攘一室，索酒肉、索床榻，甚且索洋煙、索金銀以十數、以百數，更有索至數百金猶未饜足者。小民飲泣吞聲，欲與絞訐，恐投鼠忌器，官或興問罪之師，一家無噍類矣。此輩人面獸心，幸災樂禍，如宗廟之中唯有事為榮，日肆其梟鷂之吻以搏噬良善，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又此輩甚貪、亦甚黠，其索詐也立氣勢、作威福，專擇善良之家而魚肉之，若惡人則避之惟恐不速焉。昔嚴紫卿司馬深悉此弊，禁不得乘車與額外苛索，有犯者殺無赦，真清時循吏哉！

六、澄侍從以飭關防：古今循吏，以東京為盛，然多受治於功曹，觀甘陵部黨所稱可見。今之幕友，頗類古功曹。吾鄉湯滋圃游幕南陽，戲作聯句云：「勞形於詳驗關咨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為承」，字字皆證佐也。地方官上有幕友，下有家丁，若輩垂手鞠□投門下者，意欲何為？為私橐計耳。最善伺顏色喜怒，以行其招搖撞騙之術；一墮術中，伯州犁上下其手，則小事、大事無一不糊塗矣。惟長吏之笑顰克謹，鬼蜮之伎倆立窮。今日之事我為政，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耶？此語願與坐堂皇者參之，毋怪豐干饒舌也！

七、嚴反造以遏訟端：書盤庚云：「今爾眈眈，起信險膚，予不知乃所訟」，臺俗頗似此。乃習申、韓之學者動用某某字樣，傷哉！良工心苦乃至是耶！

因此數字，害卻多少財命！又一種奸民於田宅已賣後，復飾詞誑官，官亦知其詐也，批而斥之，壹似斬盡葛藤然；乃忽用轉筆，如文家輕重抑揚事例，以姑候飭差查覆為辭。此一官始則為劉四之罵人，繼則為鄧析之教訟，層波疊浪，徒為胥吏生財。訟端開，民之皮肉盡矣。讀韓公藍田縣廳壁記所言「文書行雁鶩進睨，丞丞涉筆署唯謹」，形狀如繪，真化工哉！若輩文書習熟，乞加硃、乞判行與用印，旁觀以為勤公事也；孰知項莊舞劍，意不在他人而在沛公乎！竊謂訟牒中有誣妄者，即引反造之條以擬其後，庶奸人知懼，未必非移風易俗之一助云。

八、速聽斷以寬民力：周禮司寇有三百聽訟之文，蓋盛世無留獄、治國亦無留獄。史記匈奴傳與桓寬鹽鐵論言之矣。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已成，則十家蕩產。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以全刁謀正案，以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肉屬切膚之痛；異史氏又言之矣。除重大案件姑以俟諸異日，若一聞之獄，當幾立斷；何必翫時愒日，習為公人世界哉！